

開拓新的思路 第二冊

上 白 下 雲 老 禪 師

自序

佛經中說諸供養，以「法」供養為最。

法供養，除了佛法修學的心得，更涵蓋了世間於人、事的知識經驗；提供與更多的人共同分享，使其增長饒益性的智慧者是。

近些年來，佛教盛行台灣，寺廟林立，頗有唐宋氣象；尤其難得，僧青年人材倍出，舉凡報紙、電視、廣播等媒體，幾乎隨時可見可聞講經說法。如是之象，時潮所趨，吾輩僧尼大眾，非為熱鬧，虔誠奉行職責，洵乃佛子無可推諉之如來家業；唯教儀愈興旺，信眾愈普及，隨之知識水準自然提高，吾輩於廣開法筵之時，當以著實饒益眾生為要務，弘宣佛陀之教，於法義的闡釋，切不可以自我意識而違佛意。

現前佛教文字、錄音、錄影的作品如雨後春筍，不免粗製濫造之嫌，其內容草率，義理偏差者不在少數；如是現象，於此毫無顧忌，不受侷限的情況下，多少會令人惶恐擔憂，是者但願講說的大德們，必須考量「謗毀」的因果責任！

今白雲書坊，須應環境需求，蒐集拙衲近年來，於不同的時地，不同得環境，不同的對象所作的演講，刻意用心予以整理，編輯成冊；其主要目的，無非廣佈流通，得結善緣，共霑法益罷了！

於千佛山方丈室

時在九十三年冬初

目錄

禪的內心世界

好好開拓自己

談心

尊重與珍惜

從生活中認識佛法
運用思想發揮智慧
開發自我

禪的內心世界

非常難得的機會在這裡演講，從去年三月開始，我在各地所有的活動都停止了，包括上課、演講……等。本來這幾天不在台灣，但是一年多前訂下的口頭承諾，讓我首次來這裡和大家聊天，以出家人而言，即使口頭承諾亦是妄語戒，因此，特地把一些事情做安排，來這裡和大家相聚。

今天從體、用、相、境的知識和概念上，和各位做些簡單的探討；雖然各位手上有張大綱，但我演講時很少用大綱，或照著大綱一條一條的講，當然也不是隨心所欲，而是以一種隨緣、隨時空的方式，來表達知識或經驗。因此，今天的主題是禪的內心世界，以人而言，是多變化的動物，怎麼去探討人的內心世界呢？

在佛法裡，如以色身和法身來分辨，依現今的語言，色身是指物質體，也就是由各種不同的物質組合起來的身體；法身是指精神層面，所展現出來的內涵，也就是說一個人，除了具備物質的色身外，還包含精神的法身，這點必須要了解，否則的話，很容易偏於色身方面的挑剔，或肯定、或否定；譬如談地、水、火、風，或六根、六塵，都是在物質上打轉。

今天把重點擺在精神領域，我們第一個子題是「心為主宰」，究竟什麼是心？最簡單的說法，心指的是我，「我」是以分別來表現自我的情感作用。經典上說心有肉團心、有思慮心，其實肉團心是維護物質組合的身體，或是維護色身的東西；而思慮之心則是指修養，或表現精神層面內涵的「我」或「心」。

我先提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心為主宰，究竟怎麼主宰？

在三國時代，曹植作了一首有名的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當我們接觸到這首詩時，會有什麼樣的直覺反應？想到親兄弟，為了名、為了皇位的爭奪，不惜鬩牆；事實上，在禪的領域裡，不會用這種方式看問題，因為那種方式，偏於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而非探討現實上的問題。

從詩裡的意境，容易了解，人之所以稱為人，是必然的現象。但不能說是曹植的對與錯，或是他哥哥的對與錯，為什麼？如果硬要分別對與錯，那麼他就不該來到人世間，若沒來到人世間，就沒有對與錯的問題了；在這裡面，如何說明

心在主宰呢？

我們都知道，歷史上也有謙讓的故事，就是把自己的權利、皇位讓給另外一個人，這一故事，並不是謙不謙讓的問題，而是不管思想、情感、或做法，根本還未發生，他只關心到現實的利害、人的疑心病、人所擔心、執著的問題，才有這種殘酷的事實發生；學佛的人，如果以禪的思考、道理或方法，去面對這些問題，還是自己主宰自己。

佛教的經典講「一切唯心所造」，或說「萬法唯心所現」，都是談心的問題，各位今日來到這裡，也是心的問題，只是每個人心念裡存在的內涵，引發不同的行為，它不是單一的、或絕對的；而是不同的人、事、時空，表現不同的情感作用。

心為主宰，千萬不要擺在同一個地方，認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或修行一定會成道、造作一定會成業；其實道與業只是一種行為，如以人而言，行為本來就有偏差，世間的種種，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如果把自我的心，擺在自己的身上，但不要把別人的心，一個個拿到自己面前，這心為主宰，才是一個真正的主宰者。

否則的話，就像我常說的，學佛、不學佛的人，通常眼睛看著別人、耳朵聽著別人，對別人的對與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對學佛的人說，面對別人時，希望每個人都是佛、都是菩薩，自己只是個眾生，反而無所謂，可能大家聽了這話，認為我說錯了。

其實，我是從負面之中，顯現出正面的道理，因為人人都是看別人好不好，很少思考別人若是好的，對自己怎麼樣？不好的，對自己又怎麼樣？而自己又是以什麼樣的身份、立場去要求別人，面對別人的好壞？講一句過份的話，即使是一位老師，也只能去引導學生，不可能說——我要求你，就能改變你，因此心為主宰，要把重點擺在自己的身上。

那麼心究竟如何組成的？現在不談肉團心，而談思慮的心，先講個簡單的事物，來發現它的組織。如果大家看了我的資料，知道我已八十三歲了，可是，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想，不可能吧！當你產生這種意念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意念的產生，是來自於心的架構已經組織完成了，所顯現出來的。

但是心的架構，在佛法裡是指色、受、想、行、識，也就是五蘊；通常會說，五蘊指的是心，心起變化產生作用，即是五蘊起變化產生作用。當你從資料上看

到這和尚八十三歲了，馬上進入到你的意識裡，意識完成之後，會產生一個反應，前面整個就是色蘊。

所以，色蘊的完成，來自色塵、法塵、色法，而後形成為色蘊；因此要了解，色蘊不是物質所完成的，而是從物質上展現出來的精神層面。當你們看到資料，再看到我這個人，裡面就包含我剛剛所說的，色塵、法塵、色法，以至相應於自我，形成的心念，才會有信、不信、可能、不可能，在剎那之間，完成你的感受。

從文字上所知的，到面對人所產生的反應與感受，感受之後，在剎那之間，馬上產生思想，而後會有表現，這種表現是一種行為，成為一個結果，可見得，心念所起的同時，在剎那之間完成五蘊了，只是我們平常沒有用這種方式，去探討心是怎麼組合起來的。

佛法談這些問題時，是有條理的，不是談一個概念，也不是談一個印象，當然有些人會認為，談這些似乎與禪沒有關係，在這裡只是讓各位知道，對心有所認識，而後涉入禪的問題時，就會比較好把握，否則會想到別的地方。

現在請大家思考一下，我的名字叫白雲，人面對雲的時候，是喜歡白的、還是黑的？我想第一個反應必然是白的，所以我叫白雲；如果我叫黑雲或烏雲呢？可能大家要想一想這問題。

如果以禪的思想來看，某些時刻，白雲比黑雲好；但在某些時刻，黑雲又比白雲好，可是究竟是白雲好？還是黑雲好呢？那是在不同的時空中，去發現、認識、了解，如果一定要說那個好，就像剛剛說曹植的問題一樣，究竟是哥哥好、還是弟弟好？兄弟倆到底誰對？誰錯？可能各位會想，談這些跟禪又有什麼關係？

現在，先了解禪是什麼？翻成中文，簡單的說是淨靜的思考；第一個淨是清淨的淨，或淨土的淨，第二個靜是冷靜的靜，或靜坐的靜。淨靜的思考，並不是以自我的意識去思考，為什麼呢？淨表示爐火純青，是把不好的排除，只保留好的，因此不好的，已經不在這範圍之內。

佛法處處講清淨，如果以蓮花而言，它究竟清淨不清淨？蓮花本身是很清淨的，可是蓮花的根莖，如果離開了污泥，又會怎麼樣呢？往污泥裡看蓮藕，蓮藕完全埋在污泥裡，可是它的內心世界是乾乾淨淨的，這中間也可以發現好、不好、清淨、不清淨，究竟要如何去分辨？怎樣去論斷？人與人之間，不管是人的問題、事的問題，總在對錯、好壞、是非、相對的前提之下過日子。

譬如講是非，蓮花或蓮藕以其本身而言，誰是、誰非？如果談相互之間的利害關係，沒有蓮藕那來的蓮花？可是如果沒有蓮花、蓮蓬結上蓮子，那來的蓮藕？如果只執著於表相，污泥、蓮花、蓮子、蓮藕，如此而已，跟我們的人生與生活，又有什麼關係？蓮子在中藥裡是涼補的東西，是好的，可是蓮子中間的蓮心是苦的，是不好的，但同樣也可以做藥、治病。

人往往只注重表面，在物質上打轉，而禪是要我們不為物所轉；然而，怎樣進入物的世界，探討物的精神層面與精神內涵？禪宗裡有句話「青山不礙白雲飛」，想想看白雲與青山，彼此之間有什麼關係？我們知道青山是穩立不動的，白雲是隨風飄盪的，為何我們會說青山不礙白雲飛呢？這只不過是寫景而已！如果看到的只是青山、白雲，最多還感覺到風，也不過是物質層面，它的精神表現是什麼呢？自由自在、灑脫無礙。

如果不能把握這些重點，如同剛剛所講的是白雲好？還是黑雲好呢？如果是黑雲好，滿天都是黑雲，連山也看不見了，眼睛看到的黑雲，真的是黑嗎？雲沒有黑的，可是，為什麼我們見到的是烏雲密布？其實白雲並沒變，只是它的濃度，受大氣層的影響，呈現的只是一種現象而已，但是，人就願意在黑的、白的上面去分別，如此而已。

最近常常在街上看到賣吃的小攤販，手推的車上，掛了一個小牌子，叫「黑白切」，也就是說愛怎麼吃，就怎麼切，這是很自在的事。可是我們看一個人，老愛亂講話，就說他黑白講（台語），究竟是白講？還是黑講呢？他們只是在聲色上打轉，也就是在物質層面上打轉，跟各位講這些，只是佛法的一些道理而已！

現在提出一個問題，大家要花些時間思考，過去有位禪師，不談是什麼人、事，他曾說過兩句話：「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大家注意，是人從橋上面經過，橋在流動，水並沒有流動，會不會覺得這是神經病嗎？但是不要忘了，我們在介紹禪的內心世界，這個主題要把握好。

過去在千佛山菩提寺舉行禪修營的時候，也提到過這兩句話，讓參與的人好好思考，究竟是人流、橋流、還是水流？各位如果把自己融入到這畫面裡，是否能產生橋流水不流的境界？

再舉個例子，大家不妨思考一下，現在滿空都是無限電波，可是各位有沒有看見？如果用科學儀器，或許很容易就可以表現出來，可是以人的能力，根據道理、理論可以說出來的，卻無法表現出來。換個角度說：「人在空間坐，電波在

流動」。你說電波有沒有在流？或「人在流，電波未流。」你說對不對？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問題，我講這些，究竟跟「我」有沒有什麼關係？

禪是講現實的利益，它不是一種玄學，而是要與生死有關，要能幫助我們求得解脫的，否則的話，就像日本鈴木大拙的禪，花道、茶道、武士道，那些跟我們的生死有什麼關係？能求得解脫嗎？

在回到剛才的兩句話，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從這中間，再以另外一個子題「心的變化與作用」來看，那是誰在變化？自己。有什麼作用？自我分別的作用。如果一定要問，究竟是橋流，還是水流？你是否能肯定的告訴我？如果我告訴你，橋不流、水不流，是你人在流，為什麼？橋也好，水也好，你不接觸它，干卿底事？

人世間，現實的環境，所謂治安的問題，大家擔心害怕，多少人想移民、想出走，多少人擔憂、又有多少人抗議、多少人憤恨、多少人怎麼樣……，想想自己的一顆心，究竟參與的是什麼？反正除了自己以外，都不對。

因為你沒有從橋上過，所以講橋流、水不流你無法接受，也就是說這事情，我們去挑剔、分別，只不過是現實中的一些現象，社會治安的問題，除了劉邦友、彭婉如，以及白曉燕之外，難道就沒有別的人嗎？可是，現在卻把這三件事情認為是重大案子，其他都只是小問題，真是情何以堪！他們的生命是生命，別的人就不是生命嗎？你的心擺在那裡？

下面另一個子題「色塵緣境是誘因」，回顧一下剛剛所講的，都是色塵緣境所引發的自我意識，因此，可以肯定外面的色塵緣境，經過你的延攬、接觸之後，產生意念，產生自我分別的變化與作用。通常談到禪，總是祖師西來意、佛法大意，或者誰是我的本來面目，或父母未生前，誰是我的本來面目！這些究竟在說些什麼？有什麼關係？又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像曹植的詩，如果書讀的不多，很難理解，須經過老師的分析、教導，而後有些概念；如果再經過現實人生道上，慢慢地去體會，過些時日，你的境界就會有所改變。由此可知，人的成長、智慧、知識經驗，都是這樣形成的。

但是，有些人只要一談到禪，就認為兩條腿一盤，眼睛一閉，做個觀想，最後像宋七力一樣，可以發光、分身；在那段時間發生這些事情，有許多人問我，老師父你有沒有發過光？會不會分身？其實每個人都會，天台宗的教理講過「一念三千」就是一個法身、分身，只是我們把它擺在物相上，好像一個人，可以變

成兩個人、三個人的那種分身，如果宋七力真有這種能力，即使被監禁，也可以到外面弘法利生，因為他有分身術啊！

再舉個例子，大家就會接受我所說的話，在六神通裡有神足通，大家對神足通有何解釋？有人說腳可以離開地面，在空中飛行，那是大錯特錯的。所謂神足通的「足」字，不是腳，而是具足的意思，也就是滿足的足字。

譬如講皈依佛兩足尊，是不是釋迦牟尼佛那雙腳那麼尊貴？不是的，而是因為皈依、親近釋迦牟尼佛，可以得到具足福慧雙修的機會。因此，神足通的足，是講天道的眾生，以他的福德因緣，在天道享受樂的果報，這些果報是來自他過去世的福德因緣所完成的。也就是說學佛的人，如果修到這種程度，最起碼惡業要很輕微，善業是豐富的，具足像天一樣的福德因緣，雖然現在是人，可是本身已經通達了這樣的境界，所以叫做神足通。

如果不能把握經典的內容，會變成怪物，既然可以修到有神通，人可以在空中飛行，如果各位坐過飛機，不也在飛行嗎？可能你會說，是因為飛行器的關係，但是再講句較難聽的話，扁毛畜生都會飛，難道說天上飛的鳥都有神通嗎？

佛法中的名詞，依於自我產生的變化作用，必須要有道德修養、知識經驗，如果只把佛法擺在玄妙、稀奇古怪的領域中，那佛字就要改寫了。「佛」是覺悟的意思，如果學佛，不去學如何突破現實而覺悟，那是在追求迷惑，有很多學佛的人，把自己的理想擺在遙遠的未來，反而把現實的生活放在一邊；即使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問題，而一連串的處理方式，像燒香、拜佛、懺悔、做功德，那一樣不是物質層面的行為，其精神內涵在那裡？

禪，剛剛講過是淨靜的思考，如果不能把握，可能會說，你是位老禪師，所講的還不是教理，沒有教，哪來的禪！禪只不過是佛法中的一種而已。近幾年來，台灣佛教界的現象，不管是強調修淨土、發展人間淨土、喇嘛仁波切所教的密法、或禪，不管學什麼，我所感受的像一陣風，禪風、密風，來了、走了，走了、來了，究竟在做些什麼？

這些學佛的人，只不過在隨波逐流罷了，如此的說法也不為過，為什麼？因他從來沒有面對過自己，更沒有探討過自己的內心世界，往往只是湊熱鬧或求功德而已。大家再看後面的子題，「心與禪要相契相應才是佛法」，這不用我去解釋，大家都有概念。

平常我在上課，是介紹佛教的道理與方法，如果到各地去演講，都會先講些

佛法的概念，然後跟大家一起討論問題，這幾十年來，不管在任何場合，單獨的也好，群體的也好，許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問題，能得到解決的方法、或化解的道理，所以探討問題，往往比較實際一點。

今天雖然是談禪的專題演講，也提出一些大綱，但是只和大家聊聊天，不算是專題演講。各位不妨用這個觀念來做結論，當您面對別人、或其他的事情，你是當事人的時候，你跟人、事究竟有什麼關係？想知道些什麼？想得到些什麼？又想要些什麼？這幾十分鐘跟各位談的問題，聽起來似乎很凌亂，好像沒什麼內涵，但是只要經過時間思考，就會達到淨靜思考的境界，這須要時間慢慢的培養。

現在，不想和各位談禪的公案、參話頭、分析公案、及如何進入禪的世界，在禪宗裡有這樣的說法，「平常心即是道」，也就是平常在現實生活之間，凡起心動念都能發現道，處處都是禪，只是你有沒有淨靜的思考？「有」，你就能得到好處，「沒有」，即當面錯過。

可能大家會有相同的反應，為什麼？從基本的理論上看，道是從業裡顯現出來，菩提是從煩惱中顯現出來，而煩惱、業都是世間人切身的問題，從這中間，怎樣去展現道、菩提？那就是學佛，否則的話，你一天到晚燒香、拜拜、唸經、唸咒、打坐、參禪、唸佛，晝夜六時，精進不斷，再勤快，到最後還只是個擔心害怕的人，一點也不自在、不洒脱。

現在我們把剩餘的時間用來探討問題，再次聲明，我並不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道的人，我們只是彼此來研究問題、探討問題，但不要將問題侷限於剛剛所講的，凡有關學佛的問題或自己的經驗、或成長中有疑問的，都可以一起研討。

以下是問題迴響：

問：請教老和尚，「禪戒相彰」，和「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可不可以請老和尚進一步說明「禪與戒」，「禪與開智慧」的關係？

答：「禪與戒」這個名詞，一般人很少用，大部份的人會說禪淨雙修。要談禪與戒，必須先要了解，不管是在家或出家、學不學佛，都要守戒、莊嚴戒；但不要把戒，當成是在家的優婆塞、優婆夷戒，或出家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戒。

戒最簡單的解釋，是指不造成侵犯，也就是說當你面對人或事，不造成侵犯與傷害，如果在這時候，能做到不侵犯、不傷害，那就是戒。所以，戒是基礎學，

不是跟禪有沒有關係，而是跟什麼都有關，即使不學佛的人，政府也有許多法律規章，要我們遵守；而學佛有佛教的法律規章，如果用這種方式去看，就知道什麼是戒，就能了解「禪與戒」，千萬不要把兩者分開或放在一起。

戒是基礎學，如同蓋房子，要準備各式各樣的材料，還要把地基的基礎打好，要打多深，在乎蓋幾層樓，戒律上有句話，戒是解脫本，想求得解脫，必須要有戒，不學佛的人，也在求解脫，為什麼？犯法就要坐牢，不犯法自然就自在，佛法也是如此。

所謂犯法及佛教的戒，都是在談不要侵犯別人，不要傷害別人，可是並不是叫你躲在家裡，就不會發生事情，問題在於你是人，必然要在人群中生活，會跟人與事打交道，難免有侵犯或傷害的問題發生，就有一些法律規章來約束我們，因此，不要跟禪法放在一起來看問題。至於另外所講的那句話，我很陌生，因為禪是不以這種方式看問題。

問：有句話「由定生慧」，可是現代人非常忙碌，常常在外面跑來跑去，心當然跟著動，不太有時間對定下工夫，剛剛老和尚說「要淨靜的思考」，很多時候，我執很重，只想到自己，沒有時間思考，很快下決斷而行動，沒有時間分析，設法解決問題。請問老和尚身為忙碌的現代人，若想要修行，在定方面下工夫，該從何處著手？

答：先把定跟各位解釋一下，定並非像廟裡的土地公，入定了，一切不動。因此，佛法若以禪而言，講究的是外靜內動，外在是靜態的，內在是動態的，定的本身，不外是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事打交道時，慌了手腳，亂了方寸。

定最簡單的意思是不亂，如果能做到不亂，就具備了定的工夫，至於怎麼去著手？須要慢慢的培養，比如在情緒激動的時候做深呼吸，慢慢靜下來。由定生慧，這是人說出來的，佛陀從沒用這種方式說佛法，像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一步一步走就能達到慧，不能用這種方式說。

在這裡做簡單的解釋，剛剛說戒是不犯的意思，定是不亂，慧是不癡；癡並不是愚蠢，而是講癡迷，佛法不會把眾生當成愚類。我們常說貪、瞋、癡，而不是說貪、瞋、愚，可見人在無明裡會癡迷，如果把人歸納為愚笨的話，釋迦牟尼佛的分別心未免太重了。

談到如何學佛，如何著手？在現實的環境中，往往會沈不住氣、會亂，因此，

需要學習佛法，從佛法中知道一些道理、方法，慢慢幫助自己、調理自己。另外再解釋一下名詞，什麼叫修行？修行是修養身口意，它是指身體、語言、思想意念的行為，這行為往往很容易產生偏差，以自我意識去表現，因此，才須要去調理、修養。

怎麼修養？可以達到什麼境界？如果以聲聞乘來講，最初的二十七賢位，而後到三向一果，都有其層次；即使是菩薩十地位，也有其層次，從初地到四地是變化位，五地到七地是提昇位，八地到十地是增上位，都有其層次；所以，不可以說學佛或學禪一開悟就成佛了，這是大妄語。

記得多年前，有位自認學禪且境界很高的人，他師父說他已經開悟了；傳統上，一旦開悟，必須找另外一位禪師來印證，是不是真正的開悟，於是他跑來找我，談了一下。

他問我，是不是開悟了？

我拿了刀片給他，跟他說，你在手腕大動脈上劃一刀，流出來的是牛奶，你就開悟了。

結果他一直跟我爭辯說，不可能的，講了一大堆。

我告訴他，你自己已經告訴自己答案了，還要問我嗎？

想想看，血液如果能變成牛奶，不成怪物了嗎？開悟是怎麼樣？小悟是怎麼樣？大悟又是怎麼樣？趙州從諗禪師，大悟三次，小悟無數，到了八十多歲還在外面行腳。因此，不要用這種方式去看修行，修養是慢慢來的，不是一蹴可成的。

定要沈得住氣而不亂，至於該怎麼著手？告訴你比較呆板的方法，行忍波羅蜜，如此可達到定的境界，可是行忍波羅蜜，還必須要配合其他五個波羅蜜，來維護忍波羅蜜，如此六波羅蜜才能具足，否則專修某個波羅蜜，不可能達到修養，這六個是互為因果，彼此因緣的關係是融通的，少一個都不可以，若以大般若經來講，有十波羅蜜、九十波羅蜜，甚至還有無量波羅蜜。

目前台灣的問題出在哪裡？許多學佛的人得不到好處，為什麼？他們否定現實，追求出世，這是最大的錯誤，才会有許多人，認為出家人是出世者，而我現在來到這裡變成入世者，一天到晚又出又入，仔細想想，人能離開現實嗎？

只要在娑婆世界就離不開人群，離不開世間，除非不再受輪迴，不再受生死，出離三界六道，才是出離；否則的話，即使是位乘願再來的菩薩，還是娑婆世界的眾生，如果否定了眾生，就不須要乘願再來了，如何著手？還是要看個人，我

無法給你一個確定的答案。

問：請問老和尚，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我們如果照字義的表面去理解，是什麼都不要去想。請問這和淨靜的思考，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答：講到這裡，想到六祖惠能大師的問題，當惠明在江西大庾嶺搶衣鉢時，菩提心顯現出來，告訴惠能大師，不是為衣鉢而來，而是為法而來，希望惠能大師幫助他，於是惠能大師告訴他：「你靜下心來，什麼都不要想，這時候想一想你是誰？」我們曉得，壇經裡所記載的資料，惠明法師因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你本來面目，而開悟了。

再唸一遍，大家靜下心來，「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大家開悟了嗎？從這裡可以發現，你剛剛所提的問題：善、惡是業，離於業你該怎麼辦？可是人又不可能離開業，因為人是帶著業來到這世界，怎麼可能離開業？當然不可能，你面對的不是善業，就是惡業，怎麼可以否定它。

多少學佛的人，總認為業是不好的，這是很大的錯誤，惡業是不好，但善業還是好的，為什麼把業全歸之於惡，否定了它的善呢？常有人問我，師父，我常常情緒不穩定，很容易生氣、生病，是不是因為我的業障太重？

於是我問他：照你這麼說，業都是惡的，沒有善業。

他說：我不知道。

我問他：你不生氣的時候，是怎麼樣呢？不生病的時候，又怎麼樣呢？你過得安穩穩的時候，又怎麼樣呢？如果自己儘在製造煩惱，在煩惱中過日子的話，那你的意念是混亂的。

當一個人妄想雜念太多的時候，不妨讓自己靜下來，像惠能大師告訴慧明，「先靜下來，然後不思善、不思惡」為什麼？因為他原為搶衣鉢而來。這告訴我們些什麼，你只是在善惡裡打轉，或否定善與惡，那麼你究竟是誰？做什麼？

佛法告訴我們，要面對現實，不是逃避現實，想逃都逃不掉，想要否定也不可能。就像一個人晚上睡覺失眠，拼命的搖頭告訴自己，不要想了，趕快睡覺，結果呢？甚至有人數羊，每五十隻畫一圈，畫到最後沒地方圈了，為什麼？天亮了，這就是人，人本來就是如此，因此，才須要佛法去修養，調適自己。

談戒、定、慧，甚至八萬四千法門，那一樣不是告訴我們從身、口、意去著手，慢慢去修養，其實不只佛法有修養，世間法裡都有修養，所不同的是，世間法不

管怎麼樣的美好，還是有缺失，因為它離不開六道輪迴，還是在三界裡打轉。

佛法就不是了，講究的是圓滿的圓，而這個圓是整體的圓，不是平面的圓，是毫無缺失的，也就是零缺點，是究竟解脫，不受生死，出離六道，不在三界裡面輪迴。如果知道這個道理，就不會逃避、否定現實了，只有面對現實，從現實中慢慢去認識、了解，必然會發現什麼是佛法。

佛法不是另外的東西，我常講，佛法不是武器，現實不是敵人，不是叫你拿著武器去打敵人，那是很累的事。如果講精進波羅蜜，是針對懈怠、放逸，那不就是拿精進對付放逸懈怠嗎？不是講對治，道理在那裡？因為你本來是修習佛法的人，或你正對身口意修養，這時候如果發生懈怠、放逸，提醒你不要忘了道的精進，是這個意思。絕不是我懈怠、放逸時，就拿精進來對付，佛法不是這麼修養的。

問：請教老和尚，目前學校教育，比較不重視身心方面的調養，造成學生無法養成淨靜思考的習慣，反而造成盲動、躁動、妄動的情形，不知老和尚對這樣的現象，有什麼樣的建議，可以做些改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親近善知識，對初學者而言，如何判斷自己所親近的善知識，是不是一位有修養的名師？

答：有關第一個問題，非常難，即使是吳京〈教育部長〉也沒有辦法。在今天這個環境、教育制度、教育內容，關係到一些法規的問題，涉及的問題也非常廣，如果我希望、我想怎麼樣？結果還是那個「我」，不可能會怎麼樣，我只能這麼告訴你。

至於第二個問題，無法辨別究竟什麼是善知識？不要把善知識擺在高僧大德或名聲大、或大師、長老上，什麼是善知識？凡是好的知識就是善知識。任何人都他的長處，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修養，你要親近他，就不要把他的善放在一邊，而去分別他的不善，否則，你永遠找不到善知識。

「三人行必有我師」，可見到處都有善知識，但不要把善知識，擺在出家多久，頭銜如何？著作多少？或者他有什麼神通，不要用這種方式去看，任何的法師都有他的長處。如果親近每位法師，都能吸收每位法師的長處，你就超過所有的法師了，用這種心態、方法去接觸，是最可信的；不要去比較、不要去挑剔，比如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都是善知識。

問：請教老和尚，佛法不是教我們要積極嗎？但是有時會產生誤會，比方以忍波羅蜜而言，對大眾造成不良的事情，有些人抱著忍一忍就好了，但我個人認為，如果抱持著容忍的態度，面對不好的現象，或世間認為是惡的事情，公德心就無法好好的展現出來，請老和尚慈悲開示。

答：忍波羅蜜的忍字，在翻譯上會加上「辱」字，侮辱的辱，叫忍辱波羅蜜，如果有人侮辱你，就要忍，這不是忍波羅蜜的說法。波羅蜜是一種方法，而忍波羅蜜是說忍的方法，如果忍的方法有目的、結果，這是世間的忍所得的結果。

佛法的忍是忍而化之，化解的化，你為什麼要忍？一定有問題，把問題化解掉，就能達到忍的目的。如果只是一味壓制自己，就像爆竹的火藥，壓得越緊，爆炸的力量就越大，如果用這種方式去忍，比不忍還糟糕，那一天承受不了，爆發了，就像「我跟你講，一個人的忍是有限度的」，就會得到這個結論。

佛法的忍不談限度，也不是告訴你怎麼壓制自己，而是為什麼要忍？是因為有了問題，如果能夠化解問題，就做到忍了。為什麼？因為要忍，就要先沈住氣，當你面對問題，如果沈不住氣，不去思考怎麼化解問題，那就沒有行忍的機會，最多了不起豁出去。好！算我怕你，我走，這不叫忍，最多只是一種修養。忍波羅蜜是化解問題的一種方法，希望大家能把握。

我們常談佛法、名相、經文，但很少去把握「法」在那裡，如果你從事佛法的修養，不去探討「法」在那裡，不去發現這跟我有什麼關係，能解決問題嗎？真正學佛，是學覺悟，佛是覺悟的意思，覺有層次，從一些感受、體會、發現，做到缺失越來越少，最後達到圓滿的境界，那就是修養，也就是道的結果，用這種方式去修行辦道比較可信。

在這裡提醒各位，人來到這個世界，有太多的框框，一個個套在頭上，不得自在。佛法講解脫，但不是一下子就講生死解脫，而是把現實點點滴滴的束縛、枷鎖，一個個解開來，慢慢化解，那才是求得解脫，而不是把解脫一下子擺在最後究竟的境界，這須要一步步慢慢來的。

我常說修行辦道，就像吃飯，吃飯人人都會吃，吃快吃慢、吃好吃壞也有關係，可是真正的問題在那裡？當你吃了飯菜之後，有沒有吸收足夠的營養？吃下去之後，能不能消化？能不能成為你的營養？吃飯都這麼難，修行辦道就不是一個方法可以解決的。

釋迦牟尼佛成道，從太子身的時候，他的父親請了二十幾位家庭教師，教他世

間法，當他出家到各地參訪善知識，又學習了多少，而後在雪山苦行那麼久，最後只是有所感悟，還不是究竟，我們就說他成道了。

因此，許多人晚上到戶外打坐，等待啟明星的來臨而開悟，是一樣的錯誤！釋迦牟尼佛經歷那麼久，才有成就道業的機會，現代人好像非常的快，只要頭髮一剃、衣服一換、或皈依三寶，幾乎就是佛菩薩了，還有多少自認為自己是再來人、現在佛，這些人真的了不起，比釋迦牟尼佛還能幹。

問：剛剛聽了老和尚有關禪的介紹，還有各位大德所提出來的問題，老和尚的開示受益無窮，末學對禪並不了解，現在末學僅就布施波羅蜜，請老和尚開示。我們了解布施波羅蜜，分為法布施、財布施、無畏布施三類，以一位在家護法居士而言，只能做到財布施，布施有大有小，每個人發心不一樣，卻常常造成一種現象。

許多朋友都會詢問，為何法師開那麼好的汽車？中華賓士一輛三百多萬元，到底這樣算不算修行呢？很多類似的問題發生，對末學來說，不會造成困擾，因為每個人布施的時候，所發的心不同而已，可是對尚未學佛的人，卻會有所誤解，因此請老和尚開示，身為一個在家居士，在財供養方面，要抱著什麼樣的態度？阿彌陀佛。

答：我們先要了解布施只有兩種，沒有三種，一種是資生施，是資養生命的，是物質的；另外一種是法施，可以說是精神的。

至於無畏施，並不是不顧一切，什麼都不怕，甚至連命都不要了，不是這麼解釋，它是具足連續、不斷的，而且是永恆的，以這種方式去行布施；因為，在布施的中間，往往會產生畏懼，或對功德的認知不足而造成問題，因此，就有無畏施的說法。無畏施是針對財施、法施，或者資生施、法施這兩方面來說。

我們講布施或財施，這名詞在翻譯上比較困難，不能說是錯誤，為什麼？資生是指資養生命，應翻成資生比較可靠，資養生命是布施供養，我們曉得四事供養，指的是吃的、穿的，和出家人的坐具或臥具，在靜止或休息時需要的東西；另一個是醫藥，這裡面不會有汽車。真正的布施供養或財施，是指供養維護出家人的色身，吃、穿、臥具用物、醫藥四大供養。

但是，有些人會以佛陀的境界來說問題，比如無相布施、三輪體空，如果要布施就不要執著。甚至有這種話，真布施不怕假和尚，其實這不是布施的精神，布

是普及性，施是給予，普及性的是沒有分別、沒有親疏、沒有大小，現在說句不好聽的話，大和尚都有供養，那小和尚呢？可以吃飽、穿暖，大家有沒有見過小和尚開賓士的？我想沒有。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問題？認為供養這些長老、大師級的，他們有修行，就能得到福報、功德，難道小和尚就沒有修養嗎？再說大和尚也是從小和尚慢慢來的！說不定他只是年紀大，或者出家久而已，不一定比小和尚真的有修養，所以談財施，要以資生兩字去看，就不會發生這些偏差。至於在家的，不只限於財施，同樣也有法施，以法而言，包含了很多的事與理，法概括了事物、道理，因為事物而說出它的道理來，因為道理而表現些問題之所在，展現出事物的精神。

我講法施，不是指出家人的法施，而是給予的施，只要是將自己的專長、技藝、知識經驗，傳授給別人，就是法施，不一定要指出家人的法施。像講經、說法，「經」釋迦牟尼佛都說完了，我們沒有再講的餘地，只能說把經典裡的法表現出來，介紹給別人。出家人可說是如來家業的專業工作者，也可說是專業從業人員，如以職業來分的話，許多人把出家人歸在出世這一類，把在家分在世間這一類，有沒有想過？出家也是從在家而來。

所以，佛法的道理方法，因為人為的因素，造成許多的偏差，比如以布施的多少，來說功德的大小。佛陀在世時有一則小故事，有天大家供養佛陀，各式各樣的珍奇寶物、飲食等皆有，最後供養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一位小女孩，跪在佛陀面前不走，佛陀說：「大家都走了，你怎麼還不走？」小女孩說：「我也想供養佛陀，可是我沒有錢，也沒有什麼本事。」佛陀問：「你想怎樣供養我呢？」她說為了這事情花了三天時間，在海邊撿了七顆毫無暇疵的白色小石頭，供養佛陀。為此佛陀講了一段布施功德的道理。

從這些可以發現，布施供養在乎一份心，任何會造成傷害的布施供養，都不是布施，像超過了自己的能力。比如一個家庭，男主人賺錢，一家五口，如果一個月賺十萬元，每個人都有二萬元的權利，如果男主人說錢是我賺的，他們怎麼有權利？不要忘了彼此的關係，不是太太、就是兒子，當然有權利，要不然，怎麼談遺產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個人想行布施供養，比如拿五千元行布施功德，最好開家庭會議，討論這五千元要做什麼用，因為每位都有二萬元的權利，每位要拿一千元出來，如果大家都能歡喜做，這樣才是圓滿的功德，如有一人反對，只能拿四

千元，二人反對，只能三千，如果四人反對，只能拿一千，這是講布施的精神與功德。

所以不要以勉強的方式，或誤解的方式看布施波羅蜜，施是給予，這種給予不一定要給什麼樣的對象，即使做慈善事業也是布施，對父母則是供養，不要把它看得太偏了，因為人為的錯誤，才會成為剛剛所提出來的問題。

總之，還是一切唯心所造，在於人怎麼去主宰、面對、認識、了解，而能有所發現，才是學佛，才能覺悟，否則最多只是個佛教徒，不是學佛的人。

然而做個佛教徒很容易，皈依三寶就可以了，如能夠守五戒，那就不得了，但還只是個佛教徒，不是學佛的人。真正學佛的人，是要學道理、方法，培養自己的智慧，怎麼化解自己的無明，排除自己的障礙，從中顯現自己的菩提種子，最後成為圓滿的結果，才說得上是在學佛。

逢甲大學一九九七年佛學與人生學研討會

好好開拓自己

適逢台灣新聞報五十二週年報慶，舉辦一系列講座，承蒙張董事長跟洪董事長的邀約，希望我來這裡，跟大家講佛法。

今天所講的，如果說不是佛法，那也不一定對，為什麼？因為佛法的本身，是從現實的生活中，關係到人與事，去發現問題，再從問題中去發現佛法，可見佛法不是另外的東西。所以我今天並不用佛教的專有名詞、經文……，來跟大家談問題，今天所介紹的主題是「好好開拓自己」。

「開拓」這兩個字，我們知道開是開發、拓是拓展；如果以現代商業管理學來看這標題，「自己」就是產品。我們知道一樣產品，從設計到開發，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而且也必須在時間、空間裡面，不斷去提昇；再者，東西擺在商店裡，要有人來買，這就涉及到拓展的問題。可能大家聽了會說，為什麼把「自己」當成「產品」呢？！

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如果引用這麼一句話，大家就不會認為，好像把人當成物了，其實我材就是產品，問題在於是不是能把你的才能表現出來？在未表現之前，有沒有刻意的去培養你的才能？開發，不一定說已經擁有多少才能；

我們知道，人人都有不同的根基、或不同的潛能，如果不能把你的潛能發揮出來，即使樣子長得像佛教裡所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那也沒有用，所以，樣子長得怎麼樣，不是問題，畢竟人需要的是內涵，因此，我說要「好好開拓自己」。

每個人都有潛能，這種潛能不一定是天生的，而是從小到大，從家庭到學校、社會慢慢地培養起來的。不管你是在民營單位，或公家單位，從事各階層的工作，不管職務大小，每個人都有必備的專長、專業，這些專長、專業，也是從小慢慢培養而成的。所以說開拓自己，還是要從培養上去著手。

譬如目前失業的人口比例太高，可是我們發現，有很多的行業，必須具備某些專業、專長，可能這類的人才還不夠用，我們也知道最近很多學者、專家提出來，現在的失業不是問題，而你為什麼失業？那才是問題。

所以我們通常面對問題，只是去找個答案，絕不會說，很冷靜的去面對問題、分析問題。就像走在街上，莫名其妙被人捅一刀，好像社會治安很亂，自認沒有惹人家，為什麼要捅我一刀？就歸咎於別人。可是，當治安單位抓到行兇的人，問他：為什麼你要捅他一刀？行兇的人說：為什麼他要斜著眼睛，用鄙視的眼光看我？我這麼一講，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人家要捅你？往往我們的眼睛，都往外看，可是在佛法裡，除了往外看，還要往內看。

往內、往外，看的是什麼？外，是看別人的我；內，是要反過來看自己的我。因此任何問題的發生，絕不是以自我意識去認定；很多的事，親眼看到、親耳聽到，所反應出來的，都只是自我意識，有的比較感性、有的比較理性，它的差別如此而已。

我們曉得，自我意識往往忽略了別人的我，只把自己的自我擺在前面，我們常會說：「為什麼？」甚至於現在很多歌曲，都在喊「為什麼？」我們看，很多人在生氣的時候，也在喊「為什麼？」；哪怕在家庭裡面，不管那個份子，或是賺錢的人，也是動不動就「為什麼？」

然而，這「為什麼」有兩個方式，一個是我究竟為什麼？這是我們經常在家裡面發現的；另一個是普遍性的為什麼？這種就是人與人相處時，最平常的問題。我們只要談到「為什麼」這句話，必然就關係到人與人、人與事的問題，這些人與人、人與事，如果從來不發生關係，就不會有「為什麼」；可是，在我們一生中，往往把自己寶貴的生命擺在那上面，浪費太多時間。

「為什麼」如果只是以自我去表現，真的是浪費；如把這個「為什麼」換個

環境，改變它的內涵，像科學家、發明家或思想家，甚至於政治家、教育家，把「為什麼」擺在這些事物上，我想他的價值、成就，以及對人的利益就完全不同了。

同樣一個「為什麼」，如果把「我」放在前面，只是把自己的缺點完完整整顯現出來，告訴別人；如擺在人人所看到的各種專業、事物上，絕不會說，你怎麼都把自己擺到那裡面去。

所以「我為什麼？」看起來是很平常的事，像在家庭裡，丈夫在外面忙碌、賺錢，只要有點不如意，回到家裡，發現一點點不順心，馬上就冒出一句話「我為什麼？」當然，男主人有權利說「為什麼」，可是他忘了，如果女主人也在外面工作、賺錢，她也有權利說「為什麼」，這是我們站在主外的立場來說。

可是，談到家庭之內呢？不管你是男主人、女主人，在外工作、忙碌、賺錢，有權利說「為什麼」，但在家裡面的人，難道就沒有權利說「我為什麼」嗎？所以，我們常常表現「為什麼」，說出這句話的人，很少考慮你有權利說，別人同樣也有權利；如果能夠懂得，除了自己的我，還有別人的我，那麼「好好開拓自己」，「好好」兩個字，就建立起來了。

當然，開拓需要時間、空間。過去我常在外面演講，時常會聽到，那位和尚在說什麼？有什麼好聽的？不都是些迷信嗎？這種事情，不是誰對、誰錯，而是把我意識擺在自己的立場；如果把「我」，擺在學習、讀的心態，去面對環境，這個「我」就不會太過於感性、或理性了。如此，你將會去調和它，使自我意識慢慢淡化，就像一般所說的，會冷靜、客觀些；佛教所談的，也是那個「我」，為什麼？打開始我就講過，佛教的佛法，是現實生活裡，關係到人、關係到事，從中去發現佛法。

所謂佛法，絕不是放在廟裡的那部大藏經，因為那部大藏經，只是一大堆的印刷品，跟四庫全書差不多；如果不去看它、認識它、理解它的內容，對你沒有一點好處。事實上，人在任何的時刻，所講的話、或行為，分別對的也好、錯的也好，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都離不開這些。

中國的佛教，所表現的佛法，已融合了中國儒家的思想，也迎合我們的民族性、文化背景，可以說，中國的佛教是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印度的；可是，佛教來自於印度，往往印度本土的一些色彩，也會隨著加入佛教的內容，可以說佛教變了、亂了，它並不是多元化，而是亂。

以佛教而言，兩千多年以前的印度，可說是貧窮、落後、骯髒，而釋迦牟尼佛談佛法，談的是清淨、莊嚴，就是針對這些貧窮、落後、骯髒而說的，其實在中國大陸西北地區，像西藏、新疆、內蒙這些地方，跟印度的環境差不多；因此，依於印度環境所形成的佛教，到達中國以後，有兩個分段，一個是流佈在比較貧窮、落後的地方；一個是分佈在中原地帶，比較富裕的地方。因為佛法的本身，是針對人的我而說法，依於人的我所處環境、教育、文化、經濟種種的關係，所表現出來的，就完全不同。

我們現在看台灣的宗教型態，不管道教、佛教、民間信仰都是依賴神、佛祖，有什麼事，就去求他；做錯了，為表示懺悔，「我錯了」然後就交給他。最後變成，「我」本來很迷惑，結果反而愈來愈迷惑了。為什麼？這就是我剛剛所說的，時代背景、環境，以及它的歷史、文化等等所造成的。

以佛教而言，如果在座有很多是學佛的佛教徒，我可以說，你們很少在修養自己，很少照顧自己的身、口、意，也就是你的身體行為、言語行為、思想意念的行為；幾乎都在參加誦經、禮懺、做法會、布施、供養，其實那不是修行。如果談到修養，只是告訴你一個方法，去依賴它，不讓自己犯錯，甚至於給你一個很遙遠、很遙遠未來的理想，但是擺在眼前的該怎麼辦？沒有辦法的，就去求佛、求菩薩，很少說自己發生什麼問題，該用什麼樣的方式？自己去認識、去了解而化解問題。

因此，我把它分成兩大類：一是佛教徒、一是學佛的人；當然，學佛的人也是佛教徒，可是佛教徒不一定是學佛的人。在這裡講句不該講的話，念阿彌陀佛到西方極樂世界，大家有沒有想過，去西方極樂世界做什麼？雖然，經典上講極樂世界的眾生，像吃飯，想一想就有了；穿衣服，想一想就有了；甚至於想用鮮花供佛，都有天女散花，連花都不需要買；在極樂世界只有樂，沒有苦。但是，大家有沒有思考過，那是什麼樣的日子？如果你真的去了，究竟在那裡做什麼？佛法的本身，強調現實生活中的我，要怎麼樣活在現實的環境中，而且要活得很好。我們常聽到解脫、自在，那是什麼？就是活得很好，究竟怎麼樣才叫活得很好呢？

以一般人而言，不做虧心事、不做壞事，就心安理得了；可是有沒有想過，什麼叫壞事？什麼叫虧心事？如果以善、惡來看，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今天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善，那會是什麼樣的世界？如果都是惡，又會是個什麼樣的世

界？事實上，以人而言，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的我，他所接受的環境，像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包括自己自修所下的工夫、吸取的知識經驗，所形成的智慧就有差別。當然，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善或惡；所以佛法對世間的一切，認為都是相對的，怎麼說呢？

我們曉得，人有善惡、美醜，事情有好壞，道理有對錯，還涉及到是非；總是在相對的中間去分別人、去認識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去面對現實，去認識問題、了解問題、發現問題的話，那永遠只是個自我而已，而且會愈來愈強烈，所表現的往往都是傷害、都是缺失。

所以，佛法中談修行，很多人都擺在唸佛號、持咒語、唸經、拜懺、或打坐，認為這些方法就是修行，完全錯了；釋迦牟尼佛在經典上談到修行，是針對我們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思想意念的行為而說的。

剛說過每個人都不一樣，所表現出來，都有些不理想的地方，才會提到要修行，就是修正我們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思想意念的行為。佛法或者佛教，不可以說修個什麼法門就叫修行，佛法之所以有法門，主要的目的，是當自己還不能做主的時刻，暫時告訴你有個方法，可以去依賴它，至少你不會做壞事、不會犯錯，如此而已。

當沒有行持這些法門的時刻，絕大多數的時間，活在現實生活中，必然會跟人與事打交道，如你用不上那些方法，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思想意念的行為就有缺失，會造成傷害；所以，佛法的重點是告訴你，在行為上的修養才叫修行，不是那些方法。

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這些都只在自己不能自主，或唯恐做錯事，造成傷害時，所依賴的東西而已；如以現代心理學而言，也是一種心理目標的轉移。只是照那樣去做，你不可能成佛、成菩薩，唯有從身、口、意的行為去著手，犯錯的機會愈來愈少，傷害別人的機會也會愈來愈少，甚至可做到，不僅僅沒有缺失，還可以幫助更多的人得到利益。事實上，不只佛教談這些，在中國儒家的思想裡，同樣也談這些，只是各家各派所表現的有所差別。

佛法的本身，就是在世間的相對法裡，去認識、了解、突破它；認識、了解、突破什麼？先對自己的「我」著手；這些年我常對很多學佛的人，講這麼一句不好聽的話，很多人學了一點點東西，就在修理別人，而不是修行自己。我們常看到有些懂得一點點佛教東西的人，看到對方有某些不好或錯誤，就說：「你看，

你學佛，還這個樣子！「講的是別人的我，可是有沒有想過？當你看到、聽到別人的我有些問題，有沒有反過來，看看自己的我，有沒有同樣的問題？！」

所以，我常說學佛盡學些，動不動就修理別人；我認為這還算不錯，為什麼？他還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最悲哀的是，自己是學佛的人，面對其他學佛的人，都希望他們是佛菩薩，不能有任何的缺點，自己卻心甘情願做個凡夫眾生，為什麼？都在要求別人，當然你要求他，希望他好，希望他是佛、是菩薩，那自己是什麼呢？

學佛的對象是自己，不是別人；以前有些家庭裡的子女，要跟我出家，有的父母會反對，甚至於有的父母到寺院來對我說，他的兒子或者女兒，做人都不好，還想做佛，不要以為，他這句話說錯了，他說得很對，為什麼？人都做不好，怎麼能做佛、做菩薩？

人，至少我們還有些公定的尺度，可依於那些範疇去做；可是做佛、做菩薩，不容許有自我。因此，談這個主題「好好開拓自己」，就是在「我」上去培養；此種培養，是從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思想意念的行為上去著手。以做人而言，人人都以為很了解自己，其實，人最不了解的是自己，為什麼？

我們常看別人，看得很清楚，輪到自己就迷糊了，比如有兩人在爭吵，如果你是第三者，很容易去發現，好像誰有理、誰沒有理。我曾說過，不管是學佛、不學佛，為人要明辨是非，不要參與是非；明辨是非是一種修養，參與是非是出賣自己，為什麼？

別人在談是論非，已辯得不可開交，你和爭吵的兩人，本來沒有關係，你卻插上一腳，跟人家評理、去做老大，最後那兩人可能反過來對付你一個，為什麼？他們本來爭論的是「是非」，你參與的也是「是非」，你還是在「是非」的圈子裡。可是，如果你去明辨是非，就可以從這些辯論中學習，所以明辨是非，是學習；參與是非，就是出賣自己。

以佛法而言，沒有什麼「是非」，天底下以自我而言，只有一個「是」，沒有「非」，即使有的時候認錯，並不表示承認你是「非」，同樣還是以「是」做為你的理由。我們看兩個人爭論是非的時候，都說對方「非」，自己「是」，那表示在人的我裡面沒有「非」，只有「是」，只是每個人都強調自己是「是」，別人是「非」，才有是非的分別。如果你是第三者，從這上面去認識、了解，的確能學習很多，得到很多利益；如果你參與，那是出賣自己。

可是，人很喜歡出賣自己，我常跟親近我的人提到，當你認為別人所顯現的是缺點，不要以為那剛好是你的優點，此話怎麼說？因為當你看到別人的是缺點時，就已經認為自己是優點了，為什麼？好像他有這個缺點，自己沒有。因此學習、修行中的人，當發現別人的缺點，千萬不要表現是自己的優點；當發現別人的優點，要好好檢討自己的缺點。

所謂「開拓自己」，絕不是人云亦云，被別人牽著鼻子走，而是要去開發、拓展。所以，我們常常會講，某人說……、誰說……，可能我比較叛逆，即使說是佛說的，我也想知道佛是什麼時候說的？在什麼地方說的？有什麼證據，提出來是他說的？通常人都會引用「他們說」，像某些名人、專家、學者、或智者，可是自己說什麼？

再者，我們看論文，不管是博士論文或其它論文，一定要引用很多的參考書，參考的書籍越多，表示你的論文越好；現在全世界的論文，好像餐館裡面的大拼盤，怎麼說？既然是論文，應該是從自己所學的科系裡，所擁有的、認識的、得到的一份心得表現出來，才能叫論文。可是，全世界幾乎都是用這種方式，怕去開拓自己；有沒有想過？寫書的人，如果也引用某些人的文章、論點，他還是像切了各式各樣的菜食，把它擺成大拼盤。如果要探討真正某人說的，你理解多少？我們常以自己的意識、智慧，去詮釋別人所說，也因為這樣，人往往很容易藉此機會，表現自己的聰明，而不是智慧。

最後，聰明表現得太久、太多，可能反被聰明誤，為什麼？因為他們是從看到、聽到，慢慢收集資料，其實都是別人的，你認識了多少、深入了多少？能不能知道，他真正說什麼？否則都是人云亦云，就等於你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如果我們還能舉出，某人他說什麼？還比較容易去探討問題之所在；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這麼說，這是最悲哀的事。

大家都這麼說，「大家」的比例是多少？現在的「民調」，我是百分之百不相信，為什麼？譬如說電視 CALL-IN 的節目，我們曉得有 CALL-IN 部隊，只要哪個節目有 CALL-IN，這些人一定都到。我們看很多民意調查機構，像年齡層、學歷、區域……，如果多用一點心，可能客觀一點；可是有多少人是翻電話簿，一個個打來的，甚至世界上有名的民意調查機構，連他們自己發表的數字，他們自己的內心都在笑，為什麼？就是剛剛說的「我」，每個人的「我」，表現的真、假，不同的表現，你究竟選擇哪個我？自己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裡，甚至同一個

時間、空間裡，所表現的自我都那麼複雜，怎麼能夠論定他說的就是這一種？！

可能大家會說，照你這麼說都沒有用，就像一個國家，它的法律、法規只是一些約束力而已，究竟能做到什麼？真的那麼有效，監獄也不會有那麼多的人，問題出在哪裡？因為這些人，是看別人的我，不會把「自己的我」融合到「別人的我」，尤其「人、我」的分析，在佛法裡面是非常微細的，

經典上常有些形容詞，像「無量無邊、百千萬億」，說的是什麼？是說它的數目字非常非常的大、非常微細，可是我們通常是以概念去看，即使有分析之學，此種分析也可能是以自我為前提，再不然，是以某些學者、專家的自我做為重點，在這裡不是取笑某些人，像很多學財經的買股票，賠得最慘，不要以為學財經的就會做生意，就會買股票，看那些股票分析師，都發財了嗎？是有很多人發財，為什麼？用他的方法、手段操作股票，而使他得到利益，他並不是根據真正的資訊做分析，要不然為什麼有很多分析師，出那麼大的事？其實買股票被套牢、賠了，怪誰？要怪證交稅太高嗎？要不然就是怪政府出來拉盤，怪來怪去都是別人。如果你在股票上得到了利益，有沒有人說，我很感謝政府、我很感謝誰？沒有，問題在哪裡？只是個自我而已，而且是沒有經過修行的自我，不是依於感性，就是理性的自我在表現，如此而已。

人的世界，關係到人的問題，還是要用人的方法去面對、去化解，不可以用佛法的方式，例如：佛法裡面談「忍」，所謂忍波羅蜜，就是忍的方法，如果我們用此方法去面對人的問題，你想去化解它，暫時可以，就像「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不要說百日，就說一年好了，以後的日子，能不能繼續忍？可能大家也會思考一個問題，佛法講忍的方法做什麼呢？

佛法所說的忍，不是佛教徒所說的忍，佛教徒所說的忍，是壓迫自己、勉強自己；佛法所說的忍，是叫你去面對問題、認識問題、了解問題，最後化解問題。忍，目的是化解，當你面對問題的時候，先以忍的方法，在修行上面有多少本錢，先表現出來，也就是說修行，你的境界愈高，修養愈高，你所表現的忍，化解問題就愈快，修養不夠，化解問題就愈慢。

如果你不了解行忍的方法，它的大前提是化解問題的話，你只是勉強自己、抑制自己，最後變成什麼？忍無可忍，後果是什麼？表現出來的又是什麼？所以，同樣是佛法，如果不了解「法」的真義、宗旨，以及利益之所在；搞錯了方向，或照著文字去解釋，最後都不是佛法，甚至於還會對佛教產生反感。

舉個例子，假使自己平常的運氣很好，一直都過得很順當，比較不會去思考，可能會糊裡糊塗的過一輩子；如果運氣不好，什麼都不順，就會怨天尤人，或常生病，甚至於車禍意外，那會說什麼？一輩子沒做過傷害別人的事，也沒做過昧良心的事，為什麼這些不好的都降臨在我身上？甚至於還會說，那些做盡壞事的人，反而過得很好，都是用這種埋怨的方式去面對問題，他的問題究竟在哪裡？

因為他從來沒有去開拓自己，只是把自己擺在我就是這個樣，可是有沒有想過？你生下來，從嬰兒到幼兒，那時候的我，是怎麼樣？慢慢成長，從兒童到少年，那時候的我，又是什麼？慢慢到青少年，那時候，又是什麼？等到進入中年，甚至於老年，那時候的我，又是什麼？它絕不是同一個我，雖然自我的本體是相同的，可是經過調理、修養，知識經驗完成的智慧，不一樣了！

有很多的家庭，常對子女，作出些錯誤的判斷，什麼是錯誤的判斷？像到達國中二年級，甚至於國三、高一、高二這種年齡，很多家長會跟我說，我這孩子小時候很乖、很聽話，可是現在完全變了，問我是不是要誦經、拜懺、做功德？我說句很大不敬的話，佛教的生意很好，就是在這些地方。可是，很多跟我講這些話的人，並不是沒有受過教育，有的還受過高等教育，問題出在哪裡？不同時期、不同年齡層的我。

譬如對外所接收的資訊、吸收的知識經驗、形成的智慧都不一樣，小的時候叫他來就來，給他什麼就吃什麼，給他穿什麼就穿，叫他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們曉得，在台灣亞熱帶的環境比較早熟，國中二年級以上，男孩、女孩，生理上慢慢由未成熟轉變為成人，在生理、心理上，他的資訊都在改變。所以，很多專家說，國二到高二的年齡，是個叛逆的年齡，事實上，不是叛逆，在此時，他的空間裡，整個的內涵都變了，如果老是把他，擺在小時候很乖、很聽話，只有洋娃娃才會如此，人是不可能這樣。

佛法談我，絕不是規範在一個範圍，或一個層級，因為人的我，時時刻刻都會起變化，所產生的作用，也就不同。如果說家長對兒女產生煩惱的時候，最簡單的方式，回過來想一想，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你就會知道，在這個年齡層的兒女，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因為做父母的，本身所形成的智慧，跟不同年齡層兒女的智慧，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

譬如說，畫畫比賽，有幼稚園、小學生、中學生畫的畫，有初中、高中，甚至於大學、或專業畫出來的畫，可不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去評論他的畫？我們一

定會分幼兒組、中小學組、大專組，或成人組、社會組，一定去分組別來評論；可是做父親、母親的看到小兒女，拿著蠟筆或簽字筆在紙上亂塗鴉，根本不知道他在塗什麼，會不會罵他？不會的，你會稱讚他，為什麼？因為你此時，以相同的智慧、立場去看待小孩。我之所以會出那麼多的問題，在於只把「我」擺在自我的某個時間、空間，或形成某種智慧的境界裡；也就因為這樣，人才會有那麼多的問題，當然也關係到事。所以，我們活在人的世間，喜怒哀樂、好惡，這些並沒有錯，這種分別也是很自然的。

如果你只認為這是很自然的，本來就是這樣，你就這樣過日子，對自我從來沒有去開發，也沒有去拓展；如此的話，別人升官比你升得快、書讀得比你多、錢賺得也比你多。我們常用忌妒或自卑的方式去看別人，這是不正確的觀念，因為羨慕，永遠是人家的；忌妒也是人家的；你自己是什麼？我們常知道的我，經常使用的我，可是從來不去修養我，怎麼會有機會開發？怎麼會有機會去推銷自己？

我們現在看求職的各行各業，叫你填履歷表，假使你認為自己會什麼，就填什麼，而不去注意對方的需求，結果會如何？像我開創的廣播公司招考一些人才，也有很多人，說得頭頭是道，經歷也很多，可是一上班，問題就來了，因為他並不知道徵求人才的單位，需要的是什麼？他自己本身具備了多少？最近電視上常看到這些新聞，過去當過大老板的，因經營不善，開計程車或賣小吃，有各式各樣的改變，可是他還是活得很好，甚至於收入比以前還好。真正找不到事情做的，大部份是些高不成，低不就的，再不然就說，我過去拿多少薪水，我過去……，都用這種方式，當然，你就沒有機會跟別人一樣，找到一個可以維持正常生活的工作。

其實，平常一些很普通的言語，很值得去思考的，為什麼？我不偷、我不搶，正當當做生意，沒有什麼好不好，哪怕你是在清潔隊裡掃馬路，不要以為那是下賤的工作；要了解，你想去掃馬路，還要考慮能不能夠跟他們一樣，那麼早起床。但是，通常我們只以自己認定的方式去面對，所以在人群中間，會造成很多問題，這是因為自我沒有去修養；要曉得開發自我，是修養而來的，人有任何的長處，也是經過修養而來，自己的長處也是如此。

記得過去在台北有位佛教徒，他從事貿易，開頭賺了一點錢，因愈做愈大，最後周轉不靈，沒有多久就垮了，他什麼都賣了，只留了一部自己開的賓士車不

賣，留下賓士車做什麼？還是要養家活口，最後，他把賓士車噴上黃的顏色，申請計程車的執照，一樣可以過日子。這說明什麼？如果只是怨天尤人，家裡面的老婆孩子，還要不要過日子？

可見開發並沒有高低，拓展也沒有範圍，天生我才必有用，你的才在那裡，就可以做多少。我們常說量力而為，不要好高騖遠，這都是老生常談的事，但現實也是如此；在這裡講向大家都熟悉的話，人活著，千萬不要人比人。我們說，人比人氣死人。我記得過去蔣介石在上海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當地有一個拉黃包車的人也叫蔣介石，而且兩人同年同月生，一個拉黃包車，一個當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如果是以看相、算命、排八字、排紫微斗數的人，那又怎麼說呢？

所以，對自我而言，第一，千萬不要把自己定位在某一個上面；第二，一定要知道時代經常在變，你要能跟著變，不是變壞，而是要跟得上時代，不是去享受、揮霍，你要能適應當時的環境，而且在這環境中，讓自己過得順順當當、安安樂樂，也就是說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然後，把自己推銷出去。

我剛說過，人的問題要用人的方法，千萬不要用佛的方法去解決人的問題。譬如，佛法講要慈悲、喜捨，要為別人著想，在此，我不是說那個不對，畢竟我們還是人，除非你已經是佛菩薩了，否則要用人的方法去解決人的問題。

最後我再強調，認識自己最好的方法，當我們發現別人的缺點，不要以為那就是你的優點，如果能把握這點，你那個「我」時時刻刻都在修養，時時刻刻都在調整，也就是說，我們要以「讀」的心態，去面對人、面對事，那麼「我」就會愈來愈好；如果都用「教」(「以」)的心態去面對別人，最後你被榨乾了，人家還得不到好處。

今天晚上在這裡，我只是把一些比較現實的，大家也知道、能體會的，當面對人與事時，不一定想得到的，來提醒大家。

只不過畢竟我年紀大了，今天晚上還算不錯，為什麼呢？我剛開始進到這裡時，還在咳嗽，因為我從八十三年開始起，喉嚨長繭，經常咳嗽，所以不公開演講，在我們的寺院裡面，也幾乎不上課，當然還是沒有辦法叫我不講話，每天還是要講很多的話，譬如有很多人問我，今晚要講些什麼？我說我也不知道要講些什麼，只能說把平常我跟很多的人相處，一些現實生活中所發現，那個「我」的問題，在這裡跟大家做個介紹，如此而已，最後，謝謝各位。

90年7月8日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

談心

今天要和各位「談心」，首先我先作兩個提示，一個是經典上說：「一切萬法唯心所造」；另一個是「心、佛、眾生，三為一體」。從這兩個提示來看，就可以知道我要講些什麼，及為什麼要取談「心」這個題目，因為人與人之間最快樂的事，就是談心。

如果一定要用佛教的經典、論典，或經典、論典裡面的名相來談佛法，而不去瞭解佛法在現實生活中，究竟跟我有什麼關係？是得不到好處的，因為佛法是對人說的；如果要對下三道的眾生說佛法，那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因為他們不會思考、吸收、消化；而人是可以去思考、認識、了解，往往從一言半語，就可以發現些意涵。

佛教裡的禪宗，動不動就講「悟」，其實發現、體會、感受些什麼，那就是悟，不要把悟看得這麼神祕，我們常常動不動就「開悟了」，其實開悟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重要的是你的境界到什麼程度？所以，學佛不要老是被一些名相、法句、或經文、偈語所左右，我們本來很清楚、很冷靜，因為看不懂，反而會變得更迷糊，因此我以「談心」這兩個字，跟大家聊一聊。

前面講到「唯心所造」、「心、佛、眾生三為一體」，這是標準的佛教語言，但是我不用這種方式，跟大家談問題，也就是今晚不是講經、也不是說法，而是談心。我們一開始說，佛法是對人說的，說些什麼？跟人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學它？真能解決問題嗎？這才是最要緊的。以佛教而言，不管是誦經、禮懺、作功德都可以解決某些問題，可是那是依賴，釋迦牟尼佛在世，創立了佛陀教派，幾千年來，留下那麼多的道理、方法，主要的目的，不是教我們去依賴，可是大家幾乎都用依賴的方式，成為一位佛教徒。

人活在世上，總會跟人與事打交道，在這些過程中，免不了會有問題發生，很多的問題，不是一般人可以化解的，最難過的是，明知問題的所在，卻不敢怎麼樣，而造成無可奈何。所以，釋迦牟尼佛留下這麼多的道理、方法，並不是叫我們以依賴的方式去信佛。

現今在這世界上，幾乎都在信奉佛教，崇拜釋迦牟尼佛，用持名的方式、禮拜的方式、供養的方式，一味地依賴。因此我常說，現在很多人都崇拜釋迦牟尼佛，崇拜什麼呢？不是他的智慧，而是他可以保佑我，讓我消災、解厄，甚至迷信的，認為還可以發財。

可是有沒有想過？人生面對人與事，總離不開這些，這是必然會發生的，我們去求，怎麼求？所以，我有的時候講些話，很多虔誠的佛教徒很難理解，我說：不要把釋迦牟尼佛當成怪物，他是一位具有圓滿智慧，可以化解我們人做不到的任何問題，如果我們只用這些去依賴他的話，只是一位佛教徒，即使到達人生終點，也只能在那裡喊佛，為什麼？自己作不了主。

我常說，學佛是學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究竟是什麼？如果說的誇大一點，三藏十二部、八千多卷的經典，就是他的智慧。可是有個問題，那麼多的經典，從何下手？等到看完了經典，可能什麼也沒得到，對現實的人生，會造成更不好的後果，這話怎麼說？

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鑽研經典，可是現實生活中，還要不要過日子？要過日子，你就必須要賺錢，要有收入；很多學佛的人，尤其在家居士「不務正業」，可能大家聽了這話，會認為未免過份，然而，我講的不務正業，是說把學佛當成職業，把工作當成副業；在家學佛應該利用空餘的時間，人家吃喝玩樂時，你去學佛。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當初要建立出家僧團？因為，佛陀所留下的道理、方法實在太多了，而出家人不工作，是以受供養來維持他的生命，出家人本身繼承佛陀的遺命，發揚他的道理方法，把智慧轉變為出家人本身所擁有的修養，再介紹給更多的人，這才是一個正當的看法。

我剛才提到的是個大前提，信佛、學佛不是依賴，可是剛開始我們要依賴，就像小孩剛開始，必須依賴他的爸爸媽媽，一旦長大了，要能夠獨立自主；學佛也是如此，到達了某個階段，絕不可以一味地依賴，自己一定要能夠作得了主，可是憑什麼作主？必須要學釋迦牟尼佛的智慧。

還有一個問題，釋迦牟尼佛的智慧在那裡？三藏十二部、八千多卷經典，即使出家之後完全地投入，沒有十年、二十年的時間鑽研、修持的話，對釋迦牟尼佛可能不是很熟悉，在這情況下，我們就可以發現，為什麼要有出家人，出家人的天職就是如此，而在家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你只要在依賴的過程中，去認識

自己，自己喜歡什麼？所具備的條件適不適合？如果你喜歡，條件也很適合，你就可以一門深入。絕不可以像水上的波浪，一波一波地隨波逐浪，往往耗費了很多時間，最後還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更談不上自己能作得了主了。因此，從這些跡象、或大前提可以發現，為什麼今晚我要跟各位「談心」了。

首先，我們瞭解，「心」在佛法裡指的是五蘊，然而，「心」是什麼？我們的眼睛會看、耳朵會聽、嘴巴會講，每天接觸的人或事，哪怕是在家裡面、上班的地方、或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甚至於整個世界，都有機會接觸，但並不是一步步地去接觸那個環境。

現在的媒體很發達，以網際網路來講，只要能知道網站的一些符號，在這個世界，你想找哪個國家，它們的特色，或想知道些什麼，都很容易得到。剛剛講接觸，不是叫你人走到那個地方；現今的社會做到了，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在這裡告訴各位，我很少出門，看報紙，字又太小、看電視，眼睛受不了，但在電子網路上，可以得到很多的資訊。

因為，不是說人跟得上、跟不上這個時代，而是說你在那個地方過日子，你所需要的，是陌生、還是熟悉的？這裡面可以發現一個問題，看到了、聽到了，必然會有感受，這種感受，可說是你內在自我的感受，至於這種感受是理性的、感性的，並不在感受的範圍之內。

所以，感受只是一種力量，它要經過想一想、思考以後，才會表現，此時表現的，就是你的自我意識，是感性的？還是理性的？表現之後，會確定些什麼，認識些什麼，如此，大家就知道五蘊是什麼。你的眼睛、耳朵接觸到的，那是色蘊，色蘊形成，反應到你的自我，就會有感受，那是受蘊，然後引發你的思想，接著就會有行為表現，最後確定了一個結果，就是我們人的心。

「心」從外面接觸，反應到自我，在這過程中，它的時速，往往在剎那之間，為什麼這麼說？在於本身原有的修養，或你具備智慧的高下。一個有經驗，看到馬上就可以反應出來；如果沒有這些知識經驗，即使看到了，你還得想一想，搜查自己本身有沒有這種知識經驗？然後反應出來，你將會發現，是那個「我」表現的時刻；因此，心如果不生起作用，我就不會顯現。

我們曉得心要生起作用，必須要有力量，這種力量是由外到內產生的，也是我們的情識作用，其實就是自我意識，是自我內在擁有的、熟悉的，想一想才知道的，或根本陌生的，在這過程中，時間不是很慢，為什麼？熟悉的即是一剎那

展現的，想一想，時間也不是很久；所謂一剎那，並沒有時間限制，是幾分、幾秒、或幾點鐘，它不是以時間來計算，只是快一點、慢一點而已。

可是，人往往因自我意識，不管是理性的、客觀的，主觀表現出來後，就會造成很多的問題。談一切唯心所造，其實這是個概念，為什麼？如果是強烈的主觀意識，一切唯心所造，我認為就是如此，那也沒錯，可是它的結果如何？是傷害？還是利益？是彼此都有利益？還是傷害別人？還是傷害自己？結果就大不相同。所以，一切唯心所造，不是一個主觀的自我意識；如果一定要講，只能說你對佛法很陌生，對釋迦牟尼佛很陌生。

人與事發生問題，都是我的分別，人往往知道自己有一個我，可是忘了別人也有一個我。譬如對於一個小家庭的小孩，父母相互之間能體會些什麼？像小孩唸書，考試的成績不錯，父母都會鼓勵他、獎賞他；可是一旦他的成績退步，父母親就會改變態度，以斥責的自我意識責備小孩。如果這小孩，具備了智慧，他一輩子不會挨罵，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事，為什麼？開頭成績不好，慢慢變好，這樣父母對他，永遠都是好的，因為什麼？進步了，這都是一般「我」的心態。

我常舉個例子，告訴家長，當你給小孩子多少零用錢，或是他臨時要求，需要一些錢，你也歡喜的答應給他，千萬不要再講話！給了，一定要講話，只是告訴他走路小心點。可是往往做父母親的，我錢給你了！不要亂花喲！這個不可以買！那不可以吃！想想看，你給他錢，真正的權力，已經在小孩子手上，你還跟他交待那麼多這個不可以，那個不可以，有沒有想過，小孩拿了錢也不歡喜了。

尤其，過去在聯考制度，還沒有廢掉之前，每遇到聯考，小孩子留在家裡唸書，如果父母對他的兒女很瞭解，這小孩不單單沒有壓力，可能考得很好；即使小孩本身具備的條件夠，可是他表現的時候，好像蠻不在乎，如果父母不瞭解他，一天到晚盯得很緊，即使條件夠，也考得不好。

我曾遇過這種事例：有個家庭，做父母的，因為小時候環境不好，希望自己的兒女都有出息，他的大兒子所承受的精神壓力非常大，為什麼？父母親開口就說，你是老大，要做弟弟妹妹好榜樣；這句話聽起來很平常，可是在大兒子心裡，始終喘不過氣來，剛好趕著要大專聯考，當然他要很用功準備聯考，一定要考上，才對得起他的爸爸、媽媽，才可以做弟弟妹妹好榜樣。

可是中間發生了問題，他的母親來找我，她說：師父怎麼辦？他是老大，馬上聯考了，我每次看到他，不是打開冰箱吃點心、喝飲料，就在那裡蹦蹦跳跳，

也不唸書，我愈講，他愈不聽話。

那天，她把兒子帶來，我請小孩的媽媽到外面去等，我單獨跟小孩聊聊。小孩子開頭看到我很緊張，問他話幾乎都不講，為什麼？因為在小孩的心目中，媽媽信佛教，對師父這麼尊敬，小孩就把師父當成太上皇，花了好幾分鐘的時間，問他，但看情況不對，就不跟他談唸書的問題。

於是，我請他吃糖，問他喝什麼飲料？像招待小朋友一樣，防禦的防護罩就打開了，我們邊吃邊聊，用比較混淆的方式探詢——

我問他：「家裡的冰箱有多大？你看老師父這冰箱這麼小，還是環保冰箱咧！」

小孩說：「我們家的冰箱，比你的大多了。」

我說：「那一定放很多吃的囉！」

小孩說：「是啊。」

我說：「你什麼時候會去開冰箱吃東西？」

小孩說：「當然是書讀了一段時間，感覺累了，才吃一點東西、喝點飲料。」這就是答案。

那我說：「你每天在房間裡讀書，偶爾出來，從冰箱裡拿點東西吃，你還做什麼？不累嗎？」

小孩說：「會啊！我會出來運動，會蹦蹦、會跳跳！」這是第二個答案。

他的媽媽不知道答案，我叫他把媽媽請進來。

我說：「妳冤枉妳的孩子了。」

我把情況告訴她，居然這位媽媽走出會客室，抱著她兒子哭了！說：「兒子啊！很對不起，媽媽冤枉你了！」

這是什麼意思？我剛剛講，人的心，依於外面看到、聽到的，就以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斷去做結論。我常舉的例子，你為什麼生氣、不歡喜？因為某人毀謗我。大家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當你被人家毀謗的時候，會不會生氣？會不會難過？有沒有不生氣、不難過的？

話又說回來，這是個概念，還得看毀謗你的對象，跟你有什麼關係。我們知道毀謗，它絕對不是事實，要不然你就不會生氣，不會難過了，他就不是毀謗了。如果不是事實，對方跟你交情很好，感情不錯，你並不認為他是毀謗，大不了推他一下說：不要開玩笑。如果是沒有交情的人，或本來兩人就不歡喜，那肯定是

毀謗。同樣是毀謗，為什麼對象不同，感受就不同？這就是佛法所講的分別心。

人會分別，而且分別得很細，話又說回來，如果有誰說，我從來不起分別，我沒有分別心，甚至於自認為學佛的修養很高，我認為你是妄語者，為什麼？剛剛我講這麼久的時間，幾乎都在分別之下說問題、說人、說事，對不對？那裡有不分別的。我們常說不要起分別心，沒那麼容易，人本來就是如此，否則的話，就不叫做人。

人有兩種現象：一是麻木不仁，一是佛菩薩；只要是人，都離不開這些分別、計較、執著，所以，禪門中遇到此種問題，他的表現完全不一樣。如果說分別，或者說不應該有分別心、不應該執著、不應該計較，自認為是學禪的人，會馬上回答，誰在分別？誰在執著？誰在計較？其實這話也沒有錯，因為，是你在那裡說分別、計較、執著。

如果沒有分別、計較、執著，那不是人，道理在那裡？很簡單，我舉個例子：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當時有位國家社會地位非常高的外道人士，問釋迦牟尼佛說：「你是佛，我請問你，如何對待女人？請提出你的看法。」

釋迦牟尼佛說：「年長的，我把她當母親；年紀差不多的，把她當姊妹；年紀小的，把她當兒女。」

他說：「為什麼講得這麼囉嗦？這些不都是你親近的人嗎？為什麼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我，把她們當成最親近的人。」

釋迦牟尼佛反過來問他：「你認為母親、姊妹、女兒是不是都是最親近的人呢？」

他說：「是啊！」

佛說：「你還忘了一位更親近的人，你的太太。」問的人一下沒有反應過來。

他說：「為什麼這麼說呢？」

佛說：「我是告訴你，不可以把天下的女性都當成最親密的人，也就是不可以當成你的太太。」

釋迦牟尼佛的智慧是什麼？這裡面還不是有分別、計較、執著，那是不是智慧的表現？其實佛教裡面強調，佛法不離世間法，是說佛法在你的身邊，佛就在你的心裡。雖然聽起來，叫人摸不著頭緒，如果你的自我意識經常做些調理，你將會發現，他本身講的雖然不是很高的境界、很高的修養，可是你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好處。

通常人家問我：「老師父，你學佛這麼多年，到今天為止，是用什麼方法，用什麼態度學佛？」我只有一個字：「讀」，讀書的讀，就像不要小看幼稚園的小孩，你在他身上可以讀到東西，各式各樣的人，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性別、不同的種族，都可以讀到很多的東西。因為我們人有個缺點，不喜歡讀，喜歡教，動不動就教人家怎麼做，自己傾囊相授，反過來得到什麼？

我講的不是物質上的報酬，即使做老師也要教學兼長，我不是謙虛，也有很多人認為我很傲；其實在我的內心世界，人生的一個法寶，就是「讀」。讀的本身，如果你的內心不是以學生的心態去面對的話，口頭的讀沒有用，為什麼？唯有讀，才能夠收集更多的知識經驗。

我們曉得智慧的成就，來自於知識和經驗，累積得愈多，智慧愈高；知識經驗愈貧乏，當然你的智慧就愈低。你想想，是不是唯有「讀」才能夠蒐集得更多？所以古人說：不要好為人師，因為太過於偏好做人家的老師，你會忽略別人很多的優點，是你所沒有的。因為心的動力，來自於現實生活中外面的色塵緣境，才會引發你去感受、去想一想、決定怎麼做，最後得到結果。

為什麼說處處都有佛法？為什麼說佛在心裡？尤其這「佛」字，我跟各位詮釋一下，不要提到佛，就把它當成是佛龕裡的泥塑木雕，那不是佛，是個雕刻品、藝術品。佛是什麼？最簡單的說法，他是一位圓滿的覺悟者；以智慧而言，已經到達微妙的境界，也就是具備了微妙境界的智慧，達到圓滿覺悟的結果。

可能大家會問我：為什麼寺院、佛堂，要供這些藝術品、雕塑品？因為，我們拜的不是表相，是他的精神，每個佛或菩薩的相，都代表某位佛、某位菩薩，至少我們到寺院去看，這佛叫什麼佛，這菩薩叫什麼菩薩，以智慧、覺悟而言，表現出他特有的智慧來，就知道這位佛或菩薩。

如果你只崇拜雕塑品、藝術品，那是依賴他，好像他能給你什麼，其實，釋迦牟尼佛也有不能的地方，譬如說他不能夠改變人的業、不能幫助你成佛、成菩薩。簡單的說法，他不能改變你的業，也不能幫助你成道，要清淨業，一定要受報，要成道，一定要修行，如果只是依賴，這些問題不可能解決的。

我們常常把自己當成佛教徒，而不是學佛的人，這是很大的錯誤，做個佛教徒很容易，皈依三寶就可以成為佛弟子。你是不是學佛的人？也就是說有沒有在修行？我們不是常說，學佛要修行辦道嗎？可是修行，修誰啊？辦道，辦什麼道？尤其修行，很多人擺在學個法門、學個宗派，或專門唸經、拜經，認為就是修行，

我告訴各位，那不是修行。

禪門中間有個公案：有一位禪師在看經，另一位跑過來說：「你是位禪師，為什麼還看經？」

禪師回答：「我不是在看經，是在遮眼。」拿經遮住他的眼睛，大家聯想到什麼？因為眼睛去看，就會產生分別、計較、執著，盡看人家不對的地方，盡看人家的短處；把眼遮住，想想自己，就是我們所講的返照。

我常說很多人聽了不歡喜的話：你怎麼學佛？你現在怎麼做、怎麼樣學？很多人聽了真的不歡喜。我說：你不是在學佛，是在浪費時間，學佛的目的，是要學佛陀的道理方法，學他的智慧。打開始我就講，人有很多的問題，甚至於無可奈何，為什麼？沒有辦法，就是智慧不夠。

大家看過千佛山雜誌，每期的封面有信佛、學佛、可以成佛；如果信佛不學佛，就沒有機會成佛。信佛、學佛怎麼去學？就是修行，修行談什麼？修正我們的行為，什麼行為？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意念的行為，因為這三個行為常會出錯，怎麼辦？我們去調整它，原來不好的，使它變好；原來好的，使它更好，這才叫修行，修正我們的身口意行為。

可是大家不這麼講，人有貪瞋癡，我們學佛就是要學戒定慧，可以消除貪瞋癡，聽起來好像這些名相是佛教、佛法裡面有的。事實上，我常說的，把戒定慧當武器，貪瞋癡是敵人，拿武器去消滅敵人，可能嗎？

我說修行也是修理，為什麼？修理自己不好的，使它變好，錯的改過來，是對付自己；可是現在在佛教界反而常有這種現象，懂得一點佛教的東西，就去修理別人。我想很多人看過、聽過諸如此類的事，比方知道他是位佛教徒，只要看他有一點點不如法，或者有一點點跟世俗人一樣，就會說你看你學佛，還這個樣，學佛不是講戒律嗎？學佛不是講修定嗎？

想想看，戒定慧從哪裡來？釋迦牟尼佛會給你嗎？不可能。戒定慧是要自己去學習、修養，因為我們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意念的行為會出錯，所以，需要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戒定慧，依這些道理方法調整自己、修正自己，使自己的行為愈來愈好；為什麼要這個樣？好了又怎麼樣呢？至少你不會造業。人家常問我，成佛了又怎麼樣呢？我說：成佛了！不得了！有什麼了不得呢？我說：他的智慧，沒有任何問題化解不了的，因此，絕不會存在任何的無明煩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最近社會常有這種口頭禪：「你要說清楚、講明白」。可見講話的人，本身是不清楚、不明白，那叫什麼？糊塗。要別人講清楚，要別人說明白，自己為什麼不清楚？為什麼不明白？以一個學佛者而言，要用這種態度面對人、面對事，因為我剛剛說修行是修理自己，修理自己的缺失，絕不是去修理別人。所以，我們講學佛要從心性上著手，這都關係到心性上的問題。

我們常常談心性，就會講到明心見性，什麼是明心？明自本心；什麼是見性？明自本性，那等於沒有講。「本」是什麼？明心，明自心是什麼？等於我剛剛說自己的身體行為、言語行為、意念行為，你能不能發現？有沒有出錯？有沒有偏差？有沒有主觀意識？有沒有太過於感性？或者太過於理性？有沒有這些問題的存在。如果你及時發現，馬上去調整，那就是修行。

可是修行，修到什麼程度？修到不會出錯，於心，你就明了，那就是明心；絕不是一般所講的明自本心，我本來就有佛性，因為，「性」就是談佛性，心就是談我，我本來就有佛性，所以，很多人認為我就是佛；最後可能？做個真正具備道德良心，堂堂正正的人，都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經典上說，眾生皆有佛性，心即是佛，不就是明心見性了嗎？問題是明了什麼心？見到什麼性？

尤其，我們最大的毛病，動不動就探討過去世，我不懂過去世，就會請教別人，講給你聽，真的還信那一套，完完整整地接受；再不然，問問未來，他就告訴你未來，可是不跟你談現在。很多人的確很聰明，為什麼？談現在，你有問題，我沒辦法；談過去，反正你不知道；談未來，你也搞不清楚。因此，談現在，你有問題，該怎麼辦？要像佛陀一樣，至少我們是學佛的人，知道佛陀有很多的道理方法，而且實際地修行、體驗，雖然不具備佛陀的智慧，至少我們從他的智慧中得到了很多。

如果各位在家裡喜歡看電視，有八、九十個頻道，你們計算一下，看相算命、講命盤、靈異事件、講鬼的，胡說八道的愈來愈多，而且節目廣告賣得很好，為什麼？我在這裡說句自責的話；因為，佛法不夠普及，但佛教卻很熱鬧，可是我們要瞭解佛教雖熱鬧，你沒有從中發現它的饒益性？有沒有得到了利樂？對生與死的問題有沒有幫助？對現實生活有沒有幫助？如果沒有，那不叫學佛，即使你信佛，也只是位佛弟子而已。

所以，我提醒各位，人必然會與人、與事打交道，既然會打交道，就要注意幾個事項，包括家裡面、辦公室、學校、任何的社會團體，甚至於地方首長、民

意代表，都離不開人與人、人與事的問題。

因此，我們要知道，佛法說得誇大一點，最高的境界是隨緣；如果學佛的人不隨緣，一定會覺得不自在，只有隨緣才能自在。可能大家會講，隨緣是不是隨波逐流？不是的，隨緣是什麼？惡緣不受污染，善緣不起分別。

當然，隨緣就要有結緣的機會，結緣講究結善緣，千萬不要結惡緣。結善緣最好的辦法，講話的時候，少講一句，如果你勇往直前的話，不妨停下來；可是千萬不要往後退，因為往後退，就沒有結緣的機會了！多講一句，這個緣會跑掉。

我們究竟怎麼著手，才能真正結善緣？並不是叫你主動找人，說某某，我跟你結善緣；某某，我跟你結惡緣，不是這種意思，因為前面有隨緣，隨緣就有機會結緣，這是一個順序。

一般談結緣太狹隘，不夠廣泛，如果說得比較不好聽的話，我們結緣往往比較自私，其實緣的層面很廣；學佛的人千萬記住，結緣不是去勉強別人，因為，勉強別人就變成攀緣！前面說隨緣，有緣就可以結緣，一旦結了緣，還要惜緣，珍惜這一份緣，這是一些概念。

運用在現實生活中，需要戒定慧三學，最簡單的解釋：

戒：不犯，即是不傷害別人，自己也不受到傷害。

定：當自己會亂，情緒把握不住的時候，能夠慢慢沉下去，但不是叫你勉強壓制，這需要時間的沉澱，即是定。

慧：當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意念行為表現的時候，千萬不要自作聰明，以為天下人都是傻瓜，因為，往往聰明反被聰明誤，那不是智慧；也就是說身口意的行為，一定要及時面對自己、把握自己，不要表現出愚癡的行為；而且，不要任由它造成別人認為，欸！這個人……！反而變成一種瞧不起、鄙視。

談戒、定、慧，我舉個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把握，怎麼去把握？自己真心的想幫助別人，當發現別人錯誤的時刻，你認為是錯，可是對方並不一定這麼認為，這是自我意識表現的時刻，千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告訴對方。

用自己的方式，很可能引發別人不歡喜，為什麼？譬如我是一番好意、說的是實話、也沒有騙你、都是為你好，這叫自己的方式。有沒有想過忠言逆耳這句話？其實忠言並不逆耳，而是聽的時刻，忠言變成孫悟空的緊箍咒真言了！一唸就叫人受不了，為什麼？很簡單，你是用自己的方式，最容易造成傷害，不要以為是一份善心、菩薩心，可能表現的都不是。為什麼？你講出來的話沒有錯，可

是聽的人，感受你的語氣、文字的內涵，是在教訓他，他怎會受得了？他會歡喜嗎？

佛法中有愛語攝，愛語是什麼？愛語就是善巧、方便、柔順的語言，這些言語表達很柔順。我們常自以為是為別人好，如別人不能接受，就會回答一句像台灣話所說的「好心被雷親」，再不然就是「狗咬呂洞賓」等言詞。其實，有句話「將心比心，就是佛心」，為什麼這麼說？當別人用同樣的言語，同樣的問題跟你講時，你會有什麼感受？同樣會受不了；因此，我們常說你為什麼要這樣！你為我好，我知道，難道就不能好好地講嗎？

為什麼需要戒定慧？為什麼戒貪瞋癡？不是拿戒定慧去打貪瞋癡，而是要學戒定慧，自己具備了這些條件，然後化解貪瞋癡，不是拿武器打敵人，不是拿戒定慧去打貪瞋癡。

如果家庭常發生問題，在於「心」沒有調理好，小孩還不懂事時，好乖、好聽話，什麼都好，慢慢長大了，好像有點變了，到了國中二年級左右，這孩子簡直不像我生的，在座的都知道，那是叛逆期，生理的變化期。每個人都是過來人，為什麼不能夠去調理？可能會說，你小的時候那麼乖、那麼聽話，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甚至於還會罵自己的孩子。

人有兩個生理期的轉變，一是由少年變為成年人的生理期；再則就是中年進入老年的更年期，在這兩個期間，很多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講？為什麼要這麼做？在座的都懂得這些道理，可是有個問題，為什麼一面對問題的時候作不了主？真正講起來，那是沒有修好戒定慧。

所以，我說修戒定慧是要去學，學了，要慢慢去做，怎麼做？還是從自己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意念的行為，上面去著手，這三個東西是你的心表現的工具，因此「調心」，調什麼心呢？如果在座的有鋼琴調音師，就知道調心，像調鋼琴的音一樣，要調到什麼程度？這些話自古以來都有，只是不以鋼琴做例子。

調弦，管弦樂的弦，我們曉得，調音要非常有耐心，人就是耐心不夠，為什麼耐心不夠？自我意識太強，自我意識怎麼形成的？習氣所致，習氣來自哪裡？還是來自於自己身口意的造作。

所謂唯心所造，唯什麼？唯自己的心所造，你要造業也可以，可是要轉變為道去修行呢？還是可以，只是要多知道些佛陀的道理方法，如果完全不知道佛陀的道理方法，盲修瞎練，那是沒有機會的。尤其在家居士，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除非退休了，自己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專門從事這些研究，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用眼睛去看看這個世界、看人、看事，在現實生活中，都可以得到些啟示，發現道理方法，就是「悟」。

剛剛說，開悟沒有什麼了不起，隨時都有機會，問題是，你有沒有把握佛陀的道理方法在哪裡？佛陀的智慧在哪裡？並不是在經典裡面、不是在大雄寶殿、也不是在禪堂，更不是佛陀的全身舍利，他所遺留下來的，不是從這些上面去探討，而是佛法不離於現實，可見問題在於你把自己的我，擺在哪裡？

如果說很虔誠的把心放在念佛上，沒有什麼不好，可是有個問題，念佛做什麼？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未免太自私了，為什麼說念佛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自私的呢？很簡單，大家跟你一樣都跑了，留下這些人怎麼辦？還有更多的人，需要你介紹佛陀的道理方法、佛陀的智慧，讓更多的人得到利益。我不是反對修淨土，在這裡特別跟各位聲明，台中地區是提倡淨土最普及的地方，最早有位李炳南居士，可能在座有很多親近他。

為什麼說不要那麼自私呢？畢竟學佛的人是發菩薩心、行菩薩道，什麼叫菩薩心、菩薩道？就是自己去學習，自己有了修養，把自己既得的利益，與更多的人分享，才叫菩薩，如果只是自己走了，那太自私。

過去這十幾、二十年來，在台灣一會兒修淨土，一會兒換禪，慢慢的又流行藏密，一直變來變去，大家也跟著一起變來變去，最後有人問我：老師父我什麼都接觸，什麼都學過了，現在還是茫茫然，該怎麼辦？我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告訴他；問你自己。

他聽了並不是很滿意，明明是我請教你，為什麼要我問自己？因為，他從來沒有認識自己，沒有在自己的「心」上面去著手、去下工夫，只是在外面找東西，找東西沒有錯，但是反過來看，你有沒有需要？對你有沒有幫助？如果是否定的，何必浪費時間呢？所以，我寫文章總會提到：「凡起心動念，要與生死有關係，與道相應。」

如果時時刻刻能夠把握，你就能明心見性，於心能明了，佛性就會顯現出來，因此，真正的問題，還是在一切唯心所造，跟我剛剛另外的一個提示，心、佛、眾生三為一體，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是相同的。

今天晚上，耽誤大家很多的時間，陪我聊天、談心，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在電台講了兩句話：讓自己活得快樂一點，可是不要讓別人不快樂。我再重複一下，

讓自己活得快樂一點，不要讓別人活得不快樂。這是我最後祝福大家的兩句話，謝謝各位！

91年4月26日台中市中興堂

中華佛弟子協會主辦 心靈系列講座

尊重與珍惜

「尊重與珍惜」，尊重什麼？珍惜什麼？不知道大家看了這題目，有沒有把握它的主題，究竟在說些什麼？是不是會直覺聯想到「生命的問題」？不曉得各位在佛法上，面對生命的分類，熟不熟悉？可能你們會想，怎麼問那麼傻的問題，生命的分類，金剛經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這裡稍許提一下，通常我們談生命的分類有三種，第一種是大家最熟悉的有情眾生，是指有情感反應，人可以直接體會到的。第二種非情類，「非」是指是非的非，並不是說它沒有情感，而是說它的情感反應，是我們沒有辦法直接感受到的。第三種無情類，也不是說它沒有情感，而是人根本感受不到的。

然而，這三種要怎麼去分辨？有情類指的是動物，包含了爬蟲類、水族類……等等的眾生；非情類指的是植物，像樹木、花草、蔬果；無情類指的是礦物。可能這三種分類，大家比較陌生，除非多看些經典，否則不容易瞭解，但是它的名相不像我這種說法，現在我們不探討這些。

為什麼要提出生命有三種分類？因為很多不信佛教的人會提出異議：不殺生，你們講不殺動物，但植物也是生命啊！為什麼可以殺？礦物也有生命，你們同樣去毀滅、去破壞；為什麼他們會有如此的反應？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很完整的把佛法表現出來，所以引發很多不信佛教的人，造成誤解，而說到：你們的戒條頭一個是不殺生，可是你們還是要吃蔬果，還要用花來供佛，不都是殺生嗎？

我們曉得，佛像都用玉石……等，甚至以黃金來打造，因此，在這裡先要瞭解、認識生命。佛教談不殺生，究竟以什麼理念建立的，如果只是強調不殺生，就變成是很多佛教徒學佛，因為不殺生，那我們就吃素，不吃豬、雞、魚、鴨肉……等，這是錯誤的觀念。

佛法不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我們講不殺生，是依於人的情感，直接可以感受

到對方生命的存在，像感覺牠的痛苦、喊叫……，這些比較殘忍的行為，也因此我們要瞭解，為什麼把不殺生擺在有情之類；其實我們講不殺生的重點，是培養慈悲心。

佛菩薩是大慈大悲，我們是學佛、學菩薩的人，當然要學他的大慈大悲。所以，我們對佛法，有時只從一些教條，或由比較死板的方式去看佛法，結果讓很多人認為，佛法不錯、佛教不錯，可是我沒有辦法去接受，為什麼呢？要求這個不可以、那個不可以。我們在人世間，已經有太多的不可以，佛法才提出解脫，如果學佛之後，反而增加許許多多的不可以，這個解脫會變成什麼呢？硬是以佛的看法，來說解脫，而不是人的看法。其實佛法是對人說的，而不是對佛說的，因我們人有那麼多的問題，才需要佛法的幫助。

佛法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表達，是指的佛陀所說的道理和方法，聽起來好像沒有錯，可是沒有抓住它的重點。所謂佛法，先要瞭解：「佛」是什麼？談到這裡，大家會說：你忘了，這是教師學佛營，連「佛」我們都不知道嗎？可能你知道，但不一定知道的很詳細。因為，一般談到佛，是指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然而，「佛」在梵文中間，稱「Buddha」，翻成中文是覺悟，因此，佛是覺悟的意思，如果把握了這點，就很容易了解，什麼叫佛法。

因為人在世間有太多的迷惑、太多的無奈，不能覺悟，才需要佛陀的道理方法幫助我們；而佛陀的道理方法與世間法，有什麼不同？我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各位，世間的法或多或少都有缺失，就像以知識經驗化解問題，所談的是智慧的問題。可是，「智慧」兩個字，在梵文中間是分開的，梵文中談智是闍那，指的是知識和經驗；般若才談慧，相互之間有什麼關係？

如果世間法談智，以知識經驗去化解問題，總是有很多做不到、或有缺失；「智」除了世間的知識經驗之外，也包含釋迦牟尼佛的知識經驗，可是，佛法不是出世法嗎？怎麼也說是世間法呢？舉個例子，大家就很容易瞭解，像佛教有部大藏經，我說那是印刷品，不曉得大家怎麼想？那是一堆印刷品，裡面有知識經驗，所以它還是屬於「智」，因此，「闍那」就是知識經驗，不管是世間的、佛陀的、或其他宗教所說的，都叫做知識經驗，都稱之為闍那。

佛法裡面強調「慧」的問題，它究竟表現什麼？它是運用一切的知識經驗，發揮到極致，什麼樣的極致？也就是面對問題的時候，運用你的知識經驗，能夠完全的化解問題，使它不再有缺失，此時，所顯現的力量，才叫慧。所以，我們

講慧是力量，智是發動力量的動力；因此，以慧而言，擁有的知識經驗愈多，表現的慧就愈圓滿；擁有的知識經驗不夠，表現的就不夠。

可是到達像佛陀一樣的智慧，肯定是零缺點，此話怎講？因世間法都是相對的，像善惡、是非、對錯、美醜；事實上，人往往在相對中，選擇正面，而捨棄負面，譬如說：善跟惡的問題，一般佛教徒最強調要去惡向善，世間人也是如此。

以佛教徒來講，釋迦牟尼佛不把人分成善人、惡人，而是說人的業，有善有惡，並不表示人擁有的業有善有惡，就可以分類他是善人、惡人，為什麼不可以？很簡單，人無始以來，造作的業有善有惡，不是完整的善，也不是完整的惡，這時候怎麼分辨他是善人、惡人？如以世間人分辨，看他有善行的時候，就是善人；有惡行的時候，就是惡人。

但是，釋迦牟尼佛不用此種方式分別，他是談「業」有善有惡，這種善惡是你過去所做的，不能肯定你現在是善人或惡人，他是用什麼方式去看？善、不善。為什麼這麼說？人的行為有善的時刻，也有不善的時刻，可是這不是一種分別，而是善的行為中間，可能有其不善，不善的行為中間，可能也有其善。

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老師，我們曉得教學的方法很多，當你教學生，如果用的語言，比較激烈一點，是不是你就是惡呢？雖然，看起來不善，事實上，它的目的是善的。如此將可發現，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對人不講善人、惡人？他在佛法上強調，即使你是個善人，其實也有不善的地方；如果你表現不善的時候，也有善的地方，這是依於世間的知識經驗去看問題。

我們曉得佛陀的知識經驗，是運用此種知識經驗，發揮成比較圓滿的方法，才叫慧，從這上面可以發現，佛是覺悟的意思，憑什麼覺悟？憑的是智慧的覺悟。所以，我說學佛、修行，是學智慧、培養智慧。如果學佛，只在名相、經文上去念、誦、背、拜，那不叫學智慧，而是以佛教徒的方式所表現的一種行為而已。

可是這種行為並不表示，一天二十四小時、一輩子、或每一時刻都能做到，至少他還要吃飯、穿衣、睡覺，還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做，在做的時候，腦筋還是會想，此時所想的，難道說都是念經、拜佛嗎？能做到這個樣，也很了不起，為什麼？你已經沒有分別心，已經制心一處了！也是我們所說的入三昧境界。事實上，做不到，最起碼在吃飯的時候，桌上擺著很多菜，你還是會分別，鹹了一點、辣了一些，這甜的東西，可能吃了不太好，還是有很多的想法，不可能不想，因為人必然會想。

什麼是智慧？就是怎麼運用知識經驗化解問題，因此，學佛是學智慧，學了智慧才不會被迷惑，才能得到覺悟，這種行為叫修行。也是剛剛我說的，它包含了經典裡面所說的，以此修正身、語、意的行為，或叫身、口、意行為；人會造業，是因為身口意行為有缺失，我們人之所以要修行，是要調整身口意的行為。

人總離不開這三種行為的造作，像句子，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它絕不是單純的這個意思，它有直接感覺的，或經過迂迴須要再去思考的。又譬如遇到一些事情，講的時候，感覺有點可笑，可是愈想愈好笑，可見人的思想，一直在動。身、語、意在佛法裡面，想達到圓滿的覺悟境界，需要時時刻刻提起正念。

提起正念做什麼？使我們身口意的造作不要有偏差，怎麼樣才不會有偏差？像戒律、法門……等等的知識經驗，運用這些知識經驗，幫助我們的身口意不會有偏差，不要去造業，而去行道，這才是佛法的目的。

今天有緣，到這裡參加學佛營；談到「學佛營」，我對「學佛」這個名詞，有點異議，以寺院而言，應叫「研習營」比較好，大家一起來研究討論。

講到修行，我們學習經典、學習法門，這都是很正當的，可是有個問題，要學什麼經典？修什麼法門？常常很多佛教徒見了法師，向他問訊，甚至於向他磕頭，請法師開示，這點我不贊成；不是磕頭的問題，因為，那不是學佛的態度，也不是學佛的方法。

真正參訪善知識，應該帶著問題去，平常看經典，或修法門，有了問題，要帶著問題去問法師，法師幫你分析。可是有一點，大家要特別注意：千萬不要聽到最後，請法師告訴我，修什麼法？或說法師，我很煩惱，能不能告訴我，怎麼辦？這不是帶著問題去。因為，煩惱只是個概念，法師們並不能夠說，你有煩惱，給你一個菩提，你就不煩惱了。

同樣，大家來到菩提寺，假使有蚊子咬你，你還是會煩惱，菩提寺的「菩提」兩個字，不可能讓這個環境沒有蚊子。所以，為什麼說我們要帶著問題去，而不要用概念的方式去問；譬如你煩惱，用過各種方法，但還是煩惱；請問法師，該怎麼辦？法師的回答有兩種：

其一：哎！學佛的人，不要煩惱嘛！是不是就不煩惱了？還是煩惱。

其二：那好！我教你一個法門；剛開始教你念佛，天天念、時時刻刻念，煩惱來了就念，開頭有效，念上三兩天，煩惱還是煩惱；你再去問他，他教你一個咒語，或者你還不能化解，反正他都會告訴你一個方法，到最後你還是煩惱時，

會挨一頓罵，「你看你，業障重不重？我什麼都教了，你還是煩惱。」這是時下佛教界的現象。

釋迦牟尼佛只能告訴我們道理方法，我們要自己去面對煩惱，他絕不會說，你提出煩惱，我給你一個菩提。因此，佛教不是問跟答的問題，偶爾也有選擇性的問題存在，但沒有問答的問題，因為你提出的問題，即使告訴你一個答案，這答案的本身，還是有問題，絕不是說你提出問題，告訴你答案，你的問題就化解了！

各位做老師的最起碼知道，一加一不一定等於二；就像我經常講的，乘法是倍數，為什麼一乘一還是一？為什麼一乘二還是二？可是二乘二是四。四乘四是十六，如果再往複雜一點的數目字去思考，這問題就大了！然而，算術、數學都是人為衍化出來的。世間的法，本來就有缺失，並非是零缺點，那麼的完美。

佛法是針對世間相對的，去認識它，從相對中去突破，這要怎麼做？例如要明辨是非，不參與是非，對於「是」、「非」，你要明瞭、要辨別，可是不可以參與，是不是麻煩來了？既然要明辨，又不能參與，大家想想這個問題該怎麼辦？其實很簡單，你只要記得，這中間還有一個「我」在！因為人人都有一個我。

假使說我們要明辨是非，涉及到是非，只有兩個人，如果自己也要參與，就變成三個「我」了！怎麼樣能夠在自己以外的兩個他我，去認識是跟非？學佛最怕的是常常忘了自己的我，就像賣衛生棉的廣告，好得不得了，好得忘了那個「我」。

如果以學佛的心態去看問題，要知道，還是自己「我」的問題，不是人家那個我的問題；譬如煩惱，人家講一句話，可能不是講你，你會聯想到，可能就是在講我。人最可愛的地方在哪裡？他毀謗我，我很難過；既然是毀謗你，為什麼要難過？毀謗不是事實嘛！居然還難過；可是，每個人都很可愛，情願難過，為什麼？因為自己的我顯現了，可是這個顯現，不是去分析對方的毀謗，而是以對方發出來的聲音，用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方式感受，好像受了傷害。

人有的時候，還有更可愛的地方，譬如在辦公室，你要簽名或做什麼……，可能沒有帶筆，人家桌上有筆，就順手拿來寫，習慣性地往口袋一放，走了。假使這個人說：「你怎麼做小偷？」你不會難過，最多說：「對不起，我以為是自己的。」他已經說，你是小偷了咧！為什麼那個時刻不會難過？因為，我們認為這是事實，我真的拿了你的筆。人家毀謗你，不是事實，反而難過；是事實，反

而可以道歉、對不起，這是人很不可愛的地方。

釋迦牟尼佛講了很多的道理方法，幾乎都是用譬喻的方式，很多的故事，都是世間的東西。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裡？他提出道理、方法使你去認識問題，從相對中間去認識、瞭解、突破，才是出世間，出離世間什麼？出離世間的問題，也就是化解問題。

知識經驗人人都有，能不能化解問題？要看本身的知識經驗有多少。當然，這要看本身平常的修養，就像「學」這個字，它是指蒐集資訊，再加以整理，轉變為自己的；簡言之，蒐集資訊是吸收，吸收而後消化，消化了才屬於自己；如果只是別人的，那永遠是別人的。

因此，我常說：學佛不要學人，像某某大師、某某長老，不得了，尤其密宗裡面的上師、仁波切，甚至於活佛，講到「活佛」，我常會想到，難道還會有「死佛」嗎？如果用這種方式去學佛，那不是學佛，是學人。

在座的都是老師，如果自己不念書，不好好學習，一天到晚拜孔老夫子，你不可能成為賢人、聖人，也不可能成為有智慧的人；所以，一定要瞭解「學佛」，釋迦牟尼佛在入滅之前，於涅槃經中告訴我們，他入滅以後，依法不依人，以法為師。他沒有告訴你，要以我「釋迦牟尼佛」為榜樣、為老師。

像現在寺院裡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本師」是中國人提倡出來的，他跟我們一樣來到這世間，唯一不同的地方，他學習了圓滿的智慧，可以化解任何的問題，是顯現圓滿覺悟的一位成就者。用這種方式去看，就不會像有些非常虔誠的佛教徒，手上慎重的捧著經典，而不好好的研習，難道就懂得它裡面的道理方法嗎？

你們常看到很多的寺院，把大藏經放在大殿兩邊漂亮的櫃子裡，還用一把鎖鎖上，怕人家偷，假使人家偷了，就沒有法寶可拜！可否想到，經典是要去看、去鑽研的？這都是怪現象。還有，假使你看到藏經櫃沒有鎖，把玻璃門拉開，還沒碰到經書，就有人跑出來說：「不可以」！

我們常常看到所謂的天才兒童；是不是生下來，從來不教他，就那麼能幹呢？一定是父親、母親加上學校的教育，他學習得比別人快，比別人容易理解，才能成為天才兒童；如果從來沒有人教他，天底下沒有天才兒童。

通常孩子小的時候都很乖巧，幾乎你要怎麼樣，他都可以怎麼樣，可是到了生理上開始成長變化，慢慢就開始反抗了，反抗到什麼時候呢？國中二年級，此

時幾乎變成了叛逆期，他甚至還會罵父親、母親「你好土」，那是為什麼？孩子沒有變，你的教育沒有變，環境也沒有變。

我們人一生中有兩個生理期，一是成年的生理期，一是進入中年的生理期。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這麼走過來的，可是一旦面對問題的時刻，或成長的生理期，或中年進入老年的生理期，你將會發現，人反而忘了自己也是這麼走過來的，那是為什麼？因為忘了自己的「我」，這時候，一心一意擺在對方「我」的身上。因此，學佛不是叫你去否定這些現實的種種，現實本來就有些問題存在，而是當問題顯現時，該怎麼去面對？

所以，佛教提出三無漏學：戒、定、慧，為什麼要談這些？因為戒定慧都是些知識經驗、道理方法，如果能吸收，消化，轉變成為自己的，你就能時時刻刻面對問題，化解問題，對別人可以，對自己當然更是可以了。因為，佛法是講自利而後利他，自度而後度他。如果說世間法是相對的、有缺失；而像我剛剛說的，佛法完成之後，是零缺點、沒有缺失，它是絕對的；我們常看到寺院裡面，寫著「不二法門」，其實它就是談「絕對」的意思。

其次，還要提醒各位，剛剛談到突破的問題，突破在經典裡叫出離，什麼是出離？一定是面對問題，跟問題打交道，能夠突破問題，從中轉出來，才叫出離。譬如離苦得樂，不是叫你逃避苦而追求樂，而是從苦的中間去認識、去瞭解，最後能夠突破，你的苦就化解了，得到的結果是樂；不是於苦與樂相對中，叫你選擇樂而捨棄苦。

苦、樂是相對法，善、惡也是相對法，從相對中間去認識、去瞭解，憑什麼去認識、瞭解？那就要學佛，也就是要學覺悟的道理方法，能幫助你覺悟的道理方法，才是佛法，才有出離的機會，突破的機會，這是在概念上先要有所認識的。

再者，還要談一個名詞，學佛的人、或佛教徒都很在意的一個名詞：回向、回向功德。我們一般都聽說，做功德要回向，回向之後，你的功德變得愈大，好像是魔術師，佛法那裡有這種講法。功德要回向，是不要你執著於功德，這是第一個概念。第二個概念是個重點，功德，功是一種力量，德是一種修養，把修養化成為力量，才叫功德，這裡面包括精神的、物質的。

事實上，回向應該怎麼解釋？我剛剛說的就是重點，用白話講，大家最容易瞭解，把你既得的利益，給與更多的人分享，就叫功德，也叫回向，也就是回向功德。即是把你「既得」的利益，是什麼？不管是精神的、物質的，本身擁有的

知識經驗，擁有的財富都在內，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而且是種利益，不是造成傷害的，給與更多的人分享。

在座的各位，在學校幾乎都是在做功德，只是你沒有發現做了功德，有沒有回向？所謂有沒有回向，是不是你執著於功德？可能大家馬上產生一個意念，我是不是每天下課，還要做回向呢？其實不是講「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這不叫回向，真正的回向，是什麼？很簡單，你今天教了一天的課，的確學生應該學的，你教了沒有？學生理解了多少？如果你發覺還有缺失，第二天自己去彌補那些缺失，這整個過程就是功德回向。

我們回復到佛教本身的做法，我們講布施，大家都知道，好像布施有三種，財施、法施，另外還有無畏施，是不是有三種？其實，布施只有兩種，為什麼我說只有兩種？物質、精神可以給與人，無畏怎麼給與人？拿什麼給與？其實是說財施、法施這兩種布施的行為，你要具備無畏的精神，要無所畏懼；所以不是三種布施，只有兩種。這種無所畏懼是什麼？它包含了連續性，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持續的做下去，因此，一定要瞭解布施有兩種，這兩種行為要具備無畏的精神去做。

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因為剛剛談功德回向，在座可能有很多受過菩薩戒，當你受完菩薩戒之後，回到家裡有沒有發覺，很多做不到？這種事特別多。很多人聽人家講受菩薩戒的功德、增上功德，就糊裡糊塗去受菩薩戒，受回來後，做不到。有的人跑來問我：「老師父，我怎麼辦？」我說：「什麼怎麼辦？」「人家說：受菩薩戒很好，我就去受了，可是很多做不到，怎麼辦？」我告訴他一句話：「誰叫你受菩薩戒，你就去找誰。」做不到，你受它幹什麼？最後是知法犯法咧！

所以我們談修行辦道一些很平常的事，不注意就會出問題，譬如說皈依三寶之後，馬上就去受五戒；通常我只贊成皈依三寶後，先學戒，不要受戒，先去學，認為自己能做得到了，再去受。因為在家修行，三皈五戒裡有這種方便，先去學五個戒條，學會一個，你自己就在佛前自受。

自受，是怎麼受呢？譬如說不殺生，我能做得到，的確永遠都可以做得到，就在佛前說：「從今天起，我開始受不殺生戒」，你就自受了。五個戒條，一個一個都能做到了，然後才到戒壇去受戒。譬如：在家居士參加共修，先學習戒律，回到家，看自己能不能做得到？其實不只是戒律，就像學佛營，大家也是想學一

些東西帶回去，慢慢再去認識，去修養，你們來這裡，只是蒐集資訊，帶回去消化。

許多事情像發願，認為這個功德最大，常常有人發此願，我出家，將來要蓋個大寺院，供養很多出家人，讓他們修行辦道；我說這叫大妄語，你現在根本做不到，是不是妄想呢？發願是要依於現在的條件，能做得到，表現出來的，才能叫功德。

談到布施，我講幾句擋財路的話，很多人都會罵我，但你們不會。以前我舉例說，要布施、供養，不要聽人家說布施得愈多，功德就愈大，不要用這種方式去布施、供養，不是跑到寺院去比誰的鈔票多，而是要量力而為。佛法有個大前提，也是它的宗旨，不可以造成彼此的傷害，只要有任何一方造成傷害，這種行為就不可能完成功德；所以我說，不要傷害別人，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

以布施功德來講，譬如你是一家之主，賺錢養一家五口，一個月賺五萬，這五萬塊錢，雖然是你一個人賺的，但是不要忘了，其他四個人與你是一體的，這五萬塊他們都有份。如果你想做功德，明天、後天、或是那一天，要到寺院去做供養，布施五千元，我贊成五個人開個家庭會議：「我提議準備五千元去布施供養，你們有沒有意見？」因為這五千元，只有自己贊成，一千元有功德，因為你要做嘛！如果其他四位，有一位說不，你只能做四千元，如果有兩位說不，只能做三千元，就這麼減，最後大家都不願意，你只能布施一千元。你不能說：「老子賺錢，愛怎麼花就怎麼花」，那是不可以的。我想在座都會有這種感受，可能一部分說到你們的心底。

所謂造成彼此的傷害，往往我們想要做功德，說不定功德的目的沒有達到，已經先傷害了！我不曉得在座的家庭裡面，有沒有這種情況？譬如有的信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或其他的宗教。假使一個家庭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你要供養佛法僧，他要捐獻上帝，不可能走在一起；即使他們沒有其他的信仰，你也不能夠一手包辦，我下個命令就這麼做，那不能完成功德。

雖然我這些話，講得好像不通人情，都是一家人，何必要這樣嘛！但不要忘了，你是學佛的人。釋迦牟尼佛強調眾生平等，這話人人都能夠接受，就像做老師的會勸家長，對你的小孩，有的時候要做老師、父親，或母親，可是不要忘了，當某個時刻，你還要做他的朋友。

佛陀說的一句話「眾生平等」，佛教裡面平常的一些名詞，很多人都會念，

怎麼運用它？怎樣把它擺在問題上，去化解問題？包括自己、別人的，這都是我們學佛必須要把握的一些概念，也是一些重點。

明天以討論問題做總結，以我的經驗，通常討論問題，只有少數的人會提問題，而多數有問題的人，可是不想講出來，怎麼辦呢？依我的作風，可以用紙條先寫好，明天一開始，先解答口頭提出來的問題，然後再解答紙條所提的問題。

難得在一起，在學佛的過程中，難免有些問題，可能你的問題，也是別人的問題，通常聽一個人講是有限的，個人提出實際的問題，然後大家一起研討，就可達到回向的目的，我們談所謂的尊重、珍惜，我不想把佛教的一些名詞，擺一大堆在這裡，歸納為結緣、隨緣、惜緣，然後你們大家一起分享。

我介紹佛法，很少用那種方式談，如果各位看法界衛視，我介紹經典，很少在名相上打轉；因為，那都是些知識經驗、道理方法，怎樣把這些融合在現實生活裡，能用得上，才叫佛法；如果用不上，那不叫學佛，最多只能說是一位佛教徒而已。

所以說做個佛教徒要信佛，也要做個學佛的人，才有機會成佛；我們只信不學，那只是依賴，依賴是有限的，唯有自己才能夠使你的智慧愈來愈高，你就有覺悟的機會，時時刻刻都可以得到利益。這是我八十餘年的學佛過程，以很簡單的方式呈現，大家能把握的話，就比較容易悠遊法海，今天就介紹到這裡，謝謝各位。

㊦年暑期教師學佛營

從生活中認識佛法

各位法師、居士、大德們晚安，本來我到各地演講，沒有一定的題目，可是這次到馬來西亞、新加坡，正式向當地政府申請許可，所以才標示出題目。

佛法處處都有，經典上說佛法無定法，是隨興而說，也就是說沒有特定的題目，但是，須要有一個範圍，在這範圍之下，和大家聊聊天，談一談佛教、佛法，在平常的現實生活中，跟人、事、物打交道，如何去發現佛法。

佛法是在現實生活中顯現的，而不是到廟堂裡去找，剛接觸佛法的的人，或許會感到有點標新立異。經典上有句話「平常心即是道」，什麼叫平常心？是在平

常現實生活中的起心動念，不管是世間、專業、或普遍性的，都有道的存在，問題在於能不能把握？

首先提個公案供大家思考，今晚的介紹也在這範圍之內。過去有個寺院，有兩位出家人在爭論，在此不談爭論的主題，但這兩人都說自己是對的，對方是錯的，他們怎麼爭也不能得到結論，於是跑去找老和尚。老和尚說：你們一個個來，究竟什麼事？

於是，甲跟老和尚講了許多後，問：我這樣對不對？老和尚說：對啊！他歡喜的走了。

乙又進來，同樣把理由、內容講給老和尚聽，問老和尚，我這樣說對不對？老和尚說：對啊！乙也歡喜的走了。

兩位和尚歡喜的離開了，但是老和尚身邊的小沙彌，沉不住氣的說：第一個來，你說他對，第二個來，也說他對，究竟是誰錯了？這樣不是沒有是非了嗎？

老和尚回過頭，對小沙彌說：你也對。

這個公案的老和尚是不是不懂得是非？為什麼要這麼說？裡面有非常大的思考空間，我曾說過，要明辨是非，不要參與是非，剛開始聽我講這些話很難理解，要明辨是非，又要不參與是非，不是很矛盾嗎？

先稍許思考前面的公案和這些話，就會發現裡面有佛法，首先什麼是佛法？直接的感覺，佛法是佛教裡面的經典，可是我的說法，不是這樣認定的，但是也不會說它錯，佛教這一部大藏經，它只是一大堆的印刷品，可能在座的法師、三寶弟子聽了這話，會認為是大不敬，這是佛教的法寶，怎麼說是一大堆的印刷品呢？

到書店走一走，裡面所擺的不都是印刷品嗎？當你進到書店拿起一本書，那本書還是印刷品，可是裡面有內容、道理、方法，怎麼樣才知道它的道理、方法？必須打開這本書，好好的看，佛教的大藏經也是如此。如果不打開來，做深入的認識、探討，還是一堆印刷品；即使你打開經典，看了、讀了、拜了，還是需要從裡面瞭解它的道理，知道它的方法，同時面對現實生活，不管是人或事，當你發現這些無明煩惱時，經典裡的道理方法可以運用得上，並且能突破無明，化解煩惱，不管是看到、聽到，甚至於深入裡面的意境，在現實生活中，產生它的價值，這才叫做佛法。因此，不管是什麼書籍，你去讀它，深入認識當中的知識經驗，能不能轉變為你的智慧？如果不能達到這種修養，它們都只是一堆印刷品。

我經常到各地方，看到有些道場，佛堂中間供有佛像，兩邊放藏經的櫃子，擺得整整齊齊，還用鎖鎖起來，那是為什麼？用來禮拜的。大家想一想，如果藏經是法寶，你不打開，不接觸它、看它，深入的認識它，怎能產生珍貴的法寶呢？

佛法，有太多的人對它很陌生；但佛法對陌生的人，反而變得熟悉，這話怎麼講？因為大家把佛法做最簡單的詮釋，認為佛說的法叫佛法，猛然一聽好像蠻有道理，其實佛說的法，不一定是佛法，除非你能夠深入的認識、理解、體會，轉變為自己的知識經驗，慢慢修養，成為自己的智慧，運用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它的價值，此時才稱得上是佛法。所以，佛法是什麼？能幫助你得到覺悟的法，這是對佛法先要認識的重點。

剛剛一開始談到是非的問題，世間法都是相對的，譬如好的相對於壞的、美的相對於醜的、善的相對於惡的，世間的法沒有絕對的。如果以世間的修養，最多把相對的法，分別為正面和負面的，取正面而捨負面，這是世間法與世間人；當然也要看他對世間法的修養，也就是他具備的知識經驗，形成的智慧來分辨，從這上面可以發現，很多做善事的是善人，那做壞事的是惡人；可是，我不做善事，也不做壞事，我是什麼人呢？

惠能大師語錄，當五祖介紹金剛經之後，叫惠能馬上離開道場，當他離開時，很多人追他，因為他身上揣了放祖衣（法衣）的包袱，得到後可當祖師。那時，有位將軍出身的出家人叫惠明，他騎著馬去追惠能大師，當他追到江西大庾嶺時，在山下已經看到惠能大師，後面很多的出家人，快追上時，於是他告訴那些人，這條路沒有惠能這個人，你們到別的地方去找。

由此可以發現，他有一份私心，大家都追上去，這件祖衣以二十五條來講，也不夠分配。當惠能到達山上，知道要走也走不了了，就把包袱放在石頭上，自己躲在草裡面。在這裡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包袱擺在石頭上，為什麼惠明用手去拿，卻提不起包袱來？這是語錄上面的記錄，不是我說的。包袱有多重？附會的言語就特別多了，像護法的問題、道德修養的問題……，都說出來了。

人的善惡在一念間，不是包袱拿不動，而是當他伸手想拿包袱時，意念在剎那之間，想到自己，如果沒有修養，即使拿到祖衣，真的能夠當祖師嗎？因此，馬上停下來，面對惠能大師說：我是為法而來，不是為衣而來。此時，惠能大師講了幾句話，既然不是為法衣而來，而是為法來的，你想得到什麼法？於是，他往地上一跪，合掌、請求開示。

這時惠能講：現在什麼都不要想，靜下來，我問你：不思善，不思惡，此時你的意念中間是什麼？用白話來講，好的不要想，壞的也不要想，完全靜下來，不要起這種分別心，這時候的意念是什麼？照文字來說，不思善，不思惡，這時你想到的是什麼？

如果在座的各位，那時候跟著一起追惠能大師，也產生這種境界，會不會跟惠明法師一樣，恍然大悟，悟到什麼？很多人給予的答案是「清淨心」，還是什麼心？善是好的，難道就清淨嗎？惡是不好的，難道就一定不清淨嗎？這都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也就是說惠明在這時候覺悟到什麼？

我們常說開悟，甚至於還有人可以幫人家開智慧，其實誰也不能幫你打開智慧。釋迦牟尼佛留下整部的藏經，稱為法寶，裡面都是智慧，釋迦牟尼佛絕不可能摸摸你腦袋，或點兩下就開智慧了，如果那樣的話，今天這個世界，不會有那麼多人，早都成佛菩薩了，釋迦牟尼佛早把人度光了。

這裡面說的是什麼？修行辦道，也就是說學佛，學什麼？學佛陀的道理方法，怎麼樣在現實生活中，慢慢去體會、感受，而成為自己的修養，才叫做學佛，也就是，要學怎麼樣能覺悟，不要被迷惑，不要造成煩惱。

可是，幾百年來學佛，都是學佛陀的樣子，佛陀是什麼樣子？在佛龕裡雕塑的金身，學盤著腿打坐，假使佛像舉個手，他也舉個手，可是他忘了自己是活蹦亂跳的人，而不是木頭、泥塑，很多人都在學佛像。學佛是要學佛陀的道理方法，捨棄了這些，沒有佛法可學。

當自己還沒具備修養之前，會有所依賴，依賴什麼？一般所做的誦經、禮懺、念佛、參加法會……，先去接觸這些，慢慢地調理自己的身口意，調理自己的行為，這只是一種依賴，終究自己還是作不了主。所以，我們要學佛法，學佛陀講的道理方法，轉變為自己的修養，自己才能作得了主。

常有這種說法，假使某個人出家，就說這人佛緣很深，假使某個家庭，大家都學佛，這是個佛化家庭，很不錯，這些都是稱讚，都只是相上的問題，也就是說在表面上所看到、聽到的一個現象而已。

佛法是現實的，必須具備有價值的內涵，而且要轉變為自己的，否則的話，佛法歸佛法，自己還是自己。因此，很多學佛的人，到處尋找佛法，怎麼尋找？很多人提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裡面有幾位是出家人？幾位是懂得佛法的人？他參訪都是一般普通的人，怎麼尋找佛法？佛法在哪裡？他的確找到很多佛法，問

題不是那些人有沒有佛法，而是自己在參訪的時候，你跟他在交談中間體會到什麼？

譬如聽法師或在家居士，講了很多道理，最後離開時，受益匪淺，法喜充滿，走在路上，假使原來有煩惱，還是同樣煩惱，找到了佛法嗎？當然，不是說不要去參訪善知識，而是善知識跟藏經的法寶，情況是一樣的，要主動的接觸它、看它、體會它、探討它，才有機會發現佛法。如果請善知識開示，常有的毛病，見到了往地上一跪，請法師開示，怎麼開示呢？有句話「無事不登三寶殿」，什麼意思？帶著問題去。

為什麼講三寶殿？因為寺院具備了佛、法、僧三寶，佛已經入滅，法是供在殿堂的藏經，佛不會講話，那三藏十二部呢？那麼多無從看起，怎麼辦？因此，才有僧寶的出家人，他們做什麼？深入經藏，把佛陀的道理方法，佛陀的智慧轉變為自己的，然後代表佛陀宣揚他的道理方法。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是你帶著問題到寺院去，把問題提出來，絕不是說你往他面前一跪，請開示，他怎麼開示？

好像生病的人跑到醫院，見到醫生說：我病了。醫生會問什麼地方不舒服？情況怎麼樣？你說：反正我就是生病了。我們常看到，很多醫生檢查沒有病，可是他全身感覺不舒服，像這種情況不叫病，也不是問題，自己的確感受到，這裡不舒服、那裡不舒服，醫生面對這種情況，即使花很多的時間幫你檢查，也找不出病來，是不是這個人真的沒病？可是，他的確感覺有病。

眾生其實都有病，釋迦牟尼佛是一位醫生，稱為大醫王，在這裡提醒各位，醫生是治病，佛陀是治生死，所以有了生脫死的說法。也順便提一下，通常很多人把佛教的名詞，了生脫死，講成了脫生死，我告訴各位很不好聽的話，你要是自殺了，就可以了脫生死。佛法裡面講了生脫死，了是明了，你活著的時候，每個時刻都能明明了了，才叫做生。

人常常糊裡糊塗，為什麼？太多的煩惱、無明，甚至於太多的無可奈何；所以，要瞭解生，就必須要有道理方法，要有智慧才可以明明了了，如果生的問題，一生當中都能明明了了，死自然就能解脫。解脫什麼？不是解脫臭皮囊，而是不再受六道輪迴的苦，可以出離三界，才叫了生而後脫死。

生不能明了，死就解脫不了，為什麼？色身死了，還是要隨業在六道裡輪迴，需要承受苦的時候「苦」，該樂的時候「樂」，了生脫死絕不是一般所說的，好像生了了，死就解脫了。在佛法裡面，釋迦牟尼佛特別強調，了是明明了了，脫是

解脫，解脫什麼？於生，帶著很多業而來，承受因與果的感報，一個個由因而受果，就一個個的解脫。

談解脫，不是指一個解脫，任何的善因或惡因，都會得到樂果或苦果，也就是說由因顯果，完成一個解脫。因此，在學佛的過程中，對生要能夠明了，首先要做到當果報顯現時，能歡歡喜喜的承受，樂的果都願意承受，可是苦果呢？受不了，不單單受不了，很可能還會再造業。事實上，不只是苦果，樂果也會再造業，所以有句話，因業受果而再造業，白話怎講？舊債沒有算清，又欠了新的債，佛法才提到覺悟，覺悟什麼？

佛法是覺悟之法，想覺悟必須要學道理、方法，實際去修養形成智慧，學佛就是學智慧，學了智慧有什麼用？在人生道路上，面對業報顯現時，可以歡喜承受，還能夠修行辦道。在這裡提醒各位，佛弟子有出家、在家的；出家在佛法的道路上，是專職的專業從業人員，那是天職；而在家學佛，如果把正當事業、工作放在次位，卻把學佛放在第一位，那叫不務正業。

為什麼出家一定要完全捨棄世俗的一切，一心一意地投入？因為在家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深入經藏，沒有辦法花很多時間完成自己的修養，再去幫助更多的人，也因為這樣，所以在家學佛不要不務正業，因為你所需要的時間很有限。

我常說在家學佛是最簡單、最方便，而且最不會欠債的；不像出家人，四事供養都來自信徒，在深入經藏，修行辦道時，如果不要在四事供養上造成虧欠，先得要回向供養的功德，剩下才是自己的。出家學佛是從事佛法的專業人員，因為他要應付的太多，在家居士則不同，每個人的根機、智慧不一樣，每個人的業力也都不一樣，在學佛的道路上，所需要的也就不一樣。

我曾說過，要做一位出家的法師真不容易，天上要知道一半，地上要全知道，這話怎麼講？等於我提出來的題目是一樣。處在現實生活中，因為你們忙於工作、忙於事業，很難去覺悟、很難去發現佛法，而出家人是幫助你在現實生活中，有煩惱或遇著問題時，幫你分析問題，把煩惱分析得清清楚楚，煩惱、問題就不存在了。

可是幾百年來，有一種不太好的現象，往往大家都希望得到一個答案，其實煩惱的問題，絕沒有答案；如果在家學佛，帶著問題去請教法師，法師分析問題的時候，你最好靜靜的聽。可是有很多人會講，我不是要聽這些，你告訴我，現在我有問題，怎麼辦？就是想求得一個答案，可是沒有答案的，而是針對問題幫

你分析，搞清楚，問題自然不存在了，煩惱也是如此。

可是我們通常都用一個煩惱的概念，像師父我煩惱得不得了，該怎麼辦？希望告訴我一個方法，就不煩惱了，那不可能，為什麼？你說煩惱，煩惱什麼？為什麼一定要煩惱？可不可以不煩惱？這才是最要緊的。

如果說你煩惱，究竟煩惱什麼？我不這麼問你，而你也不講出來，就沒有辦法幫你分析，可是很多人不希望你分析，我有煩惱，你告訴我怎麼辦就好了。有很多求之不得的法師，會教你一個方法，譬如說念佛、持咒、誦經、或乾脆拜經，還有的拿香板揍你二下，煩惱就不在了，業就消了，真有很多人，心甘情願跪下來挨幾板子，打得還蠻舒服的，可是你的煩惱解決了沒有？業消了嗎？

譬如不歡喜、難過，人家問你，怎麼回事？你回答，有人毀謗我，不歡喜而難過，如果遇到我，我會罵你一頓，會講欠揍兩個字，為什麼？學佛是要學覺悟，你提的問題，本來是迷惑、不瞭解；可是當法師問你的時候，你不能夠說，反正我就是煩惱，你不要管我煩惱什麼？你告訴我怎麼辦就好了，就變成這個樣。

有句話「煩惱中有菩提」，所謂「煩惱即菩提」，可是我還要提醒各位，千萬不要畫蛇添足，有的人念「煩惱即菩提」，後面又來個「菩提即煩惱」，煩惱即菩提沒有錯，如果菩提即煩惱，那不要學佛了，怎麼會有這種話呢？

心經裡面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這叫什麼？泰國菜，泰國菜是什麼？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什麼都有，因為煩惱人人都有，即使釋迦牟尼佛也有煩惱，可能大家會想，釋迦牟尼佛成佛了還有煩惱，學佛做什麼？你要聽清楚我講的話，一般人煩惱，是為自己煩惱，為家人煩惱，為你的親戚朋友煩惱；而釋迦牟尼佛煩惱，是為眾生煩惱，他從來不為自己煩惱，這是最大的差別。

以我來說，在台灣常常有人問我，喜歡人家叫我什麼？老師父，很老的師父。然後問：老師父，你有沒有煩惱？我說有啊！你出家那麼久，學佛那麼久還有煩惱，我們怎麼辦？當然，我不是釋迦牟尼佛，也不是說我為眾生煩惱，我也有煩惱，為什麼？寺院、常住，甚至於各階層，各式各樣的人經常找我，怎麼去應付這些？只是我的煩惱比一般人好一點，好在哪裡？煩惱的時間較短，內容不會很複雜，比較單純。

眾生既然都有煩惱，佛法是幫你化解煩惱的道理方法，在煩惱中顯現菩提，是因為菩提在煩惱裡面。人人都有煩惱，為什麼見不到菩提？如果要咬文嚼字都

會被業掩蓋住，這是一個概念，其實煩惱裡面存在著菩提，問題是你對佛法的道理方法太陌生，沒有機會運用它；如果對佛法有深入的認識理解，可以轉變為自己的修養。煩惱來了，敢於面對煩惱，面對煩惱做什麼？一樣樣地搞清楚，究竟為什麼煩惱，清楚了，然後可不可以不煩惱？不要煩惱，該怎麼辦，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學佛是要學智慧，唯有智慧才能幫助你，才能從煩惱中顯現菩提，菩提是什麼？「菩提」這個名詞大家都知道，可是菩提的真實面目，大家見過沒有？菩提是什麼樣子？過去很多禪師常講一些叫人摸不著頭緒的話，你說煩惱中有菩提，他會問你，菩提是什麼？拿給我看。像慧可在雪地裡，為了求菩提達摩幫他化解問題，於是問：有安心法門嗎？

菩提達摩問他，你要幹什麼？他說我心不安，心不安就等於我講的煩惱，煩惱什麼？心不安，為什麼不安？所以菩提達摩告訴他最簡單的方式，你的心在哪個地方？在什麼位置？什麼地方不安？慧可自己閉起眼睛一想，等於說把菩提拿給我看，不也差不多嗎？他找心，找不到，菩提達摩回覆得很妙，居然說你的心，我已經幫你安了。

講到這些，馬上有很多人反應到楞嚴經中的七處徵心，心不在內，也不在外，這不是廢話嗎？可是大家都說：這是佛法，很微妙。等於說你有煩惱，我問你為什麼煩惱？你不能夠說我表面煩惱，我內心也煩惱，煩惱就是煩身惱心，講一大堆都是廢話。

佛法在哪裡？是在你的現實生活中有了問題，產生煩惱，從這中間去發現，發現要有本錢，什麼本錢？世間法是相對的，你最多只能夠取正面，捨負面的，如此而已。譬如說善、惡，我們要做善的，不要做惡的；那對與錯呢？對是好的，不要錯的，也就是選擇正面的，捨棄負面的，最多是如此。佛法呢？是要從相對中間去突破，顯現它的絕對。

絕對是什麼？大家知道，佛法特別講究一個圓，可是我們要把握，它不是平面的圓，而是球狀整體的圓，從任何一個方向看都是圓的；因為平面的圓，在某些方向看是圓的，換一個方向就不圓了，這種平面的圓，相當於相對法裡面的正。

佛法中整體的圓，是講圓覺之道的圓，圓滿的「圓」，譬如念咒，後面有句「娑婆訶」，在大悲咒裡每個位置的娑婆訶，意思都不一樣，可是每個咒語最後一句「娑婆訶」，都是相同「圓滿成就」的意思，也就是要到達圓滿的成就，它不是

一個平面的圓，也不是換個角度看，還有缺失。

以現代語言，佛法到最後是零缺點，沒有任何缺失存在。我們常說「覺」，如果講自覺，自己能覺悟，也只是一個平面的圓，自覺又能覺他，還是一個平面的圓，不同的地方在哪裡？自覺，完全只有自己，只管自己，自覺而又能覺他的話，是屬於菩薩。

佛是什麼？覺行圓滿，圓滿是整體的圓，就是現在講的零缺點。世間法裡面，有時會做些自我安慰或安慰別人的方式，雖然不怎麼圓滿，可是也不錯了，可是在佛法裡面呢？那是不夠的，可是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得到，這種整體的圓，也是慢慢累積起來的。

例如圓形的西瓜，把它切成一片一片，分開來看，這個圓有大、有小，絕不可能一個西瓜切開來，是一個整體的圓，但是，圓絕不是相同的大小，這等於是學佛覺悟所完成的智慧。任何一個大小平面的圓，裡面也有點、線，才能組合一個平面的圓；而點與線所串連起來的，就是平常慢慢點點滴滴修養累積而成的。那要修養到什麼程度？到所有的圓能夠組合起來，完成一個整體的圓，你就成佛了，即使不是成佛，也是八地以上的菩薩了。

因為八地、九地、十地屬於等佛位，也就是相等於佛，當然學佛需要時間，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以我來講，吃這碗飯已經八十一年了，到現在整體的圓，還不知道在哪裡？就像我剛剛說的，我也會有煩惱，所不同的，只是煩惱的時間比較短，煩惱的內容也比較簡單。

雖然如此，可是大家不要這麼想，你走這條路，已經走八十一年了，還這個樣，我們該怎麼辦？儒家有句話「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早晨聽聞道理，晚上死了，也可以了、沒有關係了，雖然有點安慰的性質，至少你來到人間，沒有白跑一趟。這是講現實生活中，人離不開煩惱，在煩惱中的確有佛法，這是一個概念。

到目前為止，我所知道學佛的人、追求佛法的人，還是很多很多；但是，總希望簡單一點、快速一點，這是很大的障礙。譬如修彌陀淨土，念南無阿彌陀佛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既簡單、又快速；告訴各位想到西方極樂世界，沒有那麼簡單、快速，一句阿彌陀佛你就能去嗎？那我八十幾年不就白吃了！為什麼要講這話？

彌陀淨土裡面提出很多重點，必須要懂得發現，理解佛法之所在，才有機會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譬如說四十八願，有阿彌陀佛對自己的要求，以及對於想到極樂世界去的修行者也有所要求；還有九品蓮台度眾生，為什麼要分成九品？怎麼樣才能夠到上品上生？為什麼要談上品上生花開見佛？還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帶業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個法音世界，沒有業報，那我們帶著這些業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怎麼辦？

業不淨，不能成道，尤其帶業往生，是你發起想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的願，從這時刻起，以前的業可以帶走，一旦發起願行以後，所造的業都帶不走，一定要受報受完後才可以走。常看到有些人在念佛，還帶著小兒女、小孫子，一邊念佛、一邊照顧小孩；小孩喜歡亂跑，你在念佛，眼睛盯著小孩，這時候阿彌陀佛在哪裡？在西方極樂世界，並沒有在你的念頭上，沒有在你的嘴裡、也沒有在你的心裡，你的小孫子，不是阿彌陀佛，只是個小孫子而已。所以說阿彌陀佛在哪裡？在西方極樂世界。

我們平常根本沒有機會跟阿彌陀佛打交道，要曉得彌陀經裡面講，要做到一心不亂，並不是說你平常念佛念到一心不亂，而是要平常慢慢去修養，修養到什麼時刻？到臨死的時候。彌陀經中有幾句話，若一日、若二日，直到若七日，在臨死的那一剎那，要做到一心不亂，就可以往生，但是，並不是臨死的那一剎那，就可以一心不亂，而是靠平常慢慢修養累積起來的。

何況前面也談了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如果不能夠從中瞭解它的道理、方法，也就是佛法在哪裡？這些問題不能解決，同樣去不了。即使能夠做到這些，業障也很輕，也能夠在九品蓮台獲得一個蓮位，可能只是下品下生，因為你要到上品上生，這個距離還很遠。要真正成為極樂世界的眾生，上品上生花開了，才能見到阿彌陀佛，花未開之前，還是包在蓮台裡面。

所以我們說帶業往生，怎麼消那些業？業是一定要受報的，阿彌陀佛也不能代替你受。像平常很多人做錯事，到佛前懺悔，跪在那裡講一些，自己的不對……，磕兩個頭就走了，把自己的錯誤交給佛，就跟自己沒有關係了。為什麼？因為不知道佛法在哪裡。

懺悔是什麼意思？懺是檢討，悔是改錯；你不檢討，只是表露一下，把所有的錯都講出來，這就對了嗎？不可能，而是告訴你要在佛前作自我檢討，發現自己的錯誤，以後不要再犯錯，即使以後會犯，至少你的錯愈來愈輕微，那才叫做懺悔。

我有的時候會講一些笑話，和對方開玩笑，偶爾遇到他們對我好像不太禮貌，或對我講錯話，馬上跪下來說：師父，我不是故意的，我跟你懺悔，我說：你跟我懺悔幹什麼？我又沒有怪你，要怪，你自己怪自己，這話什麼意思？要知道佛法在哪裡？自己做錯了，只是承擔沒有用，還要改錯，不能夠說做錯了就去懺悔，懺悔完了，很歡喜，然後又犯錯，犯錯了又去懺悔，一輩子在懺悔，因為你從來不改過！

學佛不是在經典裡找個東西，而是要瞭解經典裡面的道理方法，可是在家居士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因此，可以帶著問題求教法師，他會告訴你怎麼下手，怎麼建立起一些基本的修養方法，才叫做學佛，絕不可以一味的依賴。

以前曾講過，修彌陀淨土的人，把它看得太簡單，每天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問他念佛做什麼？要到西方極樂世界。我半開玩笑地說，如果想到美國去拿張綠卡，每天念南無布希、南無布希，他會給你一張綠卡嗎？會讓你去美國嗎？移民到一個國家，都要合乎它的條件要求，何況是去西方極樂世界。所以，要知道佛法在哪裡，一旦抓住了它的要領，所學的很喜歡，具備的條件也夠，兩個相輔相成，達到相應的境界，就可以隨心所欲，絕不是說東抓一把、西抓一把。

很多學佛的人，聽人家說某某在那裡講什麼，或者不管什麼法門，就一窩蜂的跟著去，回來以後，剛開始有效，過了一段時間，又聽說那個好，又一窩蜂去學，一輩子就像海裡的浪潮，一波一波撞來撞去，撞在沙灘上還好一點，要是撞到石頭就慘了，為什麼？因為不會從現實生活中，運用佛陀的道理方法。

從這裡面發現，佛法要把握兩個重點，學佛是學佛陀的智慧，學佛法就是學覺悟之法，千萬不要學人。可是幾百年來，在佛教界有一個大缺失，都是講某某祖師說、某某大師說、某某高僧說，從來不會說佛是怎麼說的！因此，當他提不出祖師、大德、高僧說的話，就講一大堆佛說的，其實是他自己說的。

什麼是佛說的？佛說的在經典上可以找得到，可是絕大多數都以人做對象，要知道即使是祖師、大師之類的高僧大德，學他，也只能跟他一樣，學會了，跟他一樣不是很好嗎？要瞭解是不是他真正已經到達佛陀的境界，或菩薩的境界？有沒有具備那種修養？不能只看表面。看表面，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常有很多學佛的人，最喜歡的一個動作，看看手、手掌、身體每一部分，有多少是三十二相？有多少是八十隨好？找到幾點，就歡喜得不得了，認為好像我有佛的根機了，其實你陌生得很。

譬如說這花很漂亮，哎！不能講漂亮要講莊嚴，問題出在哪裡？他只在佛教裡打轉，並沒有在佛教中真正發現佛法、尋找佛法，可是要怎麼發現、怎麼尋找？

一方面自己具備條件要夠，可以在佛教的經典裡尋找；至於發現，可以親近善知識，告訴你一些道理方法，然後在現實生活中慢慢去體會、發現，但是絕不可以老是憑著眼睛看到、耳朵聽到把握了一些和佛教有關係，就認為是佛法，不能夠動不動就是因與果的問題、因與緣的問題，甚至念了很多的名詞。

譬如前幾天有位在家居士問我，什麼叫緣起性空？我問他，你要問的是哪一個緣起？他感到很奇怪，這老和尚怎麼這樣問？我問緣起性空，你還問我哪一個緣起？的確！你問的是哪一個緣起？你現在問什麼問題，或者問什麼事物，一定都有一個緣起，他愣在那裡，我反問他，你知不知道「無始」這句話？我們不是常說無始以來，為什麼要講無始？無始裡面，有非常多的有始，有始就是一個緣起，這個無始包含了沒有辦法計算的緣起，它不是一個單一的緣起。

所以佛法的一個名詞，緣起而後性空，緣起是什麼？十二因緣法講緣生緣滅，都是一些概念，顯現不出佛法來；談緣起性空，一定要針對一個東西談它的緣起，如何達到性空的目的。好像佛教裡常有的一些名詞「無」，譬如我無我，無我是沒有我，沒有我是什麼人？是死人，活著的人都有「我」，絕不能說無我是沒有我，無是什麼意思？是從「有」的上面去認識、瞭解，而能突破它的分別、計較、執著，顯現另外一種現象叫無。所以，無是從有的突破，可是還有附帶的註解「不一定」，為什麼？有時候可以突破，有時候突不破，為什麼突不破？修養不夠，因此也有不一定。

無，是從有的突破顯現，已經不同於原來的有，突破了原來的有，顯現另外一種現象。假使煩惱是有，菩提就是無，如果說煩惱是有，菩提應該是沒有，不能這樣解釋，菩提不是沒有，菩提是因為把煩惱搞清楚了、化解了，憑什麼化解？一定是有所覺悟，這種現象稱之為菩提。事實上，煩惱的有是「無」，它是從有的突破，所顯的現象叫無，有時候做不到，並不是永遠做不到，以後還是有機會做得到，所以叫不一定。

還有一個字，是非的「非」，我們把「非」當成一個否定詞，譬如想、非想、非非想，否定、再否定，變成這樣。「非」是什麼？譬如想，現在的「想」假使說是困擾的問題，經過思考、分析，經過自己的調整、改變，再產生的想叫非想，這是什麼想？不同於原有的想，它的肯定結果是好的、有利益的。「非」是不同於

原有的，都要把握這一些字，如果不把握，看經典很容易搞錯。

又像非想非非想，是四無色定裡的第四個，八定中間的第八個，第一個非想是從有想而來，已經突破了原來的有想，不同於原有的，後面的非非想呢？是說你的境界更高了。如果，原來你的想，是眾生凡夫在想，突破之後，顯現了菩薩的想，可以叫非想，如果再提昇到佛的修養，就可以叫非非想，它已經不同於原來菩薩的想。所以，非是不同於原有，這個原有不是肯定的原有，它是不斷地增上，這是平常在經典上，常產生的一些疑惑。

像很多人念阿(ㄉ)彌陀佛，也有人念阿(ㄩ)彌陀佛，甚至於在台灣還有一些人說，念阿(ㄩ)彌陀佛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念阿(ㄉ)彌陀佛會下地獄，他的意思是什麼？要念阿(ㄩ)彌陀佛才對，問題在哪裡？如果不瞭解的，就會說這是法師講的，要這麼念才對；其實錯了，因為這是梵文裡面文字的差異。

念「ㄉ」是無的意思，我們講無量壽、無量光；念「ㄩ」，譬如阿難，翻成中文是什麼意思？慶喜，裡面沒有無的意思。可是另外一個名詞怎麼念都對，阿(ㄩ)羅漢、阿(ㄉ)羅漢都可以，為什麼？念阿(ㄩ)羅漢翻成中文是應供，念阿(ㄉ)羅漢，翻成中文是無學的意思，就是無學位。一定要知道發音念「ㄉ」，都是「無」的意思，結果還告訴人家，念阿(ㄩ)彌陀佛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念阿(ㄉ)彌陀佛會下地獄，這真是害人不淺。

所以，因為聽你說佛法，而把佛法搞錯了，這位說佛法的人，要下拔舌地獄，什麼叫做拔舌地獄？人死了到地獄，把舌頭拔出來，長長的，當成耕田的犁在犁田、犁土，要受那種罪、受那種苦報。所以有的時候，有很多出家師傅，你問他一些什麼，他本身還沒有把握之前，都會說：對不起，我是初學，對這方面還沒有研究，你千萬不要怪他，我認為這種人非常了不起了，真正有問題的是他不懂，胡說八道，結果他自己受害，別人跟著受害。

佛法到處都有，像家庭裡面做母親的，為什麼出家人或佛教裡面常講，做母親的真是活著的菩薩？因為一般人畏於苦、恐懼苦、害怕苦，可是做母親的明知道苦，她不以為苦，菩薩就是於苦而不以為苦，她並不是說不苦，只是可以歡喜地去承受。

做母親的，當然只有做母親的人能體會，家庭裡面也不是只有母親，但是，只要有華人的地方都會講，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沒媽的孩子像根草，這說什麼呢？當然是稱讚母親。話又說回來，父親、母親都是相同的，只是做父親的，沒有承

受生孩子的苦，雖然看了會產生反應，可是畢竟不是親身體驗，雖然有好苦這一份感情的顯現，可是並不能做到不以為苦。

聲聞乘中的羅漢，講離苦得樂，而且很討厭苦，不喜歡苦，菩薩就完全不同，面對苦還要不以為苦，所以，我們說菩薩的願最大，這都是從現實生活中可以發見的。譬如有時候，做父親、母親的對兒女常會發生一些事，有些人會找我說：這孩子小時候很乖巧，什麼都好，現在什麼都不聽了，完全的反叛，好像他的小孩變了，而爸爸、媽媽沒有變。沒錯，真的小孩變了，爸爸、媽媽沒有變，爸爸、媽媽是把小孩停留在小寶寶的階段，他們沒有想到，自己是怎麼從小孩子走過來的。

不管男人、女人，有兩個更年期，一是小孩變成成年人的更年期，因為生理上，從兒童轉變為成年人，整個生理期的變化，有時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就等於常有很多夫妻進入中年開始，假使先生或太太更年期先到，總是講對方不講道理，怎麼你以前是那樣，現在怎麼會變成這麼不好？這裡面都有它的道理、方法。

人生的旅程少不了兩個過程，一是成長，一是老化，在教育界常會提到，做父親、母親的對你的兒女，有時候要像個老師、有時候要像爸爸媽媽、有時候也要像朋友，為什麼要提這些話？等於我們佛教講的，要具備三十二應身，面對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時節因緣，在那時間、空間該怎麼表現，怎麼扮演你的角色，是相同的。

佛法在哪裡？佛法不在殿堂裡，也不在書本、印刷品裡，處處都有佛法，最明顯的在現實生活中，當你在某些時間、空間裡面，自己在想什麼？或遇到些什麼？開頭是一種無明的狀態，迷惑不瞭解，到原來如此，你就見到了佛法。佛法是有層次，而覺悟有大、有小，佛法談層次是依於覺悟的內容來分，從有缺點，慢慢減少缺點，最後是零缺點，就達到究竟圓滿。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業是污垢、是骯髒的東西；那道呢？是清淨。如果從業與道的道理，擺在現實生活中去發現的話，舉個例子大家思考一下，衣服髒了，怎麼辦？把它洗乾淨；假使衣服髒了是污垢，把它洗乾淨要有清潔劑、要有方法，才能把它清洗掉，這誰都懂，可是佛法在哪裡？

首先，要瞭解誰把衣服穿髒了？是自己的「我」，穿髒了，誰去洗乾淨？還是我，是不是洗乾淨了，就把衣服擺在那裡，不要再穿了？你還是會再穿，穿了以

後還是會髒，髒了怎麼辦？再洗，佛法在哪裡？就很容易明瞭。只是有一個問題，不要忘了自己的「我」，如果忘了自己的我，就是自己的我跟衣服沒有關係。像百貨公司吊了很多的衣服，那是百貨公司的，跟你的「我」沒有關係，除非你哪天花錢買它，穿在身上，才算是自己的，才可以見道。

佛法沒有那麼玄妙、神奇，現實生活中到處都有，能顯現覺悟，就能顯現出佛法。人之所以煩惱，是因為沒有搞清楚煩惱，因此無明才叫煩惱，迷惑才叫煩惱，絕不是說，明了了、覺悟了還叫煩惱。雖然拉拉雜雜的談這些，其實在家學佛很簡單，處處都可以見到佛法，但是如果只照世間的方式，還是相對的。

就讀像之前所講的相對，你最多取正捨負；譬如善惡，取善捨惡如此而已，還是有缺點。像經典上面談善惡，釋迦牟尼佛分析人的業，有善、有惡、還有無記，什麼是無記呢？是善與惡弄不清楚，很難把它分辨清楚的叫無記，可是釋迦牟尼佛從來沒有把眾生定位於善惡，這話怎麼講？經典上有善男子、善女人，並沒有講惡男子、惡女人；釋迦牟尼佛不把眾生歸類於惡，所以他的言語都叫做善、不善等，這話什麼意思？

善並不表示都是完完整整的，其中也有不善；同樣不善，裡面也有其善。為什麼說佛陀是個大慈悲的聖者？因為，他沒有把人分為善人、惡人，尤其他不捨棄世間的說法。可是他強調，怎麼樣用智慧的方法去看眾生，像四十二章經裡面談到，度十善人不如度一惡人，就是度十個善良的人，不如度一個惡人，後面還有一句話，度十惡人不如度一比丘，如果經文搞不清楚，就會誤解佛法的意義。

好像出家比丘比惡人還壞，你看，度十善人不如度一惡人，度十惡人不如度一比丘，佛法在哪裡？度十個善人不如度一個惡人，是因為這一個惡人，很可能會傷害十個善人，為什麼度十惡人不如度一比丘呢？因為度一位比丘，他可以度很多的惡人。

因此看經文，不能夠照著文字解釋，有句話「依文解義，三世佛冤」，照文字解釋很容易造成謗佛、謗法。為什麼我特別強調，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佛法？因為出家人只能夠提供一些道理方法，真正要做的，還是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去體會、發現，然後運用出家師傅教你的一些道理方法去面對，歡喜承受，才是最要緊的。

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有問題，怎樣拿佛法解決這個問題，把佛法當武器，現實變成敵人，拿武器打敵人，那釋迦牟尼佛太不慈悲了，因此不能用這種方式。學佛是學智慧，學智慧做什麼？當面對無明、迷惑、煩惱時，才能以智慧化解問題

或障礙。

第一個不會再造業，第二個當業顯現的時候，可以歡喜承受，因為人都帶著業來到這個世界，如果沒有業，不可能來到這世界。講到這裡可能有人會找碴，為什麼？再來菩薩難道也有業嗎？肯定告訴各位，再來的菩薩有當世的業，當世的什麼業？再來菩薩一定有父母親，生他、育他、養他，所欠的債務還是業，只是叫現世業，這種業很容易還清楚，也很容易化解。

當然，也不要看輕自己，不管出家、在家都有可能是再來菩薩，可是要把握當生的業，要還清楚、要化解掉。但是，也不要太強調自己，我有善根、有佛緣，我就是佛，就是再來菩薩，那是很危險的事，關鍵問題在哪裡？問題在有沒有真正的學佛法，如果只是學佛、學名相是沒用的，如果只是學人，不可能得究竟解脫，唯有學佛法，才能得到究竟解脫，究竟解脫是什麼？涅槃。

涅槃有有餘涅槃、無餘涅槃，最後還有一個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是最後圓滿成就的結果。在這裡要告訴各位，解脫不是死，涅槃也不是死，解脫是有任何的障礙都能把它化解掉；而涅槃是不再受六道輪迴、超越三界，成佛、成菩薩都可以。但是菩薩要達到究竟涅槃，需到八地以上才可以，八地以前還不是；四地到七地是有無餘的樣子，還不是無餘；初地到四地是有餘進入到無餘。所以，涅槃不是死，有時常聽到一些笑話，某人涅槃了，其實是說他死了，這個不能混為一談，涅槃是道的最後一種境界。

佛法不是舉些例子、找些問題就能抓住的，關鍵還是需要學習佛陀的道理方法，學習還不夠，一定要實際在現實生活中去修行，而後才有機會把佛陀的智慧轉變為自己的，唯有將智慧轉變為自己的，自己才能作得了主。

如來的解釋，是如此的來，如此的去，來來去去，永不休息，也就是圓滿的智慧、覺悟，得到究竟解脫，進入究竟涅槃；可是達到究竟涅槃的境界是佛的境界，菩薩完成了無餘涅槃，就有究竟涅槃的機會，在沒有成佛之前，不能進入究竟涅槃的境界。佛是依於自己的願力而建立起世界，菩薩依於願，只能做佛的脅士幫助佛陀，而不是自己發個願就可以建立起的世界。像阿彌陀佛有極樂世界的願，身邊有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幫助他，所以稱為脅士，是協助他的菩薩，他們的願只能作助手，不能成為願力世界的教主，這些都是概念。

在這裡拉拉雜雜的提醒大家，這不叫指點迷津，談的只是些理論的概念；今晚耽誤大家，在這裡陪我坐這麼久，最後謝謝各位！

運用思想發揮智慧

非常難得，能有機會跟大家聊一聊，結個法緣；今天的題目——「運用思想，發揮智慧」。

一般人，把思想作成定點式的說法，像思想有偏左、偏右或民主思想……，不能以這種方式去看。

首先，必須要知道，思想是每個人自己的思想，不是以別人的思想去看自己的思想，或者用自己的思想去計較、執著他人的思想。那麼思想究竟是什麼？一般所說的「起心動念」，它是一種思想的表現，起什麼心？動什麼念？我們先要瞭解，心跟念相互之間的關係。

心是每個自我內在的表現，內在稱之為心；念是相應於外面我們所看到、聽到人與事的種種問題，而產生的一個作用，這種作用叫做念。念的本身能分別，會計較、執著，但是不能主宰，真正主宰的是「心」。

學佛的人要修心養性，修什麼心？修自我的心。學佛的人常講到修行，一般把修行當成誦一部經，或禮懺、念佛、持咒，修一個法門或參禪打坐，認為就是修行，這是不正確的，因為自己還不能夠作主，才需要依賴這些，使自己不會胡思亂想，產生妄想雜念。

真正談修行，一定要把握修什麼行？經典上講身、口、意，就是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意念的行為，身跟口是外在的，人人都能感受到的，而意念的行為是內在的；因此，修行必須內外兼修，這是講身口意的思想行為。行為往往憑自我意識，或憑無始以來業的力量而發動的，因此，會有偏差、錯誤而造成傷害。

談修行，是要修正身口意的行為，不要有所偏差而造成錯誤，也不要造成傷害，佛法最終目的是要達到圓滿。佛教特別強調圓滿，是什麼樣的圓？是一個整體的圓，而不是平面的圓，它像一個球，從任何方向看都是圓的，沒有缺點。我們之所以要修行，是因為行為會有缺失，慢慢把那些缺失變得愈來愈少，最後完成像球狀一樣圓滿的圓，才是我們的目的。

千萬不要認為修行是念經、誦經、拜懺、作法會，或念佛、持咒、打坐，這只是暫時的依賴，不能拿這些當成修行，因為自己身口意的行為還不能作主，還會有偏差、錯誤，因此暫時依賴這些，它們只是一種依賴的方法。剛開始，學佛

的人都會依賴，可是不能夠永遠都依賴它，在依賴的同時，也要修正我們的行為。什麼叫修行？修正身口意的行為，這是個重點。很多人介紹佛法，不用這種方式，都說是要研究一部經，或修個法門，其實那不叫修行，只是暫時的依賴。

行為的問題，因為有行為，才會產生問題；人，如果沒有行為，那是不可能，只要是人都會有行為。為什麼？身體會有動作，嘴會講話，腦袋瓜會想，只要是人都不能避免，唯一不同的地方，學佛的人會學習釋迦牟尼佛的道理方法或智慧，幫助我們如何面對世間的現實。

世間的現實是什麼？世間現實的一切稱為世間法，事實上，應該叫做相對的法，怎麼說？它有對、錯，有好、壞，有善、惡，因此，世間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學佛是要面對相對，慢慢去認識、瞭解，從中得到覺悟，時間久了，就可以做到突破相對，顯現出絕對。相對，不管是正面、負面都有缺點，唯有絕對，是零缺點，沒有缺失。

學佛是使我們的缺點愈來愈少，最後沒有缺點了，你就是佛，就是菩薩。大家聽了，可能會認為，這不就是做人嘛！這也叫學佛嗎？大家要知道，佛是很完美的，沒有缺失的人，所證得的結果就是佛、菩薩。所以，不要以為人的問題，我們都瞭解，其實人的問題看起來好像都瞭解了，事實上一點也不瞭解，為什麼？如果真正會了，就不會有煩惱、傷心、難過，也不會得意忘形，總是在好壞之中取捨，而起分別。

譬如佛教徒常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有沒有想過？惡的是業，善的也是業，它們都是業，只是說惡的，會造成傷害；善的，使人得到利益，唯一不同的地方在這裡。因此惡的，要去掉；善的，是不是要保留？當然剛開始學佛，惡的，要一天天愈來愈少；善的，要一天天愈來愈好，這才是學佛的過程。

如此到達了某種程度的修養，連善也是多餘的，如果還擁有善，以善作為修心養性，或修行辦道的中心點，你還只是在做人，沒有機會成為佛、成菩薩。因為到達佛、菩薩的境界，連善也是多餘的，沒有用了，所以說到最後，連善也要捨棄。

剛開始學佛不能這麼做，還是要去惡；惡的不要，還要多做善的，但是不是永久的，這只是一個過程，最終連善也要捨棄。以佛教的言語來說，好的，都要回向；不好的，要改變，才是學佛者的正確觀念。

談這些問題，是說一個人的思想變化，以及產生的作用，但是「運用思想」，一不小心就會變成投機取巧，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不在乎別人，也是運用思想。譬如打麻將，不運用思想可以打麻將嗎？不行的。哪怕吃飯、穿衣、行、住、坐、臥……，都要運用思想。學佛的人運用思想，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思想中間先作修養、調理，把好的拿來運用，不好的慢慢清淨，方向不能搞錯。

就像談六波羅蜜裡面的精進波羅蜜，我們說精進，不錯！學佛的人都要精進，可是有很多人，當一股道的熱忱來時，可以不吃不喝、不眠不休，認為這就是精進，一旦色身受不了，躺下來了，原有的精進也都消失掉了。所以，在學佛的過程中，對道的熱忱，千萬不要像山洪暴發、狂風暴雨，因為，它們就像從山上下來的洪水，來得急、去得快。

真正修行辦道，應該像細水長流，也就是在穩當的情況下去做，色身才不會受到損害。像苦行、日中一食、夜不倒單，一天吃一頓，晚上不睡床鋪，這不一定叫精進。為什麼？這麼做，身體能維持多久？如果維持不了很久，最後病倒了，根本沒有機會修行辦道，即使有，又要浪費了多少時間。

運用思想，並不是在佛法裡面找些東西來運用，譬如煩惱、菩提，學佛的人討厭煩惱，喜歡菩提；在座的各位，有沒有想過？煩惱，我們都很熟悉，你見過菩提沒有？菩提是什麼？見過菩提樹、菩提籽，有沒有見過菩提？可能有，可是沒有辦法把握，因為煩惱是一種現象，菩提還是一種現象。

以煩惱與菩提來說，討厭煩惱，把煩惱當敵人，喜歡菩提，拿菩提當武器，去消滅煩惱，可能嗎？菩提很難把握，它是什麼樣的東西。如果換一個話題，假使菩提是佛法，煩惱是世間法，拿佛法對付世間法，用這種方式運用思想、學佛，告訴各位，你會沒飯吃、沒衣服穿、沒房子住，為什麼？一天忙到晚，最後還不知道在做什麼，因為，佛法、菩提不是武器，世間法、煩惱也不是敵人。

為什麼要談「運用思想發揮智慧」？像經典上的話，「煩惱即菩提」，菩提在煩惱之中，也就是說菩提在煩惱裡面，如果想從煩惱中間找到菩提，怎麼找？經典上有這麼的例子，煩惱是包在明珠外面的污垢、骯髒的東西，如果想見到明珠的光芒，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明珠外表的那些污垢、髒東西，弄得乾乾淨淨，明珠才會顯現。可以這麼說，菩提就是明珠的光芒，煩惱就是掩蓋明珠光芒的髒東西；如果這麼去看菩提跟煩惱，你就會知道，為什麼說菩提在煩惱裡面。

要怎麼樣把煩惱弄乾淨，才能夠顯現出菩提？究竟要用什麼方式去看？就等於是業與道，業就像明珠外面的骯髒、污垢，道就是明珠裡面本有的光芒。在這裡要提醒各位，可以肯定，煩惱是污垢，但菩提絕不是那顆明珠，而是明珠的光芒！因為明珠的本身，還是一個物質體，法不是告訴你，執著那顆明珠。就像眾生皆有佛性，為什麼佛性顯現不出來，像晚課課誦裡「無始所作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的文句，在座的都會背，佛性就是明珠裡面的光芒。

如果說煩惱與菩提的關係，去掉一些煩惱，就會顯現一些光芒，顯現的那些光芒，我們稱之為菩提，它不是究竟的，因為，還有很多的煩惱，很多的骯髒，沒有弄乾淨，也就是明珠整個的光芒，沒有完全顯現出來；等到光芒完全顯現，佛性就顯現出來，也就是說你證道了，證什麼道？佛或者菩薩。千萬不要把這個佛，當成另外的東西，經典上說佛是人成就的，並不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他還是人修養而成的。

談修行，還要注意兩句話，造作的行為會成為業，可是修養的行為可以轉變為道。這話怎麼講？如果以業的善、惡、無記來分，做善事是一種行為，做壞事還是一種行為，那修行成道呢？也是一種行為，不同的地方在哪裡？造作成業是照自己的自我意識去做，譬如我喜歡、我討厭，用自己的意識去分別，而造作的最後結果，都是業。修行可以成道，為什麼？修行要有道理、方法，它不是憑你的自我意識就可以做得到的，道理方法從哪裡來？就是佛陀——釋迦牟尼佛跟我們說的道理方法。

如果是運用思想，運用什麼思想？平常在學習的過程中，不管是看經典、研究經典，或從道理上面表現的方法也好，有了這些過程，才能談得上運用思想，否則的話，所運用的思想是自我意識，難免有缺點；如果依於佛陀所說的道理方法去做，可以使你的缺點愈來愈少。因此，為什麼要學佛？學佛，至少造業的機會愈來愈少；相反的，修行辦道的機會愈來愈多。在這種情況之下，久而久之，業慢慢清淨了，道就會圓滿。

講到這裡，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業怎麼清淨？是不是禮佛、拜懺就可以消業？或布施、供養可以消業？甚至於有的法師告訴一些學佛的人，跪在他前面，打香板也可以消業，這些能消業嗎？

還有一句話，這不是經典裡面講的，而是人說的，「一句彌陀，罪滅河沙」，念一句阿彌陀佛，像河裡面的沙，那麼多的業都可以消失掉；假使一天念上十萬遍，那你就是佛了嗎？什麼業都沒有了嗎？

學佛要能把握方向，是什麼方向呢？學佛不是學人。說得稍許誇張一點，近六百年來，百分之九十的佛教徒幾乎都在學人，而不是學佛，因為，動不動就是祖師、某某大師、長老說，好像佛都沒有說。想想看，你學人，像學祖師、大師、長老……，最多你像他，不可能像佛、菩薩；所以，一定要學佛，不要學人。

所謂祖師、大師、長老，是去親近他所學的菁華，縮短學習的時間，得到利益才是目的，而不是去學那個人，要曉得祖師、大師、長老都是人。像我常講，我是一個土和尚，土裡土氣的和尚，意思是什麼？你不要學我，你學我，會變得土裡土氣的。

從哪裡學佛？如果時間、空間夠，可以從經典上發現；如果時間、空間不夠，可以親近善知識，尤其是出家人，因為他們是佛法的專業從業人員。譬如我花了八十幾年的時間，說是打混好了，也學了不少；可是，你們只要花短短的時間，把我經過八十幾年時間所學的，從中擷取就可以得到很多利益，這才是親近善知識的目的，千萬不要學人，這是我們要把握的方向。

我看太多了，近六百年來，幾乎都是以人為標準，不是以佛為標準；譬如學佛的佛弟子見面，聊聊天，然後看看手是不是跟佛陀一樣？長相是不是跟佛陀一樣？有沒有見過釋迦牟尼佛？究竟是什麼樣子？經典上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看我具備了多少？就算具備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你也不是釋迦牟尼佛，為什麼？沒有釋迦牟尼佛的智慧；要想跟像佛一樣，一定要具備像佛一樣的智慧，沒有那種智慧，有那些相也沒有用的。

常有這種現象，這個人長得很莊嚴，那個人看起來像達摩祖師……，都只是在相上打轉。並不是說學佛的人或對、或錯，而是近六百年來，中國只有佛教，沒有佛法，因為他們只談一些佛教的儀式，不談佛陀的道理。像在檳城談到色塵、法塵、色法、心法、五蘊、六根，談這些基本的名相、名詞，大家都知道；可是，把它們放在一起，當成道理方法，就陌生了，為什麼？因為沒有從裡面見到法，只看到文字、名相，能夠進入到法相，就很不錯了。

學佛，要學佛陀的道理、方法，學了之後，在現實生活中慢慢去體會、試驗，久而久之，智慧就會愈來愈高。人生活在現實生活中，面對人、事，常有很多的

不稱心、不如意，有句話「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為什麼？智慧不夠，有的明明你知道，居然做不到，那是什麼現象？無可奈何，這都是智慧不夠。

所以，學佛是學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究竟是什麼？佛陀的智慧，以人的生死問題來說，於業，有很多道理方法告訴你，怎麼去清淨；於道，也有很多道理方法告訴你，怎樣從業裡面見道，或從煩惱中間顯現菩提，這都是培養智慧，而不是拿一個武器去對付一個敵人。

佛弟子常把佛法當成宗教信仰，也沒有錯，以佛教而言，有它的宗教形態，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它裡面有道理、方法、智慧，這些我們就叫佛法。談運用思想，如果不能把握這些，很可能都是自我意識，不一定是智慧。

怎麼樣才知道不是自我意識？怎麼樣才知道是合乎佛法？學佛要把握一個大前提「不傷害別人，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前面一句話不傷害別人，比較容易做到，同時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就不太容易了，為什麼呢？做一個佛教徒，甚至於信佛很久的人，往往不傷害別人，最後自己卻受到傷害。

我知道很多人學了一、二十年，最後不信佛教了，改信基督教，或信別的宗教……，為什麼？因為，他從來沒有學過佛法，只做個佛教徒，即使在學，也都是學人，這才是根本問題所在。

因此運用思想，不是說自己想一想，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那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是依於自己的知識經驗完成的力量，如果依於佛陀的道理方法，面對問題、化解問題，就不會造成任何傷害，肯定可以得到利益。這就是為什麼要學佛，為什麼談運用思想，那麼的重要。

我平常演講，不太使用很多佛教名詞、佛教名相，例如你們思考究竟什麼是佛？大家一定看到我後面就是佛，對不對？再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們說皈依佛、法、僧，我後面是佛法嗎？是大藏經，這樣對嗎？

佛是圓滿覺悟的意思，能達到圓滿覺悟，你就是佛，已經圓滿成就了，當然，不只是釋迦牟尼佛，從有佛出世開始起，已經很難計算了。絕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這只是精神寄託的偶像，如果只做個佛教徒，每天面對所謂的金身拜拜的話，得不到智慧，最多只能少造些業，如此而已。真正要有智慧，須要多聽些佛陀的道理、方法，什麼方法？我經常說的三多政策，多看、多聽、多問。

多看，假使看一部經，經典的原文有太多的名詞，不容易理解，有些名詞，除了中文，還有梵文，甚至巴利文，梵文跟中文混在一起，你從字面上看不出來

它的道理，怎麼辦？去看註解，同樣一部經，有很多不同高僧大德作的註解，所有不同的註解都去看，這是看的方式。

看了還不夠，因為看，難免還有自我意識，怎麼辦呢？要多聽，聽人家講，譬如研究一部經典，有很多地方不太瞭解，怎麼辦？所以，要多聽別人講，聽一個人講還不夠，要多聽一些人講同樣的這部經典。

多看了，也多聽了，還不行；你自己看，與聽別人講，還是有些分別、有些差異。在座的可能都有這種經驗，奇怪，為什麼相同的問題，問不同的法師，所講的都不一樣？究竟聽誰的？都會有這種經驗，為什麼？我剛說過，如果法師沒有真正深入經藏，把佛陀的道理、方法、智慧表現出來，還是人自己說的，所以同樣的問題，不妨多問些人，不管出家、在家的，只要是善知識都可以問。

那麼多看、多聽、多問，蒐集了很多的資料，就可以拿來做比較，再去選擇；但是只有一次的比較、選擇，還是不夠，還要把不同的選擇，再做比較，再選擇，比較、選擇……到最後，差不多就是你所需要的。

千萬不要法師、大師說了就算，那只能拿來參考，不能百分百照他講的去做，如果百分百照他講的去做，最後你是學人，不是學佛。所以看經典要花很多時間，的確需要時間、環境的許可；我們看很多寺院，把一部大藏經擺在大殿的櫃子裡面，還鎖起來，做什麼？不是給人看，而是供人去拜，但是經典是拿來看的。

講到看的問題，跟大家提些意見，拜經不如看經，因為拜經的重點是擺在拜，對文字的意義，可能沒有機會了解，所以不如去看，看的時候會引發你一些想法。但是看經又不如想經，想什麼？不是去思想、懷念經典，而是去想經典裡面的意義，究竟說些什麼。

所以剛開始拜經，也沒有錯，只是不要老是拜，拜了之後，還要看，看了以後，還要去想，這樣才有幫助。不過我在這裡，教各位一個較笨的辦法，什麼辦法呢？拜經可以做，看經也可以做，想經也可以做，可是究竟我想的對不對？沒有關係，不是想一遍就算了，只要有空就看一看、想一想，再看一看、想一想，加上前面講的多看、多聽，還要多問，最後就能得到你所需要的。

這是知道一些道理、方法的要領，也就是在運用思想，才不會運用錯誤，而思想也不會是自我意識了，這就是依教如法，依什麼教？如什麼法？依佛陀所教的道理、方法。唯有運用佛陀所教的道理、方法，才能發揮智慧；否則的話，發

揮的是自我意識，不是傷害別人，可能傷害自己。唯有釋迦牟尼佛的智慧，才不會有傷害，這是在思想上首先要把握的。

學佛如前面所講，不能像山洪暴發，要像細水般長流，重點在哪裡？山洪暴發，都是泥漿水，看不清楚；而淺水、細水，清澈得很。這說明什麼？道的熱忱發起來，難免有些盲目，唯有心平氣和的時候，才會表現出道來。

因此，常鼓勵在家學佛者，煩惱的時候，千萬不要去禮佛、看經、打坐……，要在心平氣和的時候，做這些才有效。為什麼？煩躁的時候，或心情、情緒不好時，拿著一本經書，卻看不下去，因為，腦袋瓜都是煩惱。那煩躁、不安定的時候，該怎麼辦呢？今天在佛堂提到，當妄想雜念、亂七八糟的思想起來的時候，是因為想得太多了，所以應該抓住一個，抓住了，就死盯著它，搞清楚。

如果當煩惱、情緒不好、坐立不安的時候，甚至於想發脾氣，還想揍人，這時，不管你想的是什麼，隨便抓一個，就盯著它，面對它搞個清楚。這方法看起來很簡單，告訴各位，很難，難在哪裡？因為腦袋瓜裡的妄想雜念一大堆，該抓哪一個？平常要止於一念，對不對？什麼叫止於一念？就是在很混亂裡面抓住一個，就是叫止於一念。抓住了那一個，面對它，搞清楚；因為自己生起的煩惱，應該自己最清楚。

可是，到達某種修行的過程中，當你抓住了那一個，這中間會有些什麼現象呢？有的時間很短，有的時間很長；如果修養夠，一剎那之間就能抓住，如果時間愈長，表示對佛陀的道理方法，還不太熟悉。所以妄想雜念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事，也不要害怕面對；而佛陀所講的道理、方法，告訴我們如何抓住它、化解它，這種現象叫解脫。

很多人把解脫當成人死了、解脫了，並非如此；學佛當中，大大小小的解脫沒有辦法計算，為什麼？因為大大小小的問題太多，一個問題化解掉，就是一個解脫。如果說得更遠一點，佛法中有個「劫」的名詞，另外還要加進去個字叫劫波。

譬如劫數難逃的劫，最簡單的認識，等於說一個問題的發生，它關係到過去的因，現在的果；問題的發生是因，顯現出來的就是果，當這個因果完成了，就是經歷了一劫，或說經過了一個解脫。

我們常看經典上，動不動就講無量無邊，為什麼講那麼大的數目字？因為人的業因、業果實在太多了，沒有辦法計算。在經典上也看得到，想成佛、成菩薩，

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歷經三大阿僧祇劫，可以得到什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那一大阿僧祇劫是多少？阿僧祇是無量的意思，也就是沒有辦法計算，為什麼沒有辦法計算？這就是剛剛講的因與果、解脫、或劫的問題。

所以沒有學佛或學佛的人，如果他們不是很有修養，往往好的因來了，顯現樂的果，很容易接受，假使惡的因來了，要受苦的果，就受不了了。這兩者，善稱為正面的，惡稱為負面的，其實正面、負面，只是得到樂、苦的一個結果，在佛法中都是要受報的。

可是往往你在受報的時候，又會產生隨業而再造業，這話怎麼說？譬如善的因，顯現樂的果，有時候得意忘形而再造業；當是惡的因，要受苦的果，可能就不能接受了，在不能接受的中間，又會再造業，舊業未了，又造成新業，這都是很危險的事。

因此當業報顯現時，要歡歡喜喜地承受，尤其是苦的果，更要歡歡喜喜地去承受，而樂的果呢？千萬不要得意忘形；學佛的人，千萬不要認為樂是我的福報，好像無始以來做了很多好事，卻忘了得意忘形也會造業。如果苦報來了，就怨天尤人，抱怨我這一生又沒有做壞事，為什麼過得比別人不好？甚至於還會以很多壞人過得比好人更好，用這種方式看問題，這都不是佛教徒的正常看法。

不管是善惡、苦樂，都是一種業報，一旦降臨到我們身上，顯現的時候，如果能歡歡喜喜承受，因果就完成，劫就消失了，真正得到一個解脫；而無始以來所有的業都能消失，當然就只有道，最後連道也不需要了。

金剛經有句「如筏喻者」，是什麼意思？佛陀所講的道理方法，就像你要渡河，從這邊到河的那一邊，我們不是講到彼岸嗎？但是，渡河一定要有方法，佛陀所講的道理方法，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方法，須看時間、空間、環境，所以他說這個法像竹筏子、小船，要過河時才利用它，從此岸可以到達彼岸，這樣就可以離苦得樂，意思就是如此。

佛法無定法，它沒有一定的方法，又說應病給藥，什麼樣的病，吃什麼樣的藥。可是話又說回來，也不一定是這樣，譬如流行感冒，不管是 A 型的……，醫生絕不會只開一種藥給大家，並不是所有的人吃這種藥，就可以把感冒治好；因為每個人的體質、生活習慣、運動方式……，很多都不相同，雖然都是感冒，吃同樣的藥，不一定有效。所以我們常說都是感冒，怎麼你吃有效，我吃就沒有效？或者是我吃有效，你怎麼吃都沒有效，同樣的病，不一定相同的藥都可以治的。

眾生的因因果果都是病，就要用不同的法，釋迦牟尼佛講了八萬四千法門，其實不止，它只是個形容詞，是不是每樣都要學？那倒不需要。剛剛說要先從身口意行為上面著手，多看、多聽、多問，在這三多的前提之下，可以蒐集很多資料，就有比較、選擇的機會。

學佛，有時候很難把握，甚至還會想到，沒學佛之前，過得很自在，一學佛，反而覺得不自在，問題還更多了，甚至於還沒學佛之前，想什麼幾乎都有，學佛後什麼都沒有，其實那是自己的看法，用佛法的方式看，就不一樣了。

然而要用什麼方式去看？我剛說過，業報顯現的時候，要歡歡喜喜去承受；人活在世間，有好有壞，苦與樂同時都會有；下三道畜生、鬼、地獄眾生，他們只有苦，沒有樂；天道眾生，只有樂、沒有苦，他們都沒有修行的機會，佛法告訴我們，真正修行辦道，只有人才有機會。因為天道的眾生只有享受，並不知道苦是什麼，可是一旦福報受完，還有那麼多苦的業報存在，還是會墮落，並不表示天道眾生就不會墮到別的地方。所以真正修行辦道，最好的環境是人道，「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因此擁有了人身，才有機會聽到佛法，不好好把握的話，就會浪費生命。

只不過講到這裡，我要提醒各位，在家學佛不要跟出家人一樣，因為，出家人是專業的從業人員，而在家能解決自己的問題就可以了。在家學佛是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出家人除了解決自己的問題，還受供養，又欠了一些，因此，還要還債，度更多的人，所以，必須是專業者。

在家學佛，不要跟出家人一樣，那太辛苦了，要不是從小出家，我願意在家學佛，不願意做出家人，因為真正做個出家人，要放棄很多，那不叫犧牲，叫放棄。頭一個，不能有自我，因為有自我，就會有分別心、計較、執著，只有完全放棄自我，才不會起分別、計較、執著。

譬如說出家人，怎麼搞的，出家也這樣，不能用這種方式去想，首先要看他出家多久，假使剛出家不久，你也要求他，像我出家八十幾年的人一樣，未免太苛刻了，因為他剛在學，只是轉換不同的環境。

所以為什麼過去在中國大陸，我們那時代的出家人，如果本身沒有幾把刷子，不准下山，也就是說沒有一點本錢，就不准下山。因為要跟家居士打交道，如果在家居士往地上一跪，請法師開示，你要有東西開示才行。現在出家方便多了，

要求也不像過去，因此有時候在家居士看出家人，所見的也不一定是他真實的一面，並不因為我是出家人才這麼講。

例如濟公和尚，他最明顯的是什麼？吃狗肉、喝老酒；我講個故事，你們就不認為他是喝老酒、吃狗肉。道濟禪師，也就是濟公；有一處道觀的三清道士和他很好，他常常到道觀。

有天道士故意和他開玩笑：你喝酒、又吃狗肉，我今天殺一隻鴿子，給你吃好不好。

濟公說：好啊！

於是道士抓了一隻鴿子，把牠弄死、拔毛、切了、炒了，放到桌上。

濟公說：我吃可以，但是只我一個人吃，你一點點也不能碰。

最後，濟公把這盤鴿子吃了。

道士哈哈大笑說：你看！你是出家人，還叫我殺生。

我們曉得「殺生」，自己殺不可以，叫別人殺也不可以，你還叫我殺生、叫我弄給你吃，你當什麼出家人？

濟公說：我沒有叫你殺，我也沒有吃啊！

道士說：事實明明擺在眼前，你怎麼否認？

濟公說：你看！

於是他張開嘴，一隻活生生的鴿子，從他嘴裡飛出去，道士只好甘拜下風。我不是說和尚、道士工夫的好壞，而是說看他的表面，可能你所做的事實，好像是如此，可是真正有道高僧，不一定是你想像的那樣；所以有時候在家居士看出家人，不要只看表相。

很簡單，出家人有沒有修行辦道，或有沒有持戒……？可以去體會、感受，像講出話來，是否對你有利益？遇到問題，是否會分析給你聽？如何化解？因此對出家人不要要求太高，以佛教的戒律來講，在家居士不可以要求出家人，可是我可以，因為我是老資格。

談運用思想，這題目太大了，我們前面講的比較口語化，現在轉變為佛教的理論。前面談那麼多的根本是如何形成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觸的是色、聲、香、味、觸、法，裡面是什麼？眼睛看到、耳朵聽到，舌頭嚐到、鼻子聞到；文字上面講鼻子聞到都是香的，好像沒有聞到臭的；所謂色、聲、香，沒

有臭，不是這麼解釋，香是一種氣味，臭還是一種氣味，這些都是不同的氣味，只是以香來說而已。

人有五個根本，面對外面五種不同的東西，它是一對一的，眼睛只能看到，耳朵只能聽見，舌頭只能辨味，鼻子只能聞到，分辨氣味，身體接觸到硬的、軟的、暖的、冰的…種種能感觸到的。

五根對外面的五個塵，是一對一的，它不會交叉，這裡面會發現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譬如吃飯，這五個東西可以同時動作，手拿筷子、拿碗，眼睛看盤子裡有什麼菜，夾了往嘴裡面放，是鹹的、甜的、酸的、苦的、辣的，很清楚，如何顯現出來？不要忘了還有第六個「意」，為什麼？

前面談運用思想，思想是以念來講，我們講心念，以念來說有兩個根本，一是意念，是我們講六個根本的第六個；還有一個根本叫想念，是我們講「五蘊」，色受想行識的「想」。所以念有兩個，一個是前面所講的，是從表面產生的一個變化作用，而後面的想念，是經過變化作用，最後再發起的一種現象所完成的力量，什麼力量？好的、壞的、對的、錯的這些東西。而想念，是人的我，以心來講的，前面的意，是專門對付外面的，由於有外面的根本接觸才會產生變化。

譬如看一盆花，眼睛看到的是什麼？不同的顏色、不同的形狀，可是，是什麼花？意是第六個根本參與，譬如說菊花……，意念會產生作用，它只是一種變化作用，真正決定歡喜不歡喜是想念，也就是自我的心。我們常說，這個我喜歡，那個我討厭，如果只在喜歡、討厭上面打轉，你就忘了我喜歡、討厭的這個、那個，等於你根本沒有看到、沒有聽到；一定接觸到外面的東西，才會產生意念、想念，如果要講得更深一點，就會有色塵、法塵、色法。

色塵：是眼睛、耳朵、鼻子……，五個根本所接觸到的物質體，稱為色塵。塵是什麼？像灰塵的塵，就是我們說的一種物質體，凡是所有的物質體，都可以叫色塵。

法塵：經過「意」，也就是第六個根本接觸到了。譬如這是一盆花，大家知道這是盆花，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花，還要有花盆，這些不同的花、草、花盆都是色塵，把它們放在一起，憑什麼？要有意念參與才可以，如果沒有意念，會不會完成一盆花？不會的。

因為色塵的組成而完成一盆花，一盆花中所有花的組成叫法塵，這盆花，不是某一朵或某一根，而是不同的花盆、不同的花、不同的草都叫色塵；完成了一

盆花，是經過第六個根本產生變化，像配顏色、高矮、形狀，如何組成，這叫法塵。

色法：是人的我，就是「心」參與了，參與什麼？譬如花有不同的流派，像西洋的、東洋的、中國的……，各種不同的流派，並不是第六個意念可以產生的，而是「想念」所產生的，想念就是我們所講的心，換言之，用什麼流派的插花方式叫色法。

心法：心法的心，是五蘊中間「我」的問題，要完成這盆花，也要我去完成，用什麼樣的方式表現，或不同流派的表現，也是「我」，必須要有知識、經驗、道理、方法、理論……，才能做得到，講這些就可以發現，運用思想沒有那麼簡單。

從物質到組合完成之後，表現的是精神、現象，這時候叫心法，那跟煩惱、菩提有什麼關係？譬如我不曉得馬來西亞有沒有賣彩券？有賣彩券。它是一張紙等於是色塵，可是紙裡面印了很多文字，那是法塵。什麼時候才稱為色法？要開獎，開出號碼來，對你的號碼，是不是跟它一樣？這時才有了色法。什麼時候是心法？有沒有中獎都是心法，因為中獎了就歡喜、就高興；沒中呢？

什麼叫煩惱？菩提在哪裡？煩惱很容易知道，可是菩提在哪裡？是不是中了獎就是菩提？不是的。馬來西亞現在一張彩券是多少錢？我搞不清楚，反正是舉例，假使一張彩券一個號碼，無傷大雅，如果說我有錢，多買兩張也無所謂，那並不是問題；如果造成了問題，就是煩惱。買彩券，對你無傷大雅的話，也不是菩提，因為你沒有生煩惱，就不會有菩提。

當你花了很多錢，超過了你的預算買彩券，如果中了獎，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這都是煩惱。但是，在這個煩惱中間，冷靜的想一想，真的能夠中到第一特獎嗎？有時候很奇怪，能夠中二個字就不錯，總比不中好，那也不是菩提。真正的菩提在哪裡？是你煩惱起來了，譬如說我第一次買一張不中，我下次買五張，再下次買五十張，甚至於買一百張、二百張，那叫自尋煩惱，永遠沒有見菩提的機會，到最後可能要到銀行貸款，還要向別人標會、借錢來買，因為他永遠只有煩惱，不會有菩提。

什麼時候有菩提？第一個買的時候不太在意，這只不過是碰運氣，千萬不要動不動就碰碰運氣，把它當成娛樂也無所謂，可是這都不可能見到菩提，而是說你迷惑於彩券，一定要中獎，就會造成煩惱。在這煩惱中間，還得看你煩惱什麼？

譬如薪水，本來可以維持一個月的生活，先去買獎券，中獎了，吃不完、花不完，煩惱也多了。在任何一個煩惱中，如果還能面對煩惱，怎麼化解煩惱，才能顯現菩提。原來迷惑於彩券是最笨的人，如果不被迷惑，只把它當成娛樂，中獎沒有什麼不好，沒有中獎也沒有什麼好或不好，煩惱不是在好壞裡面去找，菩提也不是在好壞裡面去找，而是說煩惱生起時，要到裡面去找。

運用思想，剛剛談到善業顯現時很快樂，惡業卻覺得是受苦；快樂願意接受，受苦時，不願意接受，如果在受苦的時刻，還能歡喜承受，就有顯現菩提的機會，所以說菩提在煩惱的裡面。

菩提不是釋迦牟尼佛給你的，而是煩惱生起時，從裡面去發現，怎麼發現？當然要有道理方法，也要靠平常的修養，平常修養怎麼形成？是調整身口意的行為，使不好的轉變為好，好的愈來愈好，就是叫做修行，久而久之，形成一種修養，這種修養就是智慧。

所以運用思想這名詞，聽起來很簡單，往往不小心變就會成自我意識，甚至還會歸咎於佛說的，其實是人說的。剛開始學佛會有所依賴，因為自己還不能作主，等到修行達到某種修養程度，也就是智慧愈來愈高，自己能作得了主，就有成佛、成菩薩的機會。自己作不了主，還是會要有所依賴，不是說依賴一定是錯的，可是不能永遠依賴，這裡面都是教你怎麼樣運用思想，才能夠發揮智慧，它的重點要這麼去把握。

好了，今天耽誤大家很多時間，在這個地方胡說八道，可是我不姓胡，而是姓釋，最後謝謝各位！

91年11月24日吉隆坡演講

開發自我

今天的主題，談的是有關修行的問題。修行，如果不知道要領，會把方向弄錯；而修養是從修行慢慢累積起來，所完成的內涵。

修行是什麼？修正我們的行為，談的是身口意，也就是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意念的行為。身體和言語的行為，是外表的行為，人人能看得到、聽得到的；而意念的行為是內在的行為，別人很難理解的。可是，身體的行為、言語的行為，發起的力量，來自於意念，也就是內在的意念，完成一種力量，使身體、

言語表現行為。

人的行為表現，往往依於自己的意念，以自我意識去表現，在這中間會發現，每個人的知識經驗中，所完成的修養有多少？就能確定，行為表現的好壞。因為，依於自我的意念，使身體、言語行為表現不理想，甚至於會造成傷害，所以才要去修行。

經典裡談修行，是修正身口意的行為，可是太多學佛的人，把修行當成找個法門照著去作。昨晚，提到找些方法，不管是念佛、學密、學禪、學淨土……，找個方法？是因為自己還不能做主，需要依賴，使身口意行為，不要有偏差、做錯、造成傷害。

修行人，開始依賴這些是必須的，但是，絕不是永遠地依賴，就能有修養，培養智慧、求得解脫，甚至於證得道業；而是要從身口意上面去著手，唯有身口意的行為能做得了主，不會犯錯，造成傷害，進一步還可以幫助別人得到利益；然而，幫助別人得到利益，首先，自己要先得到利益，也就是說自己先要有修行，完成修養才行。

至於，求解脫，證得涅槃；解脫是修行的整個過程，去表現的行為，它包括外在、內在的，而涅槃是最後的目的，先要把握這些。

修行完成修養，為的是什麼？從上述的言詞可以發現，為什麼要修正身口意行為，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為人處世，像工作、事業、學業，或多或少傷害別人，或使自己受到傷害，因此，才要去修行。

佛陀的道理方法，教我們去調理身口意行為，使它不要出錯，不要造成傷害，反而能夠得到利益，久而久之，就會發現在修行的過程中，歡歡喜喜承受它的果報，不管是善的、惡的，或苦的、樂的，業報受完，清淨了，當然可以成就道業，在此漫長的過程中，才是修行的時刻。

修行到達圓滿的境界，就是最後的結果，要提醒各位的，不管你修什麼法門……，都只是暫時的依賴，這點要特別注意，不能夠，永遠都只依賴這些，不是常有這種現象嗎？譬如說你到寺院，聽佛法介紹，這時可以做主了，心裡面也很清淨、歡喜，可是，一旦法會結束，當你在回家的路上，原來的問題還是存在，那是為什麼？

因為，法會只是暫時心理目標上的轉移，除非在法會中能得到好處，所謂好處就是價值的問題，什麼價值？從道理方法中，發現你平常所不知道的，去理解

它，比平常知道的更深入、更增上，當法會結束，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會歡歡喜喜的，然而，不是參與法會時的歡歡喜喜，而是事後要能歡喜得起來，這種歡喜，就是你得到的利益。

所以，我們常說，學佛要去學智慧，在現實生活中，才不會被迷惑、才不會起煩惱，最後就可以表現修養，可是，要怎麼樣去著手，我提出三多政策，什麼叫三多？多看、多聽、多問。

多看，看什麼？不管是看經典，看別人的行為表現，或參與共修法會，都可以。在這裡講多看，不是單一的看，譬如說看經典，經典並不容易瞭解，因為有太多的名詞、名相，所以，要去看不同的註解、不同的心得、不同的特色，看了還不夠，還會有問題，沒有關係，至少你已經收到很多的資訊，看完了有問題，要去問。

一般講開示，開示什麼？當你有問題去請教，不能只問一個人，而要問不同的人，在這中間會蒐集很多資訊，多看了、也多問了，可是，還要多聽人家怎麼講。為什麼要多聽人家講？因為同一部經典，自己看了有問題去問，再聽別人講，在這過程中，就會蒐集到更多的資訊，才有比較的機會，才能去選擇，但是，這種比較選擇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

譬如剛開始你會從很多資訊中，比較選擇，選擇多了，還要再做比較，比較之後再選擇，最後才會找到你自己所需要的，講到這裡，可能大家會有直覺的反應，那要花多少時間？

修行是一輩子的事，成就是在一剎那間，也就是說，剛開始，必須要在多的前提下去接觸，才有機會去認識、瞭解、發現，那並不表示，發現經典裡面的關鍵性，譬如說成就道業的法門，不是發現這些，而是發現自己究竟適合什麼？喜歡什麼？

佛教的經典那麼多，不是別人告訴你，什麼經典最好，就去研究那部經典，而是多接觸，從中去認識、瞭解，發現自己，真正喜不喜歡，如果喜歡，還要考量具備的條件夠不夠，這裡面就關係到時間、空間，以及本身具備的根機、智慧，喜歡條件又具足，這時候就可以抓住它，不要再改變了。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人，一開始就想抓住些什麼？或這抓一點，做一做不行；換一個抓一點，過一段時間不行，又換，抓來抓去，最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是學佛沒有得到要領；因此，多看、多聽、多問，是蒐集資訊，充實自己

知識經驗，最好的方法。如此，是不是在這裡面，就可以發現自我、調理自我、改變自我？那又涉及到平常所講的法門，法門從哪裡來？中國佛教有十大學派，你不一定統統要會，即使任何一個學派，也不一定統統要會，至少你可以在裡面，抓住一樣，就可以找到方法。

譬如：法華經，一部法華經裡面有很多品，從中抓住一品就夠了，為什麼在日本有很多，依於法華經裡面的幾品，就建立起一宗；因為在家學佛，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可是一定要把握，剛開始千萬不要一下，就想抓住一點什麼？應該多接觸、多蒐集資訊，在這中間慢慢地去認識、瞭解，然後發現自己，就像蓋房子，基礎打好了，想蓋什麼樣式，都沒有問題，如果只想蓋房子，不在乎基礎，房子再漂亮也維持不久。

接著介紹一些法門，首先要知道一些觀念，佛教依於十大學派，只有兩個法門可以即身成佛，也就是當生可以成佛，一是禪宗，另一是密宗。可是這裡所講的密宗不是日本的東密、西藏的藏密，而是藏經裡面的密教部；在這裡要解釋，學密絕不是說去學一個密法、念一個咒語、結一個手印，然後作觀想，一輩子守著這個東西，是不可能成佛的，最多只能說依賴它，少做一些錯事而已，要見道很難。

因為，真正的密宗，有它的儀軌，而且相關的咒語也不是一個；就算密宗裡面的法，也關係到很多的咒語，以及一些儀式的進行，甚至關係到戒律的要求，很多規範，絕不是時下所講的，教你一個咒語，結一個手印，去觀想，就是學密，要即身成佛，沒有那麼簡單。

其次，禪宗也可以即身成佛，但是，禪宗比學密還苦、還難，以密宗來講，以前西藏的密勒日巴，苦行到什麼程度？在苦行的中間顯現多少的因果感報，當然密勒日巴並沒有成佛。只是他無始以來的業，過去世已經清淨了，可是當生的業，因為作了太多的惡法造成傷害，所以，他沒有機會成佛。禪宗裡面的苦比他更苦，禪宗的苦在哪裡？在你心性的磨鍊。

布袋和尚，彌勒菩薩的化身，行修忍波羅蜜時，人家打他，他躺在地上，跟人家說：「我站著比你塊頭大、個子高，你打我很累，我躺在地上你用腳踢，會舒服一點。」話又說回來，這種境界並不高，因為人家打他，他已經挨打了，真正有修養，人家一出手，不會先挨打，可以躲過去的；如果人家打你一個耳光，還搗著臉說你為什麼打我？那是沒有修養的，為什麼？忍波羅蜜的忍又在哪裡？

忍波羅蜜講什麼？安忍，一般講忍叫忍辱，梵文不叫忍辱，而叫安忍。平安的安，安忍是什麼？首先人家打你，搗著臉還問他為什麼打你？已經不安了。依禪宗的心性磨鍊，要跟自己過不去，要自己給自己找麻煩，隨時隨地都要照顧自己的起心動念，感覺有一點點太過於安樂，太多的空閒，這時候是精進的時刻，唯有精進才不會有太多的空閒，才不會懈怠、放逸。

譬如：禪宗，除了心性磨鍊外，還要懂得許多的道理方法，至少要知道禪定的修養。很多談禪定，都以為盤著腿，坐在那裡，眼睛一閉，什麼都不想，入定了，叫禪定；有一個名詞，土地公木雕像坐在那裡，一天到晚都不動，而且每個土地廟都掛布條子，「有求必應」。其實木頭和去祈求的人，一點關係都沒有，因此，禪定絕不是盤著腿，靜下來，我就入定了。

什麼叫入定？定，我們講四禪八定，先要從四禪天著手，然後進入到四禪定，四禪定完成了，再進入到四無色定，最後進入到滅盡定，講了這麼多，都只是些名詞。因為，修四禪天有禪定的樣子，最多只能到天道，甚至於你把四禪定、四無色定完成了，還是在三界內，為什麼？只到達無色界的境界，並不表示就能成佛、成菩薩，必須要到達第九定滅盡定。什麼叫滅盡定？於生不再起，於滅也不需要了，這是個涅槃的境界。

話又說回來，進入涅槃不一定就是佛，還得看你的願力世界，這是依於成就佛陀的條件，完成的法身，具備有變化身的條件，佛也有定的境界，佛陀定的境界叫什麼？如來「定」的境界叫「那伽定」。

那伽定翻譯成中文是出入靜動自由，不受限制。因為到達佛的境界就具備這種定的修養，從四禪天到最後一心到樂，什麼樂？也就是依於禪定的思想，內在的包括想念跟意念，裡面充滿了全是樂，才能完成四禪天，到達了這種境界，才有機會進入四禪定的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禪定，是從四禪天的基礎打好，慢慢提昇的一種境界，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每個人隨時都可以做得到，只是不能夠維持下去，偶發的四禪定境界，在生命過程中，都可以發生，可是以禪宗修養來講是不夠的，必須要進入到四無色定的空處定。

空處定是什麼？就是把原有樂的境界，平靜下來，凡所有的有都已經進入空，也就是說在意念中沒有我，沒有我，拿什麼去修呢？因為他在的沒有物質的、精神的，我的存在，而完全定位於法的我，可是，它還是空的境界。

所以，往往四禪定完成，進入到空處定，最容易著魔，著什麼魔？色受想行識的五陰魔，因為他處在一切皆空，就會變成這樣子；因此，空處之後要進入到識處，就是我們講認識的識、或者唯識學的識；識是什麼？是了別，要明了辨別，即是要明辨是非，不參與是非的境界。進入識處以後，可能局限於時間、空間，還是有一個範圍，要提昇到遍一切處，不管什麼樣的地方、人、事、問題發生，都可以做得了主。如此，並不表示完成了，因為什麼？想，粗的現象可以做得到，還有細的，甚至於微細的現象，能不能做得到？這裡面就要到達第八定，非想非非想。

這裡不作太多解釋，只是談禪宗修禪定的基本工夫，至於禪，我們談到些觀法，譬如說不淨觀、白骨觀，談這些觀法，大家要瞭解，不要搞錯方向，不淨觀一定是太過於執著漂亮、瀟灑、帥氣，或產生欲望，有這種欲望就是不淨，觀不淨是什麼意思？因為有這種執著，才叫你去觀不淨。如果這種執著，不會造成道的障礙，也不需要不淨觀；譬如白骨觀也是如此，太過於執著，執著於自己的生命。

當然，觀法太多，至少在般若部裡談到，除了有八種想觀，其實加起來應該有十六種想觀。在這裡不談這些理論，只談一些概念，而禪宗也不是一般人所講的，修禪定就可以了。禪是什麼？外表是靜態的，內在是動態的，所謂外靜內動。因為，他必須要運用思想，發揮智慧，運用思想要有條件，就靠平常的修養慢慢形成的，何況要把自己的心性，磨到你沒有火氣了，沒有自我了。

至於修淨土，昨晚提了一些概念，只是念南無阿彌陀佛不夠，必須要知道四十八願裡面的內容，還要搞清楚九品蓮台，以及帶業往生的問題，如果這些不搞清楚，只念南無阿彌陀佛，對西方極樂世界太陌生，對阿彌陀佛都是陌生的，在這裡要提醒各位，很多人說念佛愈簡單愈好。

譬如念阿彌陀佛，連南無兩個字都不要了，在那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念。告訴各位，你拼命的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直在問你，叫我做什麼？他一直在問，你始終不回答，因此，真正念阿彌陀佛，必須要加上「南無」兩個字。「南無」什麼意思？親近他、依靠他；因此，有些人把佛法濃縮到比現在的速食還快，那並非正確的。

當然，佛法裡面涉及到的法門，有學理的，從學理中可以發現法門；也有專門的方法，從裡面也可以發現法門；譬如說六波羅蜜，翻成中文「到彼岸」，如果

加上前面的字，講忍波羅蜜「忍」就可以到彼岸；而忍到彼岸做什麼？從苦的方面，如果能忍就能到樂彼岸；概念上是對的，可是要瞭解，忍是一種方法，必須要懂得忍的方法，才能離苦得樂，才能到彼岸。

又說「忍」，照世俗的可以忍，如果說自己沒有搞清楚，佛法裡面忍的方法，別人毀謗我、傷害我，我忍了，但還不能講出來，講出來都不是忍；話又說回來，很多人會因為我學佛，不跟你計較，我忍了，一次、兩次……，十次還可以，到最後會冒出一句，真不像話，我已經忍無可忍了，那叫忍的方法嗎？

因為不懂忍的方法，只知道忍可以到彼岸，而忍是要安忍，如果自己的心性，或意念，不能安定下來，怎麼忍？那叫壓迫自己、抑制自己。六波羅蜜是六種方法，關係到能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障礙用這些方法可以突破，離苦得樂，照著這種方法去做，就會不以為苦，還能得到快樂，此快樂是法樂，佛法之樂，所以六波羅蜜，真正講的是六種方法，這六種方法可以幫助你離苦得樂，到彼岸要這麼去認識。

六波羅蜜，只是個基礎，般若經裡面談到有十波羅蜜，九十波羅蜜……，從粗慢慢發展到細；像受戒，在家居士剛開始受五戒，慢慢受菩薩戒，又像出家的戒律，那麼多的戒，也是從粗的，基本的戒，慢慢愈來愈細。

佛法由粗到細，譬如煩惱來了，有方法至少可以沉得住氣，因為它絕不會無緣無故生起煩惱，一定因人、事，而起煩惱，如果平常在修行上面下工夫，具備了一些修養，當人或事，引發煩惱時就比較能沉得住氣。

談戒定慧做什麼？戒是因為人會造成違犯、侵犯，這種侵犯是什麼意思？會造成傷害，所以需要戒，翻成白話是不犯為戒，也就是不會去侵犯他，不會造成傷害，就是學戒守戒。

定是不亂，譬如說，煩惱快起來了，首先要能定得下來，不要使自己亂了陣腳，而且不要馬上去反對或對立；所謂反對、對立是什麼？反對是去拒絕對方講的，像你錯了，不可以這樣，不應該這個樣對我，然而，不能這樣就算了？需要有智慧去處理這些問題，煩惱才不會生起。

學佛是學戒定慧，學了它，可以達到無漏的境界，可是，我們常常喜歡自作聰明，拿戒定慧對付貪瞋癡，這是昨晚所講的，戒定慧是武器，貪瞋癡是敵人，拿武器去打敵人，去消滅貪瞋癡，常常有人講，勤修戒定慧，消除貪瞋癡，這不是佛講的，而是人說的。戒定慧是從修行，完成修養而得到的；貪瞋癡是業，也

是造作而成的。因此，戒定慧絕不是拿來當武器對付敵人用的。

所以，修個法門，學了這法門以後，這輩子就守著這個法門，在家學佛沒有那麼囉嗦，他是最簡單的，譬如說戒定慧，每天你的戒，不一定守得很嚴謹，可是，至少你每天都學著做，那就不得了了，像五戒，每天都學著做，就已經不錯了。

譬如定，如果在家居士，每天除了工作、吃飯、睡覺外，剩下來的時間，如果有三分鐘到五分鐘，能夠完全靜下來，不只是粗的沒有了，連細的意念，都不會產生了，那是位大修行人，可能會認為太誇張了吧！三五分鐘不是很簡單嗎？如果不相信，大家回去試試看，讓自己靜下來，鬧鐘最好不要有滴答聲，設定三分鐘或五分鐘，為什麼？因為聽滴答聲，也可以聽個三五分，那就不是修行。

智慧的慧可以說是從，多看、多聽、多問，所慢慢形成的。佛法經典上談智慧，它是兩個東西「智」叫闍那，翻成中文是知識跟經驗。世俗也有智，也就是世俗也有知識經驗，其實佛教裡的道理方法，也是知識經驗，總括起來，世間的以及經典上的，都是叫做智。

「慧」是般若，它是什麼意思？運用已經有的知識經驗，使它表現出來，產生價值，而且這種價值肯定是利益的、好的，才叫做慧，所以，慧是以智為基礎，擁有的愈多，表現慧的力量就愈大，擁有的少，表現慧的力量就小。

昨晚到現在，所講的都是智，把這些智，在現實的生活中，能夠去運用發揮它的效果，最後所顯現出來的就是慧，就是般若。所以，闍那、般若，不瞭解它的涵義，往往會把智跟慧放在一起，可是，它還是有分別的，這都是學佛的基本觀念。

從前面談到這裡，好像還沒有進入到這次的主題「開拓自我」，其實如果依照前面談的道理方法去做，現在你們已經有本事開拓自我了。怎麼說呢？

學佛的人容易犯一種毛病，總認為自己身體多病、運氣不好或遇到種種困難都是因為業重的關係。如果這麼說，有誰業不重呢？說業障重，是善業重？還是惡業重？善業是樂，惡業是苦，可見談「業障」還得要知道業的成份、要說得出是善業或惡業呢！其實不論是善或惡，成障礙的才是問題，否則善、惡不過是造作行為完成的「因」而已，當下歡喜承受可使之化解，將不致成為障礙，可是一般總將不好的歸咎於業障，說是業障太重。所以平常若有人問我：「老師父！是不是我業障太重了？我老是遇到阻礙……。」往往我會開他的玩笑說：「你是不是善

業太重了？」他說：「可能是惡業！」接著我會問他：「既然是惡業太重，怎麼你還有這麼多空閒去煩惱？」

人生有苦有樂，這是沒辦法的事，畢竟無始以來人所造作的業實在太多了！但是既能造作成業，為什麼不能修行成道呢？這兩種不同樣是「行為」嗎？每個人的「我」，不僅僅是那個代表性的名字而已，人人各有不同的知識經驗、遭遇和因緣，尤其是我們個人的潛力！

火災發生時，父母常不顧性命搶救自己的孩子，那是種潛力！甚至也有在火災發生時，獨自在家的女主人不顧一切衝進房裡將貴重的東西一箱箱迅速搬出屋外的奇蹟，等到消防人員趕到滅了火，人家看她癱坐在那一大堆箱子上面就問她：「是誰幫妳把這些東西搬出來的啊？」她說：「是我自己！」再問她能不能把箱子搬回屋裡去？她看一看搖搖頭說：「沒辦法！」這也是潛力！在最緊要的關頭顯現出來的潛在能力！

每個人都有他的潛力，這種潛力需要「因」與「緣」來引發，可是「緣」要我們去尋找，絕不可能坐在那裡枯等「緣」的來到；緣，有待尋找，但不是攀附，不是攀緣。尋找什麼呢？事實上，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天，我們無不是在追尋！可是如果用僥倖、幻想、理想主義的方式去尋找，那是什麼都找不到的，所以佛法才告訴我們道理方法，在「八正道」裡也提示「正念」，要我們返照自己的意念是不是正當？雖然意念正當未必就具足「緣」，不過，起而追尋，可能會得到機會；若只是等待，恐怕永遠也等不到機會。

緣，不會自動找上你；「尋找」，或將是個引發潛力的機會。再舉例一個有趣的事：花錢買彩券就會有中獎的機會，不是嗎？可是如果連彩券都不買，只希望中獎，那是不可能的事！當然，這只是譬喻，不是鼓勵，從生活上淺顯易懂的事來談，能使佛法的道理方法更容易理解，可是現實生活中究竟要怎麼去開拓自我呢？人都認為自己最瞭解自己，其實我們最不瞭解的，就是自己的那個「我」，為什麼？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別人錯在哪裡、有什麼缺點，可是自己的那個「我」，即便錯了仍一個勁兒的找理由掩護。

佛法就是告訴我們如何去調理自己的那個「我」，將業我轉變為道我。當然這種轉變不會是像電源開關那麼的往左扳、向右扳，如此之簡單，這必須從修行上面下工夫，腳踏實地的從身體、言語、意念的行為上著手。

佛法強調「自我的調理」，提示從身體、言語、意念的行為著手，因為現實生

活中的人與事，無不是從身體、言語的行為發展出來的。身體、言語的行為，來自於內在意念的推動。換句話說，意念是種「力量」，身體、言語是「工具」；由力量推動工具，才有所表現。可見，現實生活不離修行，處處有發現自我的機會，可是這很可能只是一種分別的自我意識，所以需要藉自我的調理來達到改變。

調理自我，涉及五蘊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認識「我」的內涵，也就是「五蘊」——心的變化作用。例如人與事的問題一發生，引發了色蘊，從所看到、聽到、接觸到的種種，生起喜歡或討厭的「分別」與「感受」，接著就會想到要怎麼做！做了之後，完成結果。

「想」是五蘊的想蘊。想到「怎麼做」就是「行」，「想、行」的最後會得到「識」的結果，也就是經過認識而肯定的一個結果。

例如口渴了，最好的方法是喝水。除了水以外，也可以選擇其他飲品止渴，但這些都是世間的現象。佛法告訴我們的是：只要是能幫你止渴的方法，都是對的！喜歡、不喜歡是另一回事，這時候的目的是要止渴，喝什麼都可以。但是人就是習慣作選擇，如果這時候倒一杯熱茶給你，你可能會生氣的說：為什麼給我一杯那麼燙的東西？

可是一個真正有修行、有修養的人，不會是這樣。口渴的時候猛灌冰水，冰水喝得愈多愈不解渴；這時心煩意躁，邊喝邊冒汗，連靜都靜不下來，意念中當然除了渴還是渴。相反的，如果喝的是一杯熱茶，就算再渴都得耐心的慢慢吹涼它，每次只能喝那麼一點點，邊吹邊喝，所以早將意念中那個「渴」的念頭擺在一旁了，眼前就只有「慢慢來，吹一下，喝一下」的意念。

這麼來說，可能大家會想：這是佛法嗎？其實修行也是這麼慢慢來的！所謂「十字街頭好參禪」、「平常心即是道」、「處處皆佛法」……，為什麼會有這些說法？那無非是要我們好好的發揮自我的潛力。每個人其實或多或少懂得一些道理與方法，也有些修養，但為什麼一面對緣境就不能表現出來？聽別人講，好像自己都會，也都懂，真正遇到了卻不是那麼一回事。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這就是平常我說的：有智無慧！不能將「智」發揮成為力用，顯現出「慧」來。

人的這個自我，要培養知識經驗，豐富「智」的內涵，才能在面對人與事時，問題發生或煩惱生起的時刻，運用平常所累積的素材而化解一連串的問題。一旦問題化解了，顯現的就是般若、就是慧，原先的問題即歸之於價值、饒益的結果。所以學佛要把握的大前提是：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論身體、言語，還是意念的

行為，都不要傷害別人，也不要使自己受到傷害。佛教徒一般來說幾乎可以做到不傷害別人，卻難保自己不受到傷害，甚至在別人虧欠自己的情況下還會一再找理由說：「唉，算了！就算是前世我欠你的……。」這種表現只是佛教徒，談不上修養跟智慧。

有些人提出相同的問題來問我：「老師父！我參加了一個互助會，會頭垮了，會也倒了，我還要不要他還錢？」我說：「打會也好，借錢也好，發生這種狀況，對方怎麼說都欠了你，當然該還。」乍聽之下，他說不定覺得：「你這個老和尚怎麼那麼不慈悲！」其實他這麼想也無可厚非，因為他的那個「我」在修行上還沒有完成修養。

佛法談因果、講求現實，也強調把握現在。有「欠」，就要「還」，不能自我安慰說「大概是前世欠他的，算了吧！」萬一前世你不欠他，該怎麼辦？這一類的問題關係到佛法的智慧與修養。

如果現在對方沒有能力還，還是要告訴他：「有錢的時候一定要還。不能一次還錢的話，也可以採取分期的方式慢慢還，反正你欠我的，一定要還清！」絕不可任意推斷說：「算了！大概前世欠你的，不跟你要了。」「不要」，這看起來很簡單，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的修行到達某一境界，要出離六道、超出三界，成佛成菩薩去了，那個欠你的人卻說：「等一下，你還不能走，我欠你的還沒有還給你。」那你怎麼辦？所以不要以為「不要了」就可以解決問題，更不要任意的用「過去世、前世」的說法搪塞過去。那些關於某生某世的事，是未達某種修養境界的我們很難去理解的。擺在眼前的、記憶中可以認知或做到的事，才是可以把握、肯定的。

佛法談因果，這之中少不了因緣；談因緣，也一定關係到因果。一般人只談「一因一果」，談「前世種什麼因，這一世受什麼果」，卻不知尚有「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關係。因果的問題非常複雜，這裡暫且不談這個，但至少要知道「不要傷害別人，也不要使自己受到傷害」這個原則。

不傷害別人，這比較容易做到，如果還要使自己不受到傷害，就必須具備修養與智慧。這些都是佛法的大前提，剛起步之初，難免不甚理想，或多或少有些缺點，不過，修行辦道是一輩子的事，當你的缺點愈來愈少、身口意的表現愈來愈完美，以至最後能做到零缺點時，也就完成了一個整體的「圓」。

所以學佛要把握一些前提、原則。任何的法門，都只是暫時的依賴，真正的修

行還是要從身口意的行為上著手。現實生活裡，每一個「我」都不斷的在跟「他我」發生關係（這個「他我」包含人、事、物，以至於其他的），裡邊涉及許多因緣法則及因果關係。所以，如果只用單一的方式看，不能於其中普遍地深入認識，它的最後結果通常是「自我意識」或「盲目的聽信別人」，那個「我」仍不能成為修養，因為自己從不在行為上調理、修正，當然在這方面也就不可能成為修養。相對的，不能成為修養，自然無從表現智慧。

於戒定慧，不也是如此嗎？很多學佛的人以為修行就是要「勤修戒定慧以消滅貪瞋癡」。可是為什麼我說不可以用這種「對法」來處理問題？世間法是相對的，然而人的「貪、瞋、癡」的現象，若要有所改善、提昇，唯有修養它！依戒定慧而從事修養！所以「貪」須依戒定慧而修養，「瞋」也需要戒定慧，「癡」還是需要戒定慧。除此之外，人不只有貪瞋癡的問題，至少我們知道除了貪瞋癡之外，人還有慢與見。

「慢」是什麼？就是傲慢；「見」有「我見、邪見」的問題。所以絕不是拿一個去對治一個，學佛不可以用「對法」的方式去面對，佛法也絕不是相對法！聽我這麼說，可能有的人會這麼想：「六祖惠能大師語錄後面不就有個「三十六對法」嗎？怎麼說沒有對法呢？」別忘了，惠能大師是人，不是佛。我們要學的，是佛法，不是人法。之前我也特別提醒了，不要總是談「某某祖師說……、某某大師說……」。學佛，就該要學習釋迦牟尼佛的道理和方法。即使是我，雖然我學佛這麼久了，你們還是不能學我。

有的人看我年齡這麼大了，不怎麼顯老，會向我請教養生之道，也有人因為我學佛很久了，希望我告訴他修行的簡易方法。通常我會說：「很慚愧！釋迦牟尼佛從出生到出家，以至修行成道，都還花了那麼久的時間，更何況他本來就是佛呢！」如果我有簡易的修行方法，我不會現在還同一般人一樣吃進去是香的，拉出來是臭的。所以有的電視、報紙等媒體報導或坊間傳說，談某人如何快速成就……，或說某人是菩薩再來、是現在佛……。聽聞如此，我只能說「唉！如果真是這樣，釋迦牟尼佛豈不是太笨了？相形之下，現在的人多聰明？」

真是這樣嗎？就算是肚子餓，吃一頓飯也沒那麼簡單！即使有飯有菜，吃得肚子撐了，也不一定是「飽」。什麼是飽？又什麼是餓？關鍵在於營養。如果營養不夠，吃得再飽再撐，還是「餓」。餓了，是一種病態；「飽」也不是吃脹了、那個自我意識的感覺，而是身體所需要的營養均衡俱全。

一旦感覺身體有某個地方不舒服，一定是某方面的營養不夠。所以有些中醫或西醫的醫師和我談佛法的問題時，我會建議他們：「不是有什麼病給什麼藥就好，應以菩薩的心腸、佛弟子的心態看待病人。要告訴病人，他之所以有病，是因為營養不夠，並告訴他所欠缺的營養是什麼？提醒他補充這方面的營養。」如果醫師只針對某種病開藥，病人吃了以後，或許這個病好了，可是治好了這個病，可能還會出現另一種病，最後還是在病裡打轉。但如果提醒有關營養的問題，告訴他怎麼吃才健康，他可以減少病的機會。醫師行醫的目的，是希望他人有病時可以為他將病治好，並希望他不再生病。

一般的醫師只能治療色身的病，但釋迦牟尼佛治的是不受輪迴果報的病，而且是徹底地解決，所以我們稱釋迦牟尼佛為大醫王。他告訴我們，生老病死是生命過程裡不可避免的現象，即使能離苦得樂也只是暫時的，還不究竟，除非不再到這世界上來受輪迴。談到這一點，使我想起有些人對佛教的質疑，他們說：「如果每個人都像你們出家人一樣，這世界不就沒有人了嗎？」聽著這樣的說法，有時候我會說：「沒有人不是更好嗎？！」

其他宗教的宗旨和佛教不一樣，可是其他宗教認為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有種種的問題，而這個「人會來到這世界」的根本問題，最後還是要佛教的佛法才能解決。他們質疑：「如果大家都像出家人一樣不結婚，豈不是沒有後代子孫了嗎？」可是，每個人都能出家嗎？這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這世上除了佛教以外，也還有其他的宗教！如果佛教的比丘、比丘尼不結婚，會使人類絕滅，天主教不也有不結婚的修女、修士、神父？為什麼沒有人擔心他們？人類絕滅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佛法發揚光大了，佛教也還存在有在家、出家的制度！

這些現象，源於他們將「我」擺在自己的定位上，沒有好好的去開發自己的那個「我」。開發自我，在於如何不將「我」侷限在狹小的範圍裡分別、計較、執著，不以強烈的自我意識面對人、事。這要靠平常於「我」的行為真修實養，修行是修自我的行為。

禪門裡說「明心見性」。「明心」的「心」就是「我」，「見性」是能見佛性。「見」還有另一種涵義，即顯現的「現」。也就是說，如果於自己的「我」能夠明明了了，並如此地終其一生，最後佛性自然也就顯現了。

經典中常有「佛性如明珠」的譬喻。這個譬喻的關鍵在於佛法，不是明珠，明珠只是個物質體。可是，既然佛性有如明珠，何以佛性不能顯現？因為無始以

來所造作的業太多，猶如污垢覆蓋了明珠。

如果說，明珠是佛性，污垢是業，只說對了一半。污垢的確是業，但明珠非佛性，明珠的光澤才是佛性，由於髒污掩蓋了明珠的光澤，所以佛性不得顯現，否則如果只是個珠子被髒污覆蓋，與自己何干？佛性的本質、本體是「空相」，不是物質體，可空相不表示什麼都沒有，空要從「有」去發現它本質、本體的究竟。

明珠，於佛性而言，指明珠的光澤。但為什麼以明珠的光澤形容智慧？如果沒有光，就看不見，將陷於無明、迷惑、煩惱之中。光澤顯現了，才明明了了、清清楚楚，覺悟之性由之顯現，而佛性也就是覺悟之性。

欲明心見性，須從自我著手，首先要做到冷靜、客觀。如果過於理智，不妨多增加些感性，太過感性，就增加些理性，但不是像世俗所說：在感性、理性中間找個平衡點。天底下沒有這樣的道理，感性、理性之間像翹翹板，其間不可能有平衡點，即使是翹翹板的中間，也不過是個立足點而已。

人往往在某種環境下偏於感性或理性，因此佛法提醒在這時刻好好的調適自己，調整偏執，這就是修行。每一個人的「我」必然要與現實世界的人或事打交道，難免發生一連串的問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要調適「我」。

欲明心見性，須「修心養性」，依以上所談的方法去實踐，不論是波羅蜜法或戒定慧、或五戒，從這些方法中修行，但不能就此當作法門來修。數百年來，佛門中一直有個「某某大德一輩子就修一部金剛經或其他某部經典」的強調之說，似乎抓住了一部經典，終日誦念、讀想、思考，以至於註解，就是修行的法門了。其實，所謂的法門，先要從它的意義上瞭解：「門」是個障礙，想要打開它，看見裡面的真實面目，一定要有方法，這些方法就是佛法平時提到的一些重點，慢慢地學習它，自然可以愈來愈熟習運用；不過，要從身口意著手，才能形成修養。即使是個保險櫃的號碼鎖，都有它左轉幾圈、右轉幾圈的方法，方法就是知識經驗，靠平常慢慢累積，不只有經典上說的才是。

世間的知識經驗，或佛陀說的、經典裡記載的知識經驗，都只是「智」而已，善用使之發揮成為力量，達到利益性的結果，從而顯現的「慧」才是佛法。所謂離苦得樂，不是逃避苦、害怕苦、拒絕苦；真正的解決之道是面對苦，最後能不以為苦，並化解苦。就像家庭派對或機關團體開舞會：事前的準備，興致勃勃；舞會中，得意忘形、樂在其中；舞會結束、樂完了，接著就是苦。舞會中吃的、喝的、場地佈置的，都在短暫的快樂過後結束了，賓客離去、只剩主人慢慢的處

理善後。

不錯，它的過程是十足的樂，但整體來說卻「苦多於樂」。樂，很快就過了，剩下的是更多的苦。甚而事後如果聽到參加的人說：「哎，這舞會什麼都好，就是某些地方不理想……。」聽到這樣的話，心更苦了，說不定你的心也跟著抱怨起來：「我費了那麼多的心思，還招惹了這樣的結果，真不划算。」可是，人生本來就是如此！

人生的生老病死，「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誕生以至到死亡以前，接觸到的一切都是「生」的問題，過程中少不了病與老死，種種現象都是苦。可是難道人生沒有樂嗎？的確，人生不是完全沒有樂，卻是暫短、非永恆的「世間之樂」，而佛法談的樂是恒永常性的「常樂」。

或許會有人問，如何才能保持處於「沒有苦，只有樂」的狀態？可是佛法不是給個方法，照著去做，就解決問題、一切成辦了。佛教是提出道理方法為問題作分析，然後化解一連串的問題。如果不能把握這個重點，則學佛到最後，可能一輩子到處尋找法門、勤修法門，卻是不務正業。

在家學佛者如果不能對自己的事業、工作，應盡的責任、義務，以及權利清清楚楚，生活將大打折扣。所以有的人將多半的時間投注在法門修學上，念佛修淨土、習禪學禪定，或行修密法，精進有餘，可惜不務正業，忘了應在身口意上自我修養。又即使在身口意上面下了工夫，可是周遭的人感受如何？如果自認為這麼做對自己有幫助，對身邊的人有沒有幫助？

世上有很多夫妻是一個學佛，另一個不學佛；學佛的常掛在嘴邊說佛法有多好多好，可是另一半會說：「佛法好在哪裡？既然學佛這麼好，為什麼你的脾氣還是那麼壞？習慣還是那麼糟？」可見，修行是修正身口意的行為，使「不好的」愈來愈少，使身邊的人感受到自己因學佛而變得愈來愈好，這才是真正的好！所以，與其刻意的在言語上告訴他人佛法有多好，倒不如從佛法上老老實實地行修，表現智慧和修養，否則即使說得再多、一再強調佛法好，結果所表現的是一大堆問題，這叫周遭不學佛的人看在眼裡，看你學佛學成這個樣子，等於沒有用。

開發自我，不是自認為好就好了；能使身邊的親朋、同事、同學感覺你愈來愈好，進一步還想知道你在哪裡學佛、學些什麼？怎麼會變得愈來愈好？甚至想主動找你學佛，才是以修養影響了別人，這比口沫橫飛說一大堆還管用。這種修養從何而來呢？從修行上逐漸累積而來！別以為這麼說好像是為了表現給別人

看，裝模作樣只是一時的，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真正的修養卻可以隨時隨處表現無礙，即使在人事共處上遭遇考驗，也都能表現出智慧，所以真正的修養是沒辦法誇張、吹牛的，因此我曾說世界上有幾件事永遠騙不了人：一者是財富，你有多少財富？再者是修養，你的修養有多少？第三個就是智慧。這三者，騙得了自己，騙不了別人。

不過，話再說回來，我對吹牛皮的人從不戳穿他，因為吹牛說出的話如果能夠長久地維持繼續，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同時這也是對自我的一種認識。如果一個人說他「有錢」，他能不能做到經常維持「有錢」，甚至愈來愈有錢？有的人沒有過出國的經驗，聽別人談異國見聞也憑著平常從媒體或書本中得來的一知半解和別人聊得天花亂墜，甚至吹起牛來，說：「這個世界我早就走遍了！」其實那個地方他從沒有去過，他不過是看了介紹當地的節目，或曾經對著這一類的書本神遊。

記得有一次我在談話中提到自己早期曾到美國、在黃石公園遊了七天還沒有玩遍，對方由於不曾去過美國，不瞭解黃石公園的情況，所以只聽到「公園」兩個字，就以一般公園的大小作揣測，馬上說：「這表示你沒去過美國，哪有黃石公園玩七天還玩不遍的？」事實上，不論是哪一個國家的公園，隨便提出一個來，都沒辦法拿自家後花園或前庭院子的範圍與之相比擬，更何況是所謂的國家公園？！這剛好也說明了自身不具備這些知識經驗。

知識經驗，須從修行中完成修養，才能成為智慧，否則將是佛法中所謂的所知障，而「所知」之所以成為障礙，就是因為「所知」不完整，所以學佛修行要求解行並重。

「解」就是知見，指知識經驗；「行」是將知識經驗付諸實行，於現實生活中認識、瞭解、體會、發現。可是，誰去認識、去瞭解？是誰要體會、發現？當然是學佛者的那個「我」！所以說學佛修行永遠是自己的事。但有的人盡要求別人是佛菩薩，自己卻不在乎當個眾生。他們對別人要求完美，挑剔別人：「你是個學佛的人還這樣子……，你看你這個出家人一點修養都沒有。」卻不反行要求自己，寧願停留原地當個眾生。

學佛是為自己，可是人都難免犯這種毛病，所以佛教才提醒「返照」。要學佛的人在看見別人缺點的時刻，反過來照見自己。有時候一件事處理得不理想，旁人會批評主事者笨，可是如果讓這個批評別人笨的旁觀者處理，結果又如何？說

不定更糟糕，說不定他自己比別人還更笨。學佛是為了自己，直待自己具備了修養，則可以依這份修養適時地幫助別人，所以先要從自己的身口意著手，慢慢調理以成為修養。

所謂言教不如身教，平常不一定要用言語去對別人說些什麼，身體的行為卻可以影響他人。當然，除此若還能加上言語的表現會更好，但是否真能更好，關鍵在於內心的意念。意念不經調理，身口必然隨之起變化、生作用；意念調理得愈好，身口的表現才愈理想。

意念，從每一個人的「我」，也就是所謂的「心」而來。心，是主宰，主宰者是否能達到「好」，關係到平時從知識經驗中的瞭解體會，是否從中發現了自己，認識了自己？這就是學佛修行！有了修行、具備了修養，才可以肯定是在「辦道」。修行的目的，在於成就覺悟之道，而人之所以造業，是因為自身所具備的知識經驗不夠，依自我意識我行我素，不調理自己、改變自己，使自己愈來愈好。又由於將自己的「我」放在別人身上，所以經常衍生問題。因此如果平常遇到了一些看起來不是自己造成的問題、卻夾在中間蒙受傷害時，不要有所埋怨，還是要多想想：如果已經做得很好了，是不是還有缺點？能夠這麼時時要求自己趨向完美，自然可以慢慢變得有修養、有智慧，相反的，如果沒有這些工夫，就不可能達到完美，這也是作什麼因、得什麼果的必然現象。

只談因果報應，讓人擔心、害怕、恐怖，感覺日子愈來愈不好過，所以知道了這些道理以後就該時時警惕自己：要種「好」的「因」，以期盼將來得到「好」的「果」。人的世界有太多的約束，彷彿大大小小的框框將自己框在裡面不得自在。而學佛就是希望將這些束縛的框框逐一解脫，所以千萬不要搞錯了學佛的方向，在行向解脫之餘又找個法門、設個框框，將自己框起來。所以我常說學佛如果愈學愈平靜、安詳、快樂，就表示學對了。如果未學佛以前本來很好，學了佛反而不自在，表示學錯了方向。

之所以要開拓自我，是為了要開發自己的潛力。潛力的獲得，有道理方法，但不能搞錯方向，所以學佛者要特別注意，學佛是修養自己，不是修理別人。有些人稍懂一些佛法，就拿佛法挑剔別人，其實真正有修養的人看見別人的缺點時，一定反過來看看自己是否也有相同的缺點，絕不是希望別人當佛菩薩，自己永遠當眾生。

所謂「心」為主宰，也就是「我」在主宰，因此於一切的行為，好的是自己，

不好的還是自己，所以說造作是一種行為，可以成業，也可以修行成道；即使是「道」，仍不離於「行為」，還是一種行為。既然如此，同樣是行為，為什麼要造業，而不行道呢？現實生活中，一切關係人與事者，不論是事業、工作，或各階層的環境，處處可以修養「我」、發現「我」，處處有佛法；一旦發現了法在哪裡，「我」就有調適的機會！

所謂的覺悟，不是心灰意懶，不是像有的人自以為看透了，所以別人問他為什麼學佛時，他回答：「唉，這個世間我已經看透了。」他真的看透了嗎？世間是看不透的！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台灣有很多佛像的製造都不錯，所完成的佛像十分莊嚴，令人見了心生歡喜，可是我們未必看透了什麼，反倒是製造佛像的人是否具備佛教正信的觀念才是關鍵，否則有的製造佛像的人在佛像後面挖個洞，放進蠍子、野蜂、蜈蚣之類的五毒，再封起來，表面上如何看得透？看透的，只是表面上的金身，其實內裡一塌糊塗，怎麼也洞悉不了。不過，也有荒謬的供奉者主動要求放進這些東西，認為如此才靈感。佛家講求清淨，放進了這些東西，豈不是希望凶惡、狠毒？所以說，人要看透實在很難。

又有的人擁有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可是那一口漂亮的牙齒可能是付假牙，所以說人不可能事事看得透，何況人生中的「財、色、名、食、睡」五欲不是看不看得透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做到不貪欲的問題；於欲，能不貪就很不錯了。學佛須懂得如何把握，由貪欲而少欲，然後清淨欲；從貪欲慢慢學習以至少貪一些，最後做到不貪，這就是修行。

修行，絕不可能一下子就看透了、可以不在乎了。即使只是尋常的三餐吃飯，看到某一道菜似乎很好吃都不免要多夾幾次菜，但這也是貪的現象，只求自己的喜歡與滿足就是貪！自己喜歡的，難道別人不喜歡嗎？如果自己喜歡、別人也喜歡，卻不在乎別人，終將造成傷害。所以我一再提醒，學佛的大前提在於「不要傷害別人，自己也不要受到傷害。」因此最後要送給大家兩句意義相當的話，不妨從現實生活中去實踐——自己活得快樂一點，但也不要讓別人不快樂。

91年11月28日新加坡演講

自清涼而無礙——「開拓新的思路」再版緣起

這是^上白^下雲老禪師投身弘法工作數十載以來的第一本演講集。內容多收集自老禪師於民國八十一年至九十二年間應海內外各地信眾邀請而廣開法筵的精闢演講。

我們不敢說這本演講集是如何擲地有聲，但我們絕對可以肯定，以它的法要而言，將是近代佛教史上不一樣的一本演講集。

一般讀者在閱讀此書時，尤其對久已熟悉日下所盛行流通諸多佛教名相的學佛行者而言，或許會驚訝於書中若干的闡述方式。本書雖以介紹「佛法」為主，但卻擺脫所謂「教」的痕跡，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外，另闢一道新路——如何從現實「人我」糾葛的藤蔓中釐出一條通往智慧與覺悟的路，理出清涼自在。這也是「開拓新的思路」一書蘊育而生的原由。

白雲老禪師曾說過：「如果佛法不能運用在現實生活中，則毫無價值可言，也就是於眾生沒有饒益性。」老禪師深知佛法不該只是囿於自築的藏經閣樓之內，也不應是一堆佛教名相的堆砌，更不是依文解字佛表面的定義；而是能夠融通、運用在實際生活裏，能真真實實地替我們消除煩惱、化解問題，絕不是以「出世」作逃避的藉口；讓我們勇敢的直下承擔生命中的聚情與離愁，面對生活中的一切憂喜悲苦。以飢餓為喻，佛法應該是幫助人學得謀生之法；而非只是一塊止飢之餅。

這本演講集裏，看不到艱深的佛教名詞，也看不到字句上精雕細琢的痕跡，白雲老禪師只是很平實、自然，在說話中傳遞他人生九十載的觀察與體驗心得，用最簡單的陳述，打破一般思維習慣的框框；乍看似與所謂的「佛法」無關，卻是一位曾經「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的禪行者，在八十多年的出家歲月裡，日夜咀嚼如來法義，與之融為一體後的懇切心要。

當然這本演講集摘錄的內容非常之廣，有深度的思考，亦有淺白的譬喻，尤以禪法方面的見解特長，對於部分不慣於動腦「聞、思、修」的讀者而言，會是一大挑戰。「開拓新的思路」一書命名之著眼點也在此。對於從未接觸過白雲老禪師法要的人來說，此書將為您心靈開啟一扇全新的視窗。

目前白雲老禪師年事已高，不便輾轉南北奔波演講；是故這本演講集的價值更屬珍貴。在此要向讀者們致歉的是，本書在彙整上恐有疏漏不盡，這也是我們自覺美中不足之處。另若讀者從頭至尾閱讀一遍，會發現有幾處演講內容稍有重

覆；這是由於白雲老禪師在分佈不同時空的演講中，為使聽聞都在短時間內將其思想精華完全領會，讓大眾全面吸收為目的，故不免苦口婆心譬喻再三，乃言者諄諄之悲心懇切，所謂溫故知新，讀者可將之視為於生活中實踐佛法的精神指標。

任歲序流轉，而法法相傳已然千萬年無盡之意，在此對致力於流佈本書的朋友致上最深的謝意！

民國九十三年編者謹識

千佛山全球資訊網 <http://www.chiefsun.org.tw/index.php>

千佛山菩提寺 電話：06-5958106 地址：台南縣關廟鄉松腳村旺萊路 466 巷 1 號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請勿任意印製發行